

谁的荷尔蒙在飞

我，生于1976，那个盛满悲痛的头，老百元人民币上的四位老领导有三个在那一年里不管不顾的撒手而去，一出儿长达十年血腥运动也在那一年黯然收场，人们马不停蹄的悼念了一批深受他们爱戴的领袖后，又开始了举国上下的沉痛反思，反思历史反思革命反思这腥风血雨十几年来来的疯狂……

我羡慕父母他们那辈人，小时候四处游荡不必饱受上学之苦，长大后还可以义正严词的把自己一事无成的责任推给那场浩劫，活的再窝囊都可以置之度外的认定是那个动荡年代的过错，冠冕堂皇的坚信他们每一个都必将出类拔萃如果没被那场运动所耽误！

真后悔没有生在那个他们所幸灾乐祸的好时候！

可能是由于父母当时的反思过度，我生下来就显得过于理性，邻居家小孩总是在地上打滚耍小玩具的时候我总是在琢磨怎么为家里省点钱……在我看样子能听懂话的时候，有一句老话就被大人们伴之以无限欣慰的表情无数次的砸入脑壳：“你们算是赶上了！”而当我真的能听懂话的时候，每每吃饱喝足之余，幼小的心灵就开始了沉重的思考：“我操！我们赶上什么了？”

我那一年出生的那批小孩中有相当的一部分身份特殊，几年后国家不得不给他们单独划拨了一个统一番号：“独生子女”估计是富农出身的爸爸入党心切，我赶上了独生子女！

由于家教严厉，我从小过于听话以致不爱说话，蔫了吧几所以小朋友不多，从我能记住事儿起，在我孤独的童年记忆中，如何取悦自己就成了我最大的难题，我曾经试着自己给自己讲讲小故事哄自己睡觉，也曾试过自己跟自己每天玩几盘军旗，但这都不解决问题，上学后，试了字儿，我终于找到了一种不错的自娱方式，就是找出一些事物的区别并把它写在日记里……

(1)

“一个是拼命想着她，一个拼了命的不想她，这是手淫和做爱的最大区别”。——日记一
她是杨红，我的女友，漂亮得像个国民党女特务，这经常让我在半夜里从睡梦中乐醒。但更使我欣喜若狂的是她那令所有男生都会为之倒吸一口冷气的丰狂胸部，每次跟我上街，都会有一些不甚体面的男人咬牙切齿的盯着那儿看，当然也会有一些望尘莫及的时髦女性朝着直噘嘴儿，不过对此杨红并不介意，依旧穿着她的紧身T恤晃着她的骄人曲线并不无骄傲的说：

“这有什么好比的，我初二时就开始带我妈的胸罩了！”

美不胜收的杨红是我的初恋，虽然我当时傻的活像个土八路，但我竟然也是她的初恋。想起这个，就会又经常让我捡着钱似的乐半天，由于两人彼此都是初恋，因此可想而知我们的爱情是多么的唯美，感情是多么的纯真，精神交流是多么的充分，肉体进展是多么的缓慢！

“一个是一点都不想那个，一个是几点都想那个，这可能是初恋和其他滥七八遭恋的最大区别”。——日记二

这张日记写完后六个月，我意识到：这可能不是初恋和滥七八遭恋的最大区别。我的兴趣和欲望都在急剧地向滥七八遭恋转变，杨红虽然经常宽容大度地满足我的各种无耻请求，但也每每在关键时候发出警训：“你是不是就是想这个！？”而在我每次进一步探索了肉体世界的美妙神奇后，也总是逃不过发自内心排山倒海般的自责。“对不起，下次再也不了！”：我无比真诚的回答。

在大约两百多次“下次再也不了！”后，我已经是个早已不再为此自责的二年级学生了，由于脑袋里性知识的急剧增多直接导致了脑袋上方的头发急剧减少，鼻子上还扛了副重达半斤的大黑框眼镜，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在班级里咧嘴大笑的原因，同学们都亲切地喊我“老书记”，其实回到宿舍人少时，我这个人特别安静本份，就喜欢拿本科书籍钻研，舍友们于是就又给我起了小名：忧郁的性博士。

杨红依旧清纯明媚，而且还学会了穿衣服，超越了“两只红杏争出墙”的简单大胆而达到了“满园春色关不住”的克制含蓄，这更符合了古老的东方传统审美，杨红也一举成为了全校的偶像级人物，这使我倍感压力，耳边经常出现这样的议论“这就是杨红男朋友！”“不会吧！”“哎呀！杨红这孩子怎么这么想不开哪！”……

为了对付这些流言蜚语的伤害，我经常为自己打气，我认为：我和杨红郎才女貌。

“一个是全校都想见的人，一个是全校都不想见的人，这是小傻红和我的区别”。——日

记三

春夏之际的这座老城天气燥烘烘的热，到处都在修路，到处都在翻新，就像在浓妆艳抹一个老太太一样，让人腻歪。

在这个让人心烦气燥的季节里，杨红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向我无比委婉地证明——她已经是我的了！

这个过程是如此的匪夷所思以致让我感到特别的矛盾与忐忑，因为这与我想象的毫不相干，或者说，他破坏了我的憧憬，

“一个是全世界最欣慰的人，一个是全世界最郁闷的人，这是我和城小楼的区别”。——日记四

城小楼是位饥寒交迫的麻坛新秀，由于经常把澡票在麻将桌上输个精光，而不得不半夜自己跑去水房用凉水解决，一边发出凄厉的怪叫一边发誓退出麻坛，后来宿舍里不兴打澡票改打了饭票，城小楼于是也改在床上发出凄厉的怪叫，每当这时舍友就会放老张学友那首“饿狼传说”帮他顶一顶，如果实在饿的受不了，城小楼就会去找女友，发些千篇一律的毒誓和要点饭票。

城小楼好像就是我，因为我是宿舍里唯一有女友的。

“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不做声；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这是体重重达85千克的小诗人高扬挂在自己床上的励志对联。二十一岁的诗人高扬已经二十一年没有写诗了，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光着屁股躺在床上啃武侠，但凡见过光的武侠书都被他看遍了，他的理想就是有生之年能亲手摸一摸他的偶像大作家金庸先生的生殖器，他像个非洲土著一样迷信生殖器乃是人与万物的“灵魂”，他想触摸老金庸的“灵魂”！……如果要是没书看时，高扬他就自己写，摸着自己的生殖器补写一些《废都》里删掉的段落，苦于没有女友无法体验生活因此利用三更半夜学习观摩了大量毛片，由于他整日眼神迷离匍匐在床的发出些类似“人生如梦”的哀鸣，舍友们便也颇有诗意叫他——“茹梦”

平时里舍友们回到宿舍如果发现“茹梦”不在都会像丢了魂似的难受并四处发疯似的寻找（他这时大多会在某人屋内看毛片），但今天不同，今天是城小楼主动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床上叫醒，并以两张澡票的代价死磨硬靠地把他哄出去的，因为中午杨红要来……

(2)

驱逐完“茹梦”，城小楼就开始站在宿舍的窗前一边搓着胸上的泥儿，一边兴奋的用望远镜朝远外张望。当学校广播喇叭又吱吱呀呀的响起时，杨红手里端着饭盒一扭一扭的出现了，爽朗的短发、神气的眉宇，身上挂着白色小背心在太阳的照耀下起了一道金边显得格外干净痛快和锐利动人，仔细看了看杨红此起彼伏的胸部，城小楼头脑一阵晕眩突然联想起了“果冻”，不免心中暗爽！“灵魂”也迫不及待地拉开了出壳的架式，伸手使劲扯了扯短裤镇定了一下自己，对着盗版光盘的水银面梳了梳头看了看自己，城小楼漏出了肮脏的笑容，他甚至都闻到了等一会儿杨红褪去小背心光溜溜的身上那股沐浴露的芬芳。

“辛苦了，劳模！”城小楼站在黑乎乎的楼道呲牙咧嘴的搂住杨红。

“你别碰我，哎，我问你，你们宿舍有没有人？”杨红站住了脚。

“全让我‘磕’出去了，下午就咱俩……”城小楼依然在身后搂着杨红，一脸坏笑。

“那好，我一会儿有话跟你说”

“那好，我一会儿也有话跟你说”

“你能有什么屁话”，杨红挣开城小楼搂抱的胳膊转身，含笑进屋。

城小楼鬼鬼祟祟地关上了宿舍门，锁死。蹑手蹑脚的坏相足像个进了村的日本鬼子“先吃饭吧，一会儿凉了”

杨红走到窗前冷冷的说“不饿！”

城小楼走过来热情地搂住杨红：“要不……咱还是先干点‘正经’事吧！”

“别碰我好吗”杨红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城小楼犹豫了片刻，揣揣不安：“‘倒霉’了？”

“不是。”

“我说也不会吗，我这都给你算着哪！”城小楼如释重负，喜滋滋地往床边挪步。

“变态……”杨红笑了笑“……不要！”说着挣开城小楼纠缠，一屁股斩钉截铁地坐在椅

子上。

“这孩子，性冷淡……”看着杨红严肃的样子，城小楼无奈地苦笑一下，也悻悻地坐在一边

宿舍里突然沉静起来，校园广播里小男生又开始操着娘娘腔向大家油腻腻的宣布今天是某院某班某某的生日，他穷极无聊的朋友们为他点了一首无聊之极的歌曲，并祝他身体健康永远无聊！

“哎，你擦香水了，怎么这么香啊”城小楼把鼻子放在杨红肩前使劲的嗅。

“没有啊”杨红诧异的转回头自己也闻了闻，“你说哪儿香啊？”

“就这儿”

“什么味儿？”

“干柴烈火的那股味儿！”

“你滚！”

“说实话，你最近是不是欲火焚身？”

“去你的！”

“别装了，我都算过了，你敢说你这两天不是欲望期”

“你他妈才是欲望期哪！”

“同学，不准说脏话……”说罢城小楼伸手抱住杨红。

“不要！”杨红严厉地把手推开。

杨红没有像往常一样半推半就，城小楼很是失望，伸手调整了一下总是蠢蠢欲动的那个该死的“灵魂”，貌似镇定：“真有事儿，啊？”

“嗯”杨红若有所思地点头不语寂静半晌，认识到干点“正经”事儿可能是希望不大了，城小楼面如死灰，可“灵魂”此刻完全主宰了他那生老病死的肉体，无力抗拒。

“说吧，孩子，党为你做主！”说罢他还是不死心的伸手……

“你要是再这样我就走了……”

“怎么样了，我怎么样了？”

“城小楼！”杨红猛地把他的手推开，厉声问道：“你是不是天天就是想这个？”

城小楼猛地被推了个踉跄，顿时也来了脾气，不是好声的吠了起来：“有病啊你！一见我就跟见强奸犯似的！”吠完之后又不免有点后怕，急忙安抚道“你说吧！到底什么事？”

杨红无辜的看了看城小楼，嘴角微微抽搐，突然起身，抬腿就走……

眼神、语气、动作、表情，杨红的一切熟悉得就像是一个天天混在电视里的老演员，城小楼也仿佛是在看演出似的征在了那儿，他知道现在该他登场了，他应该一个旱地拔葱腾起三丈空中托马斯盘旋落地接反手空翻后倒立站稳，怒吼三声：“不！不！不！……”一个箭步上前拦住杨红把头狠狠地埋在她的肩上做射精痛苦状，大口大口地苟延残喘泣不成声山盟海誓娓娓道来，鼻涕眼泪滔滔江水哽咽抽泣不可收拾……

“以前总是用撒娇表示生气了，现在总是用生气来表示要撒娇了，这是杨红过去和现在的区别”——日记五

我，还是非常敬业地一个狗急跳墙的追上去，把杨红拦腰抱住了，嘴里深情款款眼中含情脉脉，脑子却还在组织者花言巧语……

爱情确实有时让人感觉是重复建设，就像是上帝这个老光棍编好的死循环程序一样人们不得不毫无意义的运行……郁闷、想念、见面、吵架、和好、抚慰、宽衣解带、一时痛快、再度郁闷、再度想念……

爱情的源头可能就是郁闷！真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所想要的！

在我追求肉体的道路上总是要遇到些可歌可泣的真情……老天老是跟我开这种玩笑其实真是大可不必，就不能让一个从小到大都纯洁听话的孩子彻底的堕落一回！一个费了劲有了女友又豁出半条小命谈了两年恋爱的一米八三的健壮小伙子到现在还是个处男，这真多少有点太不讲人权了！

当杨红在怀里渐渐平静并用手死死的箍住了我的脖子后，两次接吻的空当换气时，我才发现学校的广播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这一时刻的四周是这么的静，隐约能听到隔壁屋“大锯”的鼾声……

“大锯”原名王雪松，是个纯种东北狗，热情骠悍，肢端肥大，背着书包走起路极像一只刚在高粱地收过玉米的熊瞎子，说一口极具革命煽动力的东北土话，由于长期用拒绝洗澡来抗议饭堂伙食差而身上飘着一股臭酸菜味儿，东北‘银’大锯不是活雷锋却经常因为在走廊里拉二胡发出锯木头的声音而骚扰市民，大家抗议他也抗议：“那拉不好你说咋整啊！你说咋整啊！”

拉大锯扯大锯这老小子终于前两天蹲在厕所想媳妇了，是个颇娇气的小学妹：翠花，经过一番颇为激烈的思想斗争挣扎，在全体舍友三套领导班子的教唆指使下，终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向学妹坦露了心声，并当场给人家锯了一段《二泉映月》，锯完后人家给撂了话：二胡拉的不咋样，人倒长得跟瞎子阿丙似的！

回了宿舍“大锯”，一句话没说，就自己把二胡给摔了。

楼道里半夜清静了许多但却没了往日的生气和笑语。

后来损友们良心发现，过生日时给买了个新的，“大锯”立马哭成了泪人儿，损友们也无不为之动情，纷纷安慰：“……别哭了，大锯，好好学习天天锯，争取年底锯出个鬼佬三围的好媳妇……”

“怎么咬人哪，你……”我捂住舌头。

“谁让你接吻时还想别的了！”杨红笑吟吟的看我

“靠！想那个你不是不让吗？”

“谁说不让了……”杨红高兴得神灵活现。

“那赶紧吧！我这一下午好几个约会哪。”

“是吗？跟谁呀？”杨红时不时总能在我面前弄出一副这种天真无邪的样子，让我觉得自己罪大恶极。

“哎，还不是那俩老情人。”

“谁呀？”

“嘿，我的左手右手！”

其实我也从没用过左手，不利索也费劲。杨红倒是左撇子但每次好像也是用右手给我瞎摆弄，这真是个奇怪的问题，“茹梦”也是左撇子回来问问他用哪只手？

还有那个神雕大虾杨过，不过这孙子倒是没有选择，只有一只手吗！

哪那个无臂神尼呢？用刀吗？

用手不用手在我看来这可是个大问题，尽管我们中学里念的那种健康型历史课本里，故意把它给忘了，但我认为它的确是人类和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人类的双手要是做不了这项复杂细致精妙的活动，我们人类哪来的那么多理性？！

其实高中的生理卫生课上真应该少教点没用的好好教教这项运动，给学生们演示演示正确的做法。这真的是好事儿，缓解压力身心愉悦甚至还降低了犯罪率，大家不都是人类吗，真搞不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还不够本啊？知足吧！”看着怀里风情万种的杨红，我蓦地心里感激起来。

“你生气的时候真可爱！”我绞尽脑汁的又翻出这句老话。

“你能换句别的话吗？”

“我是真心的”

“我也是”

“我靠，这日子没法过了”

“谁跟你过日子？”

“不跟我过日子，给我买饭？”

“喂狗的！”

“不跟我过日子，搂着我干吗”

“谁搂你了？”

“不跟我过日子，给我洗衣服干吗”

“美死你了！咱俩谁给谁洗衣服？”

“不跟我过日子，咬我舌头！”

“活该！”

“不跟我过日子，整天给我挂电话？”
“狗整天挂电话。”
“不跟我过日子，干吗不让我去跳舞？”
“怕你学坏！”
“不跟我过日子，整天让我给你讲黄色小笑话”
“怕你……变态！”杨红欢快地回答，乐在其中。
“不跟我过日子……哎呀，想不出来了……”
“想，快点！”说着她抬手就给了我一下。
“报告首长，真想不出什么了！”

中午的时刻好像万物都在休息，连秒针走得都显得那么温柔，杨红在怀里呵气如兰我却想起那个笑话“第一天他们打俺，俺不说，第二天他们给俺钱，俺还不说，第三天他们给俺个女地，俺将计就计呀！说了……第四天，俺还要说，他们给俺拉出去，毙了！”

“那你以后想跟我过日子吗？”杨红突然发飙并且罕见的柔情似水。

“那还用问吗？”我极力掩饰心中的受宠若惊，一直骑在我脖子上作威作福拉屎拉尿的杨红从未这么平易近人，我感觉好像……

“真想跟我过日子吗？”杨红居然百年不遇的跟我深情款款。
“真想！”我感觉好像翻身的机会就要到了。
“真的吗？”
“真的！”毛主席光芒照四方，我们农奴翻身把歌唱。

“那好，我给你样东西”杨红迅速恢复了强者姿态，平静地从书包里拿出个手帕递给我，我高兴地接过手帕，不禁心想杨红真是越来越知道疼人越来越有情调了，居然还给我买了这个。

当我把那个蘸满血迹的小短裤举起并完全展露在刺眼的阳光下时，我承认我就像初次射精一样张着大嘴直勾勾地傻在了那儿。

“这是什么呀？”我像个刚从班长手里接过了炸药包的倒霉工兵，完全不知所措。

“你自己不会看啊”杨红从容之极万籁寂静，“大锯”的呼噜声此起彼伏地在一旁冷笑，操你妈呀！大锯！我突然无端地恶毒起来。

“来那个了？”我努力镇定自己。

“你给我弄破了！”杨红坚定地注视我，像极了那个自己不用去炸碉堡的油条老班长我一阵耳鸣，浑身瘫软如泥的几乎坐在地上，牙齿里的发出阵阵颤音。

“什么时候？”我竭力不让自己崩溃。

“上次晚上在绿园”

“怎么可能？那么多人……我不就是用手……”

“怎么不可能，我回宿舍就发现那儿流血了！”

出奇的寂静。全楼的人都像商量好似的一声不出，于暗处偷偷的着着我这个手持炸药包的倒霉小丑战战栗栗地走向敌人碉堡。

“我就是让你知道一下。你别害怕，我不会用这个赖着你的！”相比我的惶恐狼狈，杨红显得自尊而又得体。

“我不是这意思。”，突然间一股从未有过开天辟地般的激情火山喷发般涌上四肢将我心中的胆怯一扫而光，我紧紧的抱住了杨红就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感激万分，人间竟是这样温暖世间竟是如此真情，所有的高尚忠贞主旋律情感此刻都在我的脑海中回荡起伏。突然间杨红让我感到弥足的珍贵甚至自己都已经不虚此生，爱情散发着充满真诚和力量的芬芳包围着我融化着我，它是那样有力的穿透我的身体一泻千里的摧毁了我所有的自私和空虚。身边的一切都是如此的和谐完美与善解人意，我为怀中这个已经与我相恋三载纯清似水的杨红已经属于了我而激动万分。

“小红，我会和你……同归于尽的！”不知怎么，我冒出了这么句颇有深度的话！

许多记忆在脑海中渐渐的模糊远去，不留一丝的痕迹，让人怀疑它们是否真的来过。

许多却依然像是冬天落过雪后的窗，轻轻一抹，一切都还透明的清晰可见，它还在你的怀里、唇边，或者手指尖……

那天的下午杨红一改往日的盛世凌人，对我百倍温存。

我像个被宽恕的罪犯一样一边在杨红的怀里妄情的抽泣，一边在她的身上恣意撒野。

杨红温柔的配合着我并不停的在耳边给我安慰，这只能让我哭泣得更加凶猛身体表达也愈发的强悍放肆。

在有生以来最为强烈的一次释放后，我感觉自己像一片羽毛一样轻飘飘的伏在杨红的怀里，一缕轻风就能让我飞舞起来。

我语无伦次的告诉了杨红我曾经有过的所有龌龊心理和下流行径，连一些在脑海中一闪而过远未付诸实践的猥琐念头也全部托盘而出不留余地，杨红含笑不语，只是俯着身子静静的倾听，静静的看我，仿佛在照顾那个光荣负伤的小工兵。

我认为那一刻就是爱情：在爱人的怀里和世界一起自由起来，坦荡天地中，无边无尽的，飞翔着的自由。

我想我真正的第一次进入了杨红。

(3)

我住的宿舍是一个真正的男生宿舍，地上堆积着大一入学时购买的到现在还从未洗过的球鞋，它们无声无息的躺在那儿或是起身去跟主人们四处奔波，像个活化石一样见证着这流水匆匆的大学生活，崭新的教科书和它的一肚子知识一起被珍藏在书桌和床底的深处，偶尔幸运的几个被用来垫桌子腿儿和床腿儿，看上去也像些出土文物一样风尘仆仆，原本为学习而购置的电脑像个老妓女一样麻木不仁地端坐桌前忍受着盗版和毛片的折磨，床上是刚写的情书、凌乱的衣褥、袜子短裤和一页页七零八落的武侠书，它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散落于房间床铺的每个角落伴随着我们一天天浑浑噩噩的日子和一夜夜天马行空的梦。

大二的暑期还未结束便传来了一个噩耗，杨红顺利通过了专升本的考试并接到了上海的一所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我想过干脆退学去那儿找份工作照顾着杨红和我们的爱情，但回家一见到爸爸总是满怀期望瞪着我的那双牛眼珠子，我又实在于心不忍。

临走前一天我们去看了场电影，里面一句话让我触景生情：“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我于是买了个特大号的日记本，并在中间的一页偷偷写下一些鼓励和祝福的话语，临走时我嘱咐她把每天的生活都写在上面回来后我们好躺在床上一天天的翻。

走的那天杨红像个奔赴鸭绿江的出征战士一样坚强，走进候机室时，甚至都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4)

我怀着期待学校化为废墟的心情回到了学校，又开始了新的学年。由于靠山杨红的出走，我立即戒了赌，精神抖擞的转向艺术领域发展，白天跟老K磕吉他，晚上自己准备在水房搭建暗房冲洗照片。

原名郝凯的老K，那可绝对是个的SB（Super Busy Boy或“傻逼二代”），肚子上的坏心眼和脸上的烂疙瘩一样多，什么社团协会学生单位他都要插一腿，年纪轻轻便如鱼得水地混上了三个组织的主席，由于经常能招来一些天真孱弱的师妹而成了我们9号楼的中心人物之一，哪个屋有什么黄片上映总有些菜鸟师弟狗腿子似的前来通报，（这时要是突然一团黑影在身前闪过夺门而出，你别害怕：那是我们屋的大侠“茹梦”！）凭借着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老K也着实学习掌握了高级技能，写诗写歌骗些女生，推销策划骗些钱财，能气功打坐几天不睡，会打麻将偷牌等等。最让人愤恨的是这厮虽极少上课但在班里的学习成绩十分优异，我们都怀疑他给了那群见利忘义的老师们好处。

相比老K的面目狰狞，我们屋的老大可真是善良的一腿，老大年纪比我们大很多，是个地道的农家娃子，上大学之前没见过火车，九岁时还在田间捞鱼被魔鬼老爹一把揪住了耳朵拎到学校，一句“考不上大学打折你腿！”让老大苦苦拼搏了十几年，光高三就上了三遍，上最后

一遍时他原来的同班同学都师范毕业回来教他了，一看老同学还在这儿受苦受难，昔日同窗豁出命一样帮他成宿成宿的恶补，高考完后老大没咋样，却把人家累趴下了，每每一说到这儿，我们的老大就泪光闪闪：“我毕业了，啥也不干！先回我们村教三年书！”

由于我的戒赌，“大锯”变得日益的六神无主，虽说晚上还可以在走廊里“锯木头”，但白天却不知如何是好，整天在我屋看我弹琴发呆，这也不能怪他，他的同屋舍友们一溜水儿的神叨叨：一个信佛了；一个是练气功的；就是“小不点”看上去正常点，但一有时间也净瞎琢磨些什么这法那法，大锯一回自己屋就跟回地狱似的紧张，“他们早晚得把我诛了！你瞅着吧！”：大锯临走前总是绝望的说

“老大，你老家是不是给你都说好媳妇了”，半夜熄灯后大锯又来到我们屋煽风点火。

“有几家上门说媒的，但还没定呐！”，老大平时里老实巴交纯朴厚道，但一到晚上说点带荤上腥的，他也会两眼泛出绿光。

“哎呦！看给我们老大牛逼的，还好几家上门哪！”，大锯继续挑事儿。

“那你还鸡巴还跟五食堂那个胖炊姐眉来眼去的！”，老K在床上愤愤不平。

“谁呀？我可没有。”

“别装了，你，我们早发现了！”老K喝斥。

“是，我也看见了，就是胸挺大的那个。”

茹梦也跟着起哄“非得把你老底揭穿哪，快！老实交待！”

大锯得意之极“那是个老乡，一个县的，我们原来都……”

“哎呀！老乡见老乡，鸡巴泪汪汪啊！”老K刚说完，全屋随即一阵垛床板的狂笑。

“你是不是把人家搞了？你，快说！”老K不依不饶。

“搞个屁了，搞……老哥我还是个童子哪！”老大大笑。

“都这把年纪了还不搞一搞，你不怕憋出病啊你？”我也跟着挑衅。

“就听说搞了才得病的，不搞能得个屁病！”老大狠狠回应。

“不可能，你们农村那帮玩艺儿最开放了，整这路事儿最生猛了！”大锯的东北腔又来劲了。

突然茹梦发出嘘声，向大家示意：小脚老太婆们开始巡夜查房了。

一阵脚步声过后，老大又开始回味无穷的给我们讲他们农村的趣事：“我们小时候，大人一不在家，我们小孩们就玩‘结婚’，男孩全把小鸡鸡掏出来，女孩全把裤子脱掉，然后排成两队一对对进洞房，其实就是大家一起看着男孩拿小鸡鸡去碰女孩那儿一下，然后我们就宣布他们结婚了，然后再让下一对进洞房。”

貌似忠厚的老大总是能说出一些这种骇人听闻的童年往事，轻而易举的就把我们这帮城里长大的孩子镇得傻傻的。

“我操！你奸淫幼女啊，你！”半晌，老K第一个做出反应。

“还敢说你没搞过！”大锯跟着使劲。

“小孩，没你们想的那么下流。”

“你那时候直了吗？”该死的小茹梦总是十分关注细节。

“不记得了。反正我就是记得有的男孩往里尿尿了。”

“玩到几岁呀你？是不是一直玩到高三啊？”我严肃发问。

“没有，有一次让一个小女孩她爸回家给看见了，拎起来就是一顿揍，把我们都吓坏了，提了裤子就跑，后来就没人敢玩了。”老大意味深长的回味道。

“行啊你，还没忘提裤子！”老K不阴不冷的笑骂。

“过去小，不懂事，咱就一笔勾销了，现在跟大胸炊姐到底怎么回事？”大锯依旧不依不饶，“说！整到哪一步了？”

“是不是往里尿尿了！”小茹梦怒喝。

在大家笑得一片人仰马翻好久才喘过气，老大终于告诉了我们真相：“就是个一般老乡，关系处的不错，平时互相照应呗，我去打菜的时候能多给点，钱也能少收点，有时候她要是心情好，我就吃饭不花钱，偶尔有时还能倒找我点儿哪！”大家随即纷纷感叹老大的老谋阴险，一会儿宿舍里便渐渐的安静下来，众人趁着乐意纷纷睡去，大锯也心满意足的回了屋。

“小楼，真能憋出病吗？”半夜三更，老大突然踢床板的悄悄问我。

“能！心脏病！”

(5)

除了弹吉他和偶尔的上上课，我几乎每隔两三天就会给杨红写封信，添油加醋的给她描绘渲染我的所作所为和情绪状态，最近又发了些什么白日梦，学校又发生什么怪闻趣事然后以“我都想你想到吐白沫子了！”结尾，并附上一张最新的日记，杨红的回信可没有我那么神采飞扬，只是流水账似的说一些学习生活，然后附上一张诉苦日记：素描课被老师骂基本功不行了；水粉不知道让谁偷用了；由于太多男生找她，同屋女孩又制造事端了，由于上了次校报，又有几个菜鸟向她示爱了，最后总是以“长得漂亮是爸妈生的，我又招谁惹谁了！”结尾杨红总是嫌我写的少了，我却总是嫌她写的不够深入，不跟我掏心窝。

没多久随着天气的变冷，我们的热情好像有所褪减，信，也是一个星期一封了。

“性博士，敢不敢和我出去跑场子去？”一天磕琴时老K突然问我。

“你不是挺能骗钱的吗，跑场能骗几个大银？”

“光搞些鸡巴推销策划有鸟意思！够胆子咱们就扛吉它去踩几个酒吧，咱们玩艺术挣钱！”

“咱这水平行吗？”

“行不行再说，我问你敢不敢？”

“你敢我就敢！”我使劲在琴上扫出一阵强力和弦。

“好！像个爷们！”

我的吉他是大一时老K教我的，这个兔崽子高中时就会了，入学那天就小试牛刀的给我们弹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当时立马就把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镇的死死的，后来，流水光阴，随着大家一起的眼界开阔和见多识广，才渐渐对老K的这几板斧不以为然起来，现在再唱起老K写的那些歌，老K自己都很是过意不去了，摘段歌词如下：“希望有一天，你来我家找我，我们手拉手，一起去跑步和游泳……”

(6)

“我们肯定比他强多了！”老K瞪着眼珠子跟酒吧老板发誓，“他就一个人，吉他和声音一个人你怎么也出不了层次，没和声的歌，怎么听都是干巴巴的。”见老板反应不大，老K继续满嘴吐沫星子的瞎诌，装腔作势的比划，活像个菜鸟歌手大赛的老不死评委。

台上表演的那哥们的琴其实我一看就知道比我俩强多了，随便唱什么歌琴都能跟着，而且还能加上“花儿”，唱得也不错，真声假声交替使用，每每遇到高音区还要貌似陶醉的盘旋上一阵才肯下来，以博取台下酒包们的掌声与喝彩。

“你们俩一起走多久了？”酒吧老板斜着眼睛问我。

“三年了！”

“都跑了那些场子啊！”

“都跑了那些场子还真不好说。”老K急忙替我解围，“反正除了你们这一片儿来的少，其它都常走。”

“行，一个晚上三百，下礼拜六晚上九点开始，你们上吧！”老板不住地点头如捣蒜，

“记住，多来点英文的，经典的，我们这边白领多，好这口儿！”

“那，准了！”老K一脸的理解与不在话下。

随后，我度过了自高三后最为充实的一个礼拜。

老K和我每天和我像疯子似的扒谱子练琴，老K还专门找了些艺术系的女生教我们怎么找拍子怎么吐气发声怎么颅腔共鸣（就是唱歌时让脑袋跟着嗡嗡响），无恶不作的老K甚至都自学了一点儿老王菲的那种爱尔兰花腔，以准备留到表演时制造点高潮。

就这样一直忙到了礼拜五的晚上，我俩算了一下，算上那些不会分解只会扫弦的一共是十五首歌能从头到尾弹下来，“够了，一本磁带才十首歌都能听一晚上，咱们这都富裕了！”老K累得直嘟囔。

礼拜六早上，一个屁把自己臭醒，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连忙大喝：“老K，咱们就拿自己这两把破木棉吉它上啊？”话音未落，老K就像挨了电棍似的从床上弹起，随即如梦方醒般飞奔出校，绕着这座老城东西南北各穿梭了两遍后，于下午拎着两个大琴箱子回到宿舍，一

边狼吞虎咽的喝水一边嘟囊“这俩老破逼箱子，比琴还难借！”

我俩于是赶紧开始熟悉那两把电民谣，时不时互相打气：“你弦扫得真‘暴’！牛逼！”

“不是你唱得也太牛逼了！我颅腔都跟着共鸣了！”

“歌词记不住怎么办”吃晚饭时，我胃口不佳的还是有点忐忑。

“没事，把记住的多唱几遍，实在不行就哼哼‘啦啦啦’”晚饭我俩都没有吃多少，两腿发软的拎着大琴箱子走到校门口，正好迎面碰到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师妹，“师兄，师兄，有表演哪？”

“啊！跑两个酒吧！赶赶场！”老K一个甩头突然装酷，让我也蓦地有些发飘，于是便用眼角朝斜下方冷冷的扫了她们一遍。

演出本来从晚上九点到十二点，可我和老K那天十点半就回到了宿舍，人家把我们开了，第一首歌都没让唱完，就开了！

(7)

那天那个狗屁酒吧里人声鼎沸，我和老K拎着大琴箱子上台后先花了半个小时把两个吉它音响弄出声来，在台下哄声四起的情况下我们又花了十五分钟把吉他校正音，终于开始唱时我俩已经紧张忙碌的浑身湿透几乎虚脱。这时我一个闷屁放过，又想起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俩忘练和声了，一个礼拜都忘得死死的。

“去它妈的，一起唱！一个调！”调音响调得两眼发直的老K已经变得歇斯底里，忘记了话筒已在嘴边，全场观众都听见了他的骂声“去它妈的，一起唱！一个调！”

那是首烂的不能再烂的校园民谣，练过琴的孩子几乎都会弹，平日里我俩也配合的非常流畅，可那天真的是倒了血霉，琴声一起时，观众们可能是由于听到骂声，全场一片寂静，感觉相当不错，一下我就发现了我的琴音不准，可老K并未发觉，一个劲儿的示意让我加“花儿”，我顶着头皮走了一段，实在太难听，便立马改用根弦走贝司音。

第一段吭哧瘪肚的坚持下来后，第二段一开头就出了事儿：我俩唱的歌词总是不一样！我俩又临危变阵决定一人挺一段儿，就在一顿瞎弹滥唱快要到第一首歌对付到结束的时候，老K由于闭着眼睛过于抒情的摇头摆脑，一下把身前的麦克风撞翻了，一阵刺穿耳膜的尖鸣后几个艳舞女郎上台才把我们救下场，收拾好大琴箱子后酒吧老板走过来一句话也不说的指了指我俩，又指了指门口。

我猜那应该是“滚蛋”的意思，于是便低头羞愧的往外走，可老K依然豪情不减，勇敢地上前问了句“哎！那钱，还给吗？”

回来路上我和老K又算了一下，投入的感情不算，光钱财就损失了二百余元，到宿舍后我们又破罐子破摔地请舍友们出去喝了顿酒。

“哎呀！那家伙！别提了！咱们第一首唱的是校园民谣吧？”老K看看我，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哎呀。第一首校园民谣刚唱到一半，就有几个的观众被唱哭了。感人哪！后来为了照顾他们情绪，我俩都不敢唱慢歌了，一律改唱快歌，没想到这反应更大，唱到最后，唱的那些观众都疯了！疯了！你懂吗？”老K瞪起眼珠看大剧，张牙舞爪的比划起来“就这样！就这样！根本就不让谢幕！那观众……都哭啊！就差把我俩绑起来了，最后不得不加唱了五首，五首啊！”老K伸出五个手指，再次比划“……才让走！”

“是啊？真的假的？听着怎么这么像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唱会哪，下次什么时候还去啊，带我们见识见识。”大锯说道。

“对！我还没去过酒吧哪！”茹梦也说。

“行！下次去，一定带你们！让你们感受一下！”老K回答一顿胡吃海塞。

桌面狼籍，我醉醺醺的问老K：“痛快了？”

“痛快了！”老K也喝得眼神迷离。

那天夜里我还是因兴奋过度而死活睡不着，于是在床上点起蜡烛撅着屁股给杨红写了封信，汇报一下受害经过并发了些毒誓以后一定脚踏实地的好好做人。

写完信时天已微亮，窗户边忽忽的传来阵阵凉飕飕的秋风，顺着看过去，窗户的树叶已经开始掉了不少了。

小红这懒猫肯定还在熟睡，真不知道她那边儿是不是也变凉了。

(8) ...

(8)

酒吧受挫的第二天我一脚把吉它踢到床下死角，从此潜心研究起了我的摄影术，暑假时我给小红拍了十几卷黑白乐凯，但到现在还没冲出一张照片，我于是给自己下了死命令：十天之内全冲出来！

我于是便又经历了十天非人的折磨，由于那本叫什么纽约的大厚摄影书上关于暗房讲的很少，于是我只能自己瞎摸，冲底片到还顺利，可到了洗印的时候就头皮发麻了：放大机相纸还有那么多盆盆罐罐那么多药水药方我一概不知怎么用和怎么个顺序，第一个晚上我花了半个晚上在水房把东西摆好，然后又花了半个晚上把东西收好，根本无从下手！第二个晚上大锯陪着我一起拿着相纸蘸饺子似的蘸蘸这个蘸蘸那个，还是没有出人儿，第三天晚上我宣布，谁给我在相纸上整出人儿来，我给他拍个写真集，于是大锯茹梦老大老K一干垃圾人等全部到齐，搞到半夜摔碎了一根温度计掀翻了二次显影盆后，五条汉子默声哀叹：“古人说的对！书生无用！书生无用！”

在我们收摊子的时候，大锯屋的“小不点”突然拉夜尿经过，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摆了摆，按了按，没用几下就显出了一张人影儿，看着杨红在相纸上一点点出现我激动万分的举起了“小不点”。

以后的几个夜晚“小不点”天天都在一旁静静的陪着我并教会我许多的暗房知识，然而我却多少总有些心怀愧疚。

我和“小不点”本来是同屋，开学没几天我俩就因为约等于‘一块橡皮’的屁大点儿事打了一架：我给了他一个耳光，他在我床上浇了一脸盆凉水（这让当时闻讯前来劝架的大锯极为不满，骂我们是“老娘们打仗”），随后老大换来我们屋，我们这两年也就没怎么说过话，但也不能全怪我，其实这两年在学校里，他跟谁的话都不多。

小不点，人极为聪明，高中时就在省数学竞赛拿过奖，还有过天文望远镜之类的大发明，但他有时也很极端，开学时大家胡乱发言作自我介绍时，轮到他时他说：“我认为不做爱因斯坦那样的人，活着就没意思！”，同学一片哗然，把随后发言的老K也镇蒙了，差点没说：“我认为不做爱，那样人活着就没意思！”

“小不点，谁教你的这手艺？”有一天晚上在等底片晾干时，我问。

“我爸是个化学老师，小学时就教我在家做暗房洗照片了。”

“老师的孩子就是幸福！”我感叹道。

“也有不好的，比如说从来都不敢逃课什么的。”

“对了，你现在为什么，好像也不愿意去上课了？”

“咱们学校老师的水平不行！”小不点淡淡的说。

“不都摇头摆尾挺能吹的吗！”

“净是瞎吹，其实他们的数学素养和逻辑结构都比不上我们高中的老师。”

“那你的大学算是白上了！”我故意逗他的说。

“对，是白上了！连次恋爱都没谈过！”小不点冲我腼腆的笑了笑。

我蓦地一阵心酸，一股莫名的悲哀奔袭而来，那是种与生俱来的敏感而带来的悲哀，我分不清那悲哀是为了小不点还是为了我自己，那是一种我永远不明所以却又挥之不去的悲哀。

“你以前喜欢玩什么”我转移话题以掩饰情绪。

“天文方面的，观测一些星座什么的。”

“那东西不闷嘛，那么老远老远，一动不动！”

“不闷！那里是另一个时空，一个未知的时空是很有意思的！”小不点朝我难得的神气十足了一下。

“最近还观测吗？带我看看。”

“好久都没看了，上大学后我对这些不那么感兴趣了。”

“怎么啦？”

“不知道，可能是年纪大了！”

“几岁呀你，那你还当不当爱因斯坦那样的人了？”我找话逗他。

“我也不知道。”说完他静静的低下头，我立刻后悔自己不应触动他的这些。
“我想，当爱因斯坦那样的人或许也并不一定非去搞科学吧！”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说道。
“那搞什么，搞你那什么心法啊！”我笑嘻嘻的问。
“不懂你别瞎说！”小不点轻声地埋怨了我一下，便不再做声。

(9) ...
(9)

整整一个月，小不点就这样一宿宿的在静悄悄的水房里陪着我，教我怎么拉大黑白反差，怎么控制显影时间，怎么局部曝光出些特殊效果等等，小不点不止一次的跟我说杨红看起来真精神漂亮，那当然！要是丑家伙，你小子早就困了，我美滋滋的心想。

冬天的水房暖气并不是很足，或许为了驱逐寒意，每个晚上我们都是——边干一边轻声的聊，伴着嘴里的哈气我们聊童年聊小学聊那挣命的高三，但唯独不聊我们的大学，我清楚的感觉到大学的生活让小不点失望之极，这里的一切对他这种孩子来说甚至都有点残酷！

我无数次想鼓起勇气跟小不点正式地道个歉，可死不认错的性格使我无论如何张不开嘴，“去它妈的！反正小不点心里知道就行了！”，我决定不跟自己较劲，我也觉得小不点能理解我，因为他跟我一样，也是个独生子！

虽然“小不点”很不喜欢照相，可我还是决心要给他拍些好照片以示感激。

在“茹梦”小同学二十一岁生日那天，照例中午要去小酒馆滥饮，我特意把小不点死推硬拽的带了去，席间大家把大学里的老师一顿臭损，又纷纷感伤的回忆些高中时代的动人事迹，最后又攻击挖苦了半天班里的女生，最后才心满意足的结账。回宿舍的路上我给大伙拍照，大家纷纷在镜头前作统帅状昂视前方。后来老K醉得四仰八叉的倒在地上，小茹梦蔫坏蔫坏的在旁用砖头划了四个大字“肇事现场！”，大家纷纷与之合影留念。那天大家玩的很开心，尤其是我，我感觉这可能是因为小不点。

小不点和我一样都羡慕那些有兄弟姐妹的孩子，可我们从没有说起，因为我们有着一模一样那种独生子特有的敏感。

在没有同龄人相伴的成长历程里，我们都经历着大同小异的孤独和内向。

我们不愿与同龄人交流和沟通那些内心的情感，因为我们都害怕被人家轻易的拒绝。

当你真的是个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你最好还是学会掩饰自己的情感，因为这世界再没有人是跟你来自同一个母体。

我们注定是情感的残疾人。。

我们像是一群没有哥哥的弟弟。

一群爸爸妈妈的孤儿！

(10) ...
(10)

“想念的上海宝贝……小猪红：你好吗！照片给你寄去了几张，怎么样，喜欢吗？我发现你的男朋友在艺术方面简直就是个天才嘛！有这样的男朋友我真替你感到高兴！好了，不吹了，跟你说点正经的，我们隔壁屋的小不点不知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开学没多久跟我打架的那个，最近我们和好了，他经常晚上帮我洗照片，还教了我些冲洗照片的暗房技术，我发现他并不是像我原来想象的那么变态，蛮好的，他跟我讲了很多他的事，我突然也好像成了他在这学校里的唯一的知心朋友，说实话这感觉有点怪怪的。老红啊老红，你知道吗？我有时觉得很多方面我真的跟他很像！要是没有你，我可能也会跟他一样的孤独吧。好了，就写到这儿吧！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你寒假还是坐飞机回来吧！那样就可以早一天见到你了！”

那天在给小红信的结尾，我宣称自己拯救了一个灵魂，“救一个人就等于救了全世界，你懂吗？总之，你的男朋友太牛逼了！你赶紧骄傲吧！”那天的那封信越写到最后我才越弄明白一件事：是杨红拯救了我。

(11) ...
(11)

除了拔牙，人生最惨痛的莫过于期末考试了，一年两度，死伤无数！尤其对我来说简直就

是生死之战，套用一句麻坛术语：我已经“上廷”了（再有一科不及格就告别学位），老大老K还都硬挺着没有破“处”（都过了），同命相连的大锯跟我一样，还剩最后一滴血。

所有人都面如死灰地开始了紧张的复习，大锯还惺惺相惜的送我一瓶清凉油，宿舍里只有茹梦整日东游西逛潇洒依旧，这是因为早在两百年前，好像是大学的第一学期，他就“胡”了！（三科不及格而丢了学位）

真是早死早超生！麻友们说的一点没错！

所谓的复习还是老三样：

第一：复印老大的笔记，无论风吹雨打沙尘暴，也无论什么屎课尿课狗屁课，我们的老大都会雷打不动的木乃伊般端坐于堂，抄黑板上所有写过的东西，连“XXX下课去一下老师办公室”这样的话也不放过。由于老大的笔记又详细又娱乐，因此一直是我们的首选，但它也误过事儿，有一次我和大锯费了半天血劲把两页数学分析笔记背下来后，在第三页的右上角发现了一行小字：“前两页的证明老师说证错的！小心！”

第二：派老K去女生宿舍“刮料”，谁要是在考试期间怀疑女生的“活动能力”谁可就真的是瞎了狗眼，我们班真有那么几个敢啃硬骨头的红颜小祸水儿，她们朝老师一哼哼老师管保漏十分儿，“咱们平时真不该那样说人家！”：一年四季狼心狗肺的老K每次一到期末，就会良心发泄的发出类似的慨叹。

第三：死记硬背！可能是时间紧迫，也可能是睡眠过多，我和大锯向来在学习上不肯动一点的脑筋，不分文理不辨是非所有的习题笔记拿来就背！我俩一致同意等我们俩当校长后，把文学院理学院都合并起来，就教那帮傻孩子一门课：死记学！

考试进行的异常顺利，在还剩最后一科的时候我决定抽个晚上把照片洗出来，小不点不在宿舍，大锯也背笔记背的奄奄一息了，我只好一个人开练。

没有人陪着还真有点不习惯，工作效率也极低，整整一个晚上我就洗了有小不点的那几张，相纸上一次次露出那张小脸，在显影液中的显得有一点好奇的那样看着我。

折腾了一个晚上我终于做出了一张比较满意的片子，相纸上的小不点特别的安静坐在楼道口高兴的打着OK的手势。

回屋时天已经蒙蒙亮，我昏昏沉沉的快睡着时，“砰！”的一声闷响忽地惊了我一下，又有考完试的孩子往楼底下扔行李了，又可以他妈幸福的开路回家了。

醒来时已是中午了，宿舍里难得的没有人，和蔼可亲的阳光透过窗子暖暖俏皮的照在脸上让人心中写意，假期和杨红都快到了！

宿舍里静得有点让我不习惯，于是放了盘王菲姑娘的磁带，欣赏了一会儿刚刚风干的照片后我决定打扫一下宿舍以配合这难得的好心情！

老大挟个破包回来时我已经累的满头大汗。

“上哪儿臭美去了？”我笑嘻嘻的迎上去

“小楼，小不点，跳楼了，摔死了！”

王菲的那首歌特别的好听，我整整听了一下午，尤其是那段哀艳的大弦乐过后：“……故事，从一双玻璃鞋开始，最初，灰姑娘还没有会意，不懂，小王子有多美丽……”

小不点的那些照片那天被大家反复的传看，我很不愿意这样但不得不照顾大家的情绪，相片里的小不点还是那样有点好奇的朝外张望着，张望着这个他刚刚离开的世界，张望着这些对他还不甚了解的同学。

(12) ...

(12)

杨红回来的时候头发长了不少，时不时要哈巴狗似的甩甩才能露出俏丽的小脸，皮肤也在江南水土的滋润下显得愈发的白晰娇嫩，一身神气的紧身牛仔把身体裹的严严实实但仍然纸包不住火般的娇艳欲滴，一番目测体检完毕后，我不禁心中窃喜

“你怎么苍老了这么多！”时隔半年不见没想到她竟蹦出这么句话。

“想你想的呗！”

那个冬天我和她妹妹简直就是在抢她，她那个精灵古怪的妹妹是个狂热的大学迷，大学里所有的事她都要问个底朝天：“姐，有没有梦游？”，“姐，有没有情杀？”杨红倒也愿意跟她在一起胡诌八扯，姐俩从早到晚唧唧个没完，我反而成了替补选手，每次约她出来还得经过她那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妹妹批准同意。

不过那个寒假，在我那个当了警察的哥们出事后，还是挺完美的。当时他骑着摩托车一心想抓贼立功没想到撞在了树上，人撞的挺惨但幸好车没咋地，路边买了两个烂苹果去医院一顿免死狐悲后，从此我便每天开着大摩托带着杨红四处流窜，大多我们都是回学校，因为可以回宿舍“歇歇”，也可以让我感到一点欣慰，以弥补一下杨红不在时的苦涩，我和杨红也有着说不完的话，当然这得是在“歇歇”后，其实主要是些我问她答。

“吃也吃了，睡也睡了，该交待问题了吧！”我躺在床上搂着正在往嘴里塞话梅的杨红，“说吧，几个？”

“六个！”

“我靠！你不要命啦！”

“怨我啊，又不是我主动的！”

“回绝了几个？”

“都回绝了！”

“这还差不多！”我做出夸张的欣喜表情照她脸上给了一个响“犇儿”，又问，“有没有殉情的？”

“没有。”

“有没有不死心的？”

“有一个。”

“怎么处理的？”

“让他帮我画素描了。”

“我靠！你这不给第三者提供机会吗？”

“没提供机会！我就是让他给我当肖像模特！不准动也不准说话！”

那天我们在小警察家整整歇了一下午，到了晚上我已经面露土色浑身乏力的正琢磨着退路，没想到杨红却忽然来了灵感，突发奇想的说要把我们的信和日记都埋起来，于是我俩像就盗墓贼似的半夜里一人拿了把铲子回到学校，杨红把它们用个大巧克力盒子装好小心的埋在一颗大槐树的底下。

“那棵大树现在什么都知道了，再想我，就去那儿吧！”回家时，她俯在我的耳边跟我说。

(13) ...

(13)

第二天我们又开了一下午摩托去了海边，冬天海边的风大的要命，把我俩的衣服都吹成了一个大大包，头发根根的倒立，浪花也欢快的追打着岩石，发出鞭炮似的呼叫。

“哎！这半年没人追你呀？”杨红舒服的靠近了我怀里，突然不怀好意的问。

“嘿嘿！”我捋了捋她的头发。

“一个也没有啊？”

“哈哈！”

“那你没去试试追别人啊？”

“没有，这半年一直为你守身如玉！”

“那明年哪？”

“明年继续坚守！”我笑着看她，她也一动不动的凝望我，眼神动人，千言万语。

大摩托车还给我那倒霉的警察哥们时，杨红也订好了回校的机票，最后的几天里杨红几乎全天候的陪着我，可我还是像个等候处决的死刑犯一样难过。杨红看到自己那么多的相片时颇为意外，尽管她不喜欢拍照但看得出来她还是十分满意甚至有点惊喜，我没有告诉杨红“小不点”的事，虽然全校的同学都已知道，但它在我的心里依然是个秘密，那些在水房里的回忆，

那次过生日的像片，还有那首小王子与玻璃鞋的歌，它们和小不点一起听话的待在了我的心里，甚至对杨红，我也不愿开启。

我也没有告诉她我丢了学位。

“你怎么上次走的时候，进候机室都不回头看我一眼哪？”在机场排队时我突然想起了起来。

“我哪儿敢哪！”她怨怨多情的看了我一眼。

(14)

我再度怀着期待学校化为废墟的心情回到了学校，可是没想到这次学校真的成了废墟。

成百上千的民工蓬头垢面手舞铁器占领了学校的各个角落，张牙舞爪肆无忌惮地在为这座老校翻新，前几天还萧风瑟瑟人去楼空的校园，现在被翻的飞砂走石黄尘漫彰，仿佛是在迎接一个世界末日大魔头的出场。。。。。

学校里几乎处于了半停顿状态，老师经常上课上到一半时就不得不在搅拌机的轰鸣中与学生们达成共识：一起皆大欢喜的提前下课。但学生们依然悲惨，不光在白天课堂上睡不好，夜里也未能幸免，楼下的民工都像吃了摇头丸似的兴奋，刀耕火种的拼命施工发出各种声响直到凌晨，然而最可恶的是施工单位竟然霸占了学校的运动场堆放沙石钢筋，一下子让全校精力过剩没有女友的男生全都抓耳挠腮苦不堪言。

最后的两件事直接导致了那次大规模流血冲突，第一件：“包工头事件”，第二件“四四惨案”。

“包工头事件”：据校志载，子丑年春，校大兴土木，工程队工头张某于酒后驾车入校，以六十公里之时速疯驰于内，行途撞伤一女生而不顾，经多人拦阻仍疾驰不止，更又伤师生共计三人，损公物若干，后终被众人重重围于九号男生楼下，鉴其所为丧心病狂令人发指，吾九号楼男生聚于窗口以啤酒瓶奋勇还击，但见天空中瓶如雨下，爆碎声响彻云霄，终张某重伤，车毁。其间张某曾跪于车端，磕头求饶，但吾九号楼男生仍六亲不认怒掷不已。此役，吾九号楼男生手持酒瓶英姿飒爽，以多敌寡前仆后继可歌可泣，实乃后人之先锋大楷模也！

“四四惨案”：据校野史载，子丑年四月四日夜，吾校女生白某于13楼自习，时13楼正值装修之际，鲜有人往，白某一入于课室看书之际，忽被多人强行拖出教室，于楼道拐角惨遭轮奸，遂精神失常，自缢。然凶手未捕，众说纷纭，但多似民工所为。13楼亦随即因夜有涕哭声而人迹罕至，传曰“鬼楼”。

在随后的流血冲突中我也不幸负伤，当时我因为数周末洗头而被误认是民工，激动万分的下楼后刚刚热血沸腾的撸起袖子，就被后面的小师弟当头来了一棒子，血流满面的我凶神恶煞的瞪着他骂了句“你她妈有病啊！”，没想到一下就把他吓哭了。

郁闷了小半年上次扔酒瓶子就没赶上原以为这把定能好好出口恶气，没想到就这么败兴而归的去了医院，打我的小师弟在医院殷勤的跑前跑后赔不是，“这得冒出去多少知识！”医生在我头皮上缝针的时候我疼的乱叫。

晚上，大锯假惺惺拎了包瓜子来看我，一进屋就开始跟我汇报了战情：“哎呀！别提了，一开始还行，有几个让我们搂住了，给‘销’得够呛，后来也不知道咋整的，俩伙都‘杵’在那儿，谁也不动手了，然后就对骂，咱们那帮师弟那家骂的，别提多文明了。”

“民工骂啥啦？”

“民工骂他妈四川话，我也没听懂，现场也他妈没人给翻译呀！”

“那你咋不动手呐？”

“人家都停战了，你还上去销人家啊，那也太不是玩艺了！”说罢他起身看了看我的伤口。

“谁打的，抓住没有？”

“不用抓，自首了！”我转身看了看泪痕依稀的小师弟。

一片刀光剑影后，校门口贴了一张逮捕令，上面是一个挺耳熟的名字，想了老半天我才想起来：我操！那不是我们的老校长吗！

据老K分析老头肯定是在退休前靠搞基建捞一笔，没想到基建还没搞完，先让人家给捞出去了，没多久，我们的新校长便带着他的新名字拍马杀到，施工队也换了一拨儿有大学文凭的，学校也就彻底的平静下来了。

(15) ...

(15)

“男人有两种，一种是在一个女人身上寻找着所有的女人，一种是在所有的女人身上寻找着一个女人。”我在信里逗杨红，“现本公子正游离于两者之间举棋不定，望小红姑娘给予定夺！”

信刚寄走，就收到了杨红的来信，里面夹了一条手编的黄手带，我立马欣喜若狂的戴上了它。

“城小楼：每次接到你的信都是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的得知你一切都好，心里舒服，生气的是你在那边倒好，又有家又有朋友，我在这边却一个人这么惨，这学期不知怎么，真是活见鬼了！色彩课的老师，那个死老头总是骂我基本功不行，说让我补习，好，补就补呗！没想到上星期花30块钱买的一套水粉放在画室好端端的却不知让谁给偷了，下星期开作品展还不知怎么办，我的好朋友小猫去打水的时候，又被突然热炸的暖壶烫伤了美腿，现在连跟我说话的人都没有了，这倒不说，同宿舍几个女孩这几天又开始制造事端，说太多男生来找我，打扰她们学习了！总之！最近烦心的太多太多，我真是有些支持不住了，你要在就好了，我真是乱透了！对了！手带是我跟人学着给你编的，整整花了我一个通宵，喜欢吗？赶紧写信告诉我！”

其实不怪那个死老头骂她，杨红的画确实不怎么样，人也属于那种特稳定的那种，除了对我有时残暴点基本没有其他女孩那么多的神经质，对生活对前途对男朋友的长相要求都不高，过生日你给她买东西也行不买也没事儿，其实买了东西她还是私下里更念你的好，但脸上绝不表露，过于坚韧不拔的性情使得她的画毫无灵性和生气，你让她画狗，她就画条呆头呆脑的狗，你让她画猫，她就画只呆头呆脑的猫，所以，我从来不让她画我。

(画面淡去，黑场，画外音：“你不用画，就已经是呆头呆脑了！”)

(16) ...

(16)

“去！还是不去？”我反复地问着自己。

这学期舍友们一如猛鬼上身个个上课热情高涨，连一贯卧守关中的茹梦也频频在课堂现身，是不是来什么性感老师了！是不是跟外语系小女生一起上课了！

带着种种美好的憧憬我来到班级，跟多日不见的同学们一阵寒暄招呼，但没多会儿就彻底绝望了，老师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上面呆若木鸡，同学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下面呆若木鸡仔子。

“走还是不走？”课间休息时我又反复地问自己，“算了，饭堂也没开饭，权当是老同学聚会吧！”

不过那堂课还是有收获的，我于百无聊赖中发现了一个重要迹象：我们班的女生好像都“挺”起来了，就拿我们班长为例吧，大学入学那天她就给全班男生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穿了件颇薄的白衬衫，从后面可以看到胸罩的带子，这其实也没什么，但与众不同的是她的带子竟然耷拉在腰那儿，这给了当时还不甚熟悉的舍友们一个绝好的交流话题“咱们班长那带的是个什么东西呀？”班长现在可不一样了，眼镜换了个没框的，透过放大镜似的镜片一看，脸蛋确实白净不少，嘴唇也刚吸了血似的红，小肚子也比原来小了，大脑袋比原来更大了，更要命的是原本资质“平平”的她经过处理后，现在居然也跟全班女生一样倔强的挺出了小尖尖，但由于四周过于荒芜所以两个孤零零的小尖尖看起来多少有点无中生有。

这学期舍友们的变化很大，“上课潮”过去没多久，茹梦和老K就开始疯狂的迷上了上网，俩人每天起床便脸不洗牙不刷的跑去学校里的网吧占位子，这让我十分不解，宿舍里的电脑也好使，游戏能打，毛片能看，还花钱上网干屁呀！

经过一次实地调查才知道原来现在兴起了一种叫“网上聊天”的勾当，全校的呆男木女们好像都在晚上挤在了这儿，一码水儿的冲着电脑屏幕傻笑，时不时的有一个站起来仰着鸡脖子四处乱看，“那是网吧里的人在网上碰到了”：茹梦在一旁指导我我于是也学着给自个起个诨名“天涯小楼”，然而上去死气八咧的勾搭了半天竟没有一个人肯搭理我，于是灰心丧气的坐在一边看茹梦怎么聊，看了半天没看懂，仔细一看这厮居然是用两个名字在聊，一个叫“姑娘胸围三十八”，一个叫“太帅不是我的错”，只见茹梦小猴唇枪蜜剑油腔滑调左右逢源南北开弓，两拨人都被唬得服服帖帖纷纷留下号码相约见面，“用不用给你过户几个”茹梦得意之极的不时看我。

“天涯小楼”的寿命只维持了十分钟，那晚我简直成了他俩的记事本，记了满满的三页诨名昵称代码0号地址电话和聊天记录里的一些关键句，回到宿舍我拿给正在电脑旁摸索的老大：“老大！您老还练五笔哪！看看吧！赶紧看看吧！他们都疯了！全疯了！”

我从此憎恨网络，憎恨这种该死的交流方式，人们不都长着嘴吗，又不像人家外国几公里也见不着个人，干嘛非得去跟那该死的电脑抒情！，该死的工业文明真是把人类越带越回陷了，大家都这样交流，以后的孩子一生下来可能就得学会该死的打字而不再学说话，人类的语言器官将退化，人类将丧失语言又回到该死的动物时代！人将不人哪！该死的！

我的过激言论没怎么耽误就遭到了报应，半夜里正酣睡之际床板突然塌方！眼见无法坚持只得冒着严寒睡眼惺忪的穿上裤头哆哆嗦嗦的下地抢修，顷刻四周便传来了阵阵幸灾乐祸的笑声，我气得咬牙切齿打冷战但却无暇还击。

再度回到被窝里时我已经被冻得神志不清，缓了好一会儿才停止了哆嗦打抖，身体在被子里团成个肉球子但脑子里却甜蜜的回想起上次跟杨红一起把床弄塌。

让我颇感欣慰的是杨红完全赞同我的看法，对此我倒是不感意外，她也是个一听电脑就头大一看键盘就发麻的主儿，最让我佩服的是她竟然连个拼音打字也学不会！我们因此从没有发过伊妹儿，依然固执的用笔把漫漫的思念写给对方，固执的用笔告诉对方最近的寂寥和心情。

可是，我们的信也的确是越来越少了。

(17) ...

(17)

由于老K茹梦起早贪黑的去上网，老大老锯整天的去上课，宿舍里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百无聊赖，撅着屁股钩出床底的吉他，上面盖着的厚厚尘土和一条大蜘蛛网顿时让我雅兴全无，于是一脚又把它踢了回去。

我想放盘磁带可是一盘想听的都找不到。我打开电脑放了盘叫《东邪西毒》的武打片，等了十多分钟还是不开打，张国荣打扮得像个农民企业家在那没完没了的谈感想。我失去耐性开始快进，一闪一闪的画面陆续出现若干著名港台老奶油脸，顷刻到了结尾，我停止快进“以观后效”，画外音响起告诉说张国荣深爱着一个人，那就是他嫂子。我彻底绝望挥拳关机，哎，我靠！人世间最无聊的事莫过于此。我

看了两遍杨红的来信，对着傻笑了会儿又觉得怅然所失。我在屋里走廊来回踱步浑身躁热摩拳擦掌咬牙切齿的体会到了热锅上的蚂蚁指的是个什么精神状态。最后，我决定看小说！把大一看过的那几本催人上进的小说再看一遍！

事实上这中间我还去了次隔壁屋找大锯，他不在，一张小不点的照片不知谁给镶了黑框摆在书桌上，桌旁小不点的书柜里的书还整齐的摆在那儿，我拿出本看了看封皮，上面写的购书日期正好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原以为能催我上进的那几本小说，我花了一天半就看完了。我没有任何感觉。我开始怀疑。我找来日记。

其实那就是几本名人传记，都是些二战时的将领统帅，但它们在大一时确实完全占据了我的心身，我那时天天发誓要像书里的主人公那样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干一番大事，甚至时不时还要搞次野人三项（凉水澡俯卧撑三千米）以磨练自己的意志，日记里满满的都是些对自己的种种不满和鞭策自己卧薪尝胆的豪言壮语以及在那种亢奋状态下立下的远大志向和宏伟目标，结尾处无一例外的是一句斗志激扬的上进口号。

大一的日记现在看起来，活像一本炮轰自己的大字报！

我不认为是自己玩物丧志颓废堕落了，我更愿意相信的是大一时的我过于单纯被那几本破书给骗了！杨红在电话中也同意我的看法，她说大一时她都不敢多见我，觉得这人怎么跟高中完全不一样了，还有了暴力倾向，好像跟谁有血海深仇似的。她还说我现在看上去很成熟很好，这却让我觉得有点过了，说没堕落正好，说很成熟我还是有点心慌。

或多或少我还是有点辜负了大一时对自己的期望，该死的大学生活看来确实有点让人消磨意志。

那天的下午我决定参加学校的篮球比赛以找回大一时的血性方刚和骠悍体魄。。

那天的中午宿舍来了个小师妹问我是否愿意参加系篮球队，我一脸正气的答应说考虑考虑。考虑到下午满脑子都已经是那个可爱的小师妹，那个水晶般爽朗明亮的可爱动人小师妹，天哪！

“你是不是应该赔给我点钱哪？！”晚上，我跟舍友一起提审那个给了我一棒子的小师弟。

“师兄，我真不是故意的。”小师弟哭丧着脸。

“对，我知道，你要是故意的就活不到现在了。”

“那……得赔多少啊，师兄？”

“你有多少啊？”我斜着眼睛装蛮横。

“开学从家带了三千，现在估计只剩一半了。”

“那你全拿来吧！”宿舍的人被我的阴阳怪气和紧张兮兮的小师弟给逗得哄笑一片，小师弟也讨好的跟着挤出两声干笑。

“别紧张，我逗你玩的，你那棒子一下打醒了我，我应该感谢你啊！”我递给他一支烟。

我的一句话让小师弟刚才脸上的不安和委屈霎时转为无限欣慰，激动的抖抖嗖嗖帮忙给我递火，“就知道师兄是逗我！”

“叫你来是想问你点事”

“师兄，什么事，你说吧！”小师弟脸上霎时一副随时赴汤蹈火的高姿态。

“你们级是不是有个女孩，长的挺纯挺可爱的，在学生会体育部负责管个篮球比赛什么的。”

“你说的是方凌吧，是不是眼睛大大的，一笑有俩小酒窝。”小师弟面带喜色。

“对！就是她！你跟她认识吗？”

“认识！她是我女朋友！”

“收到！、#%&@*-&-*.....¥！”后来大锯告诉我说当时我一脸痛苦的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18) ...

(18)

随后的系际杯篮球赛让人心酸，方凌总是和男朋友手拉手的在场边为我们助威，我强打着精神率领全队连输了一场，第五场时我们终于红了眼，因为对手是表演艺术系！这帮整天就会臭美的小白脸子在学校里不是一般的招人恨，整天都能见到这帮恬不知耻的家伙假借跟艺术沾边解放了天性的名义跟些漂亮女孩在校园里纵情的打情骂俏嬉戏取闹，那副肆无忌惮的嘴脸仿佛这学校就他们年轻就他们不羁就他们奔放，把我们这些高考过线聪明过人的正经孩子全都晒在一边傻逼似的感觉自己白活了。

为了证明我们更青春飞扬，我们决定要在球场把他们打趴！

那天艺术系的女生全都打扮的花枝招展骚劲十足的来到场边组成啦啦队为男生加油喝彩。

回头看了看自己系的“面黄枯瘦”啦啦队，我们顿时眼冒金星火冒三丈浑身往外冒热气，又发了遍狠誓一定要把他们打残！

没想到他们的球竟然打得还不错，个个速度奇快能突能分体力充沛能跑能跳全队也配合默契战术合理而且还手风颇顺的士气如虹。我们队在我的带领下跟着人家瞎跑了几十分钟后再一次被痛宰，最后气喘吁吁的在场边眼睁睁的看着艺术系的男生女生旁若无人的搂抱在一起欢舞雀跃时，我想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也想我要是他们中的一员就好了。。

我想我那晚睡觉要是有用手的话，想的一定不会是杨红了！

自从方凌来过之后，我们屋阴阳失调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茹梦老K也陆续开胡！间或的从网上“当”下来一些女网友回屋让大伙跟着尝腥儿开荤。

那天一起来了俩，两个姑娘长的活像一对反义词，黑白无常的样子各自坐于床端，我到的时候宿舍里早已人头攒动，可场面异常尴尬，老K接二连三的讲那些讲过800遍的老段子以营造气氛，可是只要他一停嘴，就立即冷场。我那不争气的舍友们全都一脸麻木的呆坐着活像是在开老K的追悼会，我决定帮帮老K。

“你好，我是包静！”我从人群中挺身而出，毛遂自荐。

“你好，我叫赵莉莉！”看来这个长得像个科学家似的赵莉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痛恨自己的幽默不被重视！我决定一针见血！

“那是我们屋老大。”我指着指大锯，告诉另外一个长的像三陪的：“他是包皮！”

全屋只有我和赵莉莉没笑，我笑不出来是因为我估计科学家赵莉莉还是不明所以，我终于体会到了周星驰的那种不笑的无奈。

老K还是饥不择食的跟科学家赵莉莉好了起来，貌不惊人不苟言笑的莉莉虽不是真的科学家，但也差不了多少，是位女博士，老K从小学开始就喜欢骚扰一些大他不少的女生，也没少因此挨扁，这次竟然找到个成熟稳重并且还算端庄的女博士，看来这次肯定可以把血重新加满了，另一个长的像三陪的也没被闲置，竟让茹梦给承包到户了！

网络确实让人疯狂！

(19) ...

(19)

舍友们一半去了约会，只剩我和老大相依为命的等着天黑，我不甘心虚度时光的作了个随即让我后悔终生的提议：“老大，我教你弹吉他吧！”，话音未落只见刚才还靠在床头假寐的老大突然一个鲤鱼打挺翻腾起身，弓箭步上前撅起屁股钩出床下吉他，一把抹去上面的尘土和大蜘蛛网，送到我面前“小楼！我早就想学了！”

随后的事情让我和他都饱受折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向他解释明白弹吉他和弹棉花的区别后，我就已经累的不省人事：“你还是跟大锯学二胡吧，你民族底蕴太重，西洋乐器不适合你。”，老大感激的冲我点点头，用满是老茧的大粗手抚摸锄头似的抚摸着怀里的吉他。

唯一可以冲淡一点儿我对杨红的思念的就是那个水晶般健康迷人的小师妹方凌。

她并没有因为球队的糟糕表现跟我疏远，相反却对我不怕输的劲头大加赞赏并开始有意无意的给了我一些心跳的机会。晚上选修的音乐鉴赏课上总是大大方方的坐在我的旁边，跟我说些在体育部工作的烦恼，白天也隔三差五的假装路过似的进我宿舍看看并不厌其烦的让我给她弹首歌，当然老夫我也不是傻子，于是每次也花言巧语欲擒故纵的跟她许诺这次不行下次一定，为了确保下次见面的理由更充分，可爱的小方凌每次走时甚至还问我借些小说和磁带。

她的小把戏甚至连貌似忠厚的老大都未能骗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满脸带笑走过来问我：“小楼，梅开二度啊？”，“梅开二度算什么，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就等着看梅花三弄吧！”

对于方凌随后的频频示意和主动热情的进攻态势，我持“不抵抗”态度与之默默周旋。下课后我们多会在校园里散步，伴着春暖花开时林子里的清香空气聊些各自班里的趣事和身边的朋友，对于小师弟和杨红我们都尽力回避，偶尔话题到了那儿，也只是举重若轻不痛不痒的交待些边角料儿凑事儿。

这春天既然来了，人也就真得有股春劲儿。

方凌所带来的那份新鲜悸动的心情和那份不言而喻的吸引让我找到了我盼望已久的那种身心愉悦，更使我高兴的是它使我能暂时从对杨红的思念中缓解出来感受点儿柔情蜜意以致手淫次数大为减少，这让我感觉自己浑身上下由里向外的透着一股新鲜，像个春天的孩子从头到脚焕然一新。

简单说，健康的他妈一腿！

我们甚至还单独去市体育馆看了场篮球赛，球赛下半场一开球，小方凌就倦了似的把头靠在了我肩上。回校的路上我问她谁赢了比赛，她故意撒娇的说她也不知道并趁机拉住我的手并

朝我眨了眨眼睛，“坏了！”我心中暗叫。回到宿舍，果然坏了，老大说杨红晚上来了好几个电话找我。一阵心惊肉跳的后怕后，我决定悬崖勒马到此为止！

(20) ...

(20)

抱着痛改前非的态度我连夜修书一封给杨红把和方凌的事全盘供出，并指明除了今晚的“头靠肩”事件其余皆是最正常不过的同学交往和男女友情，因此恳请小红法官在定罪量刑时，酌情给予从轻或减轻处罚。最后结尾时我还突发灵感的填上了两句古诗词以表决心：“有道是，小女子落花有意，怎奈我流水无情！”用舌头缄信时我不禁又心头悸悸：应该是“怎奈我已有妻室！”才对！

“人家杨红在那边那么多人追都能洁身自爱，你难道就这么不堪一击吗！”晚上睡觉时我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点心理平衡。

第二天杨红来的电话几乎让我抢地而死：她暑假回不来了，全系师生都要去云南写生三个月，而且决不允许家属跟随！

“那你不过来我怎么办哪？”“我也不知道，反正你也别太苦了自个儿。”

我还是以消极的姿态结束了我和方凌那段颇为温馨的交往，把小说和磁带还给我后，她也重整旗鼓若无其事的回到小师弟身边不再路过我的宿舍。

我为自己再度完成一次道德升华而欣慰，也为自己的即将的“漫漫暑期其修远兮”而发愁。

自从跟了女博士，老K的英语就好像突然平白无故增加了二十年功力，六级考了70多分不说，口语课上也基本成了他和加州老炮儿老查克的脱口秀，俩人在课上经常就某个问题突然用极快的语速来上两句然后就全然不顾他人感受的哈哈大笑。为了不至于太傻，我每次上口语课时都让自己自始至终都保持着神父般洞悉一些的微笑。

老K甚至还勇夺了学校的英语演讲赛的第二名，但更叫人疯狂的却是大锯在那次演讲比赛中的表现，他完全让在场的那些神气十足的外教们领略了“东北英语”的风采，后来听说他的演讲内容就是讲：中国人讲英语好，也应该讲，但是一定不能丢掉中国话的传统味道，并用大量例证阐明这事关一个民族的自尊。那天的演讲比赛中，大锯是唯一的一个脱稿上台的，但也是唯一的一个多次卡壳的选手，有两次在台上足足愣了半分钟也想不起来稿，从而满脸通红的不发一言，全场静悄悄的等待，睡着的同学都惊醒过来，都以为比赛结束了，后来台下自发的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叫好的嘘声，大锯仍然面不改色：“it's no end, it's no end yet！”

老天有眼，终于让我今晚没有白来，听懂了两句！演讲中大锯还无数次说到“放一个脏盆儿”这么个英语单词让我困惑了好久，第二天跟老大一起并肩蹲茅坑时他告诉我：其实那就是“for example”！

相比老K，茹梦虽然也早出晚归，但出息不大，学习不见好身体反倒越来越残，我们问他是否失身了，一开始他还想矢口否认，一番刑讯逼供后才投降招供，从头到尾交待了一遍作案经过后未了还来了句“她太喜欢‘罗马式’了，我有点受不了了！”话一说完，老K一个眼神我们几个立马会意，全都心照不宣的默契一言不发。足足得有一分多钟，老大终于憋不住了：“哎，那什么叫‘罗马式’啊？”

在快到期末的时候，又传来一条可靠消息：大锯随着二胡技艺的提高当上了校民乐团的首席二胡手并终于利用职务之便锯上了一个校民乐团里练古筝的小师妹，三围据说十分可观。

(21) ...

(21)

“就咱俩与爱情无关了”周末晚上我和老大拎着书本在教学楼里逛了一圈也没有找到想学习的感觉，于是又回到宿舍面面相觑。

“你怎么无关了，不是梅花三弄吗？”老大眨着眼睛气我。

“不行啦，估计只能弄弄你了！”我走过去掐着他脖子，“老大，我有点想杨红想得受不了啦！”

“那怎么办？”老大吐舌头。

“你替我想会儿吧！我去买点酒。”

“搞酒啊？”

“不搞酒，搞你啊？”

“搞就搞！”

我们宿舍楼顶的天台是个喝酒的好去处，天气一转暖，好事之徒们便开始三五成群的带些酒肉聚于天台，伴着浩浩明月伴着缕缕清风，对酒当歌一顿猛喝，大有些先人骚客的风范。

搞酒的理由也是千出百怪，有失恋失身借酒消愁的，有比赛获奖以酒铭志的，有庆祝生日凭酒作乐的，有送别朋友持酒饯行的。赶上旺季的时候天台上黑压压人影一片，酒瓶撞击彻夜不休，骂骂社会腐败叹叹兄弟情深，平日饱受压抑的大学生借着酒劲多少也都会例行公事般的撒野无赖一番，有手舞足蹈大哭大闹的，也有快活的满地打滚欲仙欲死要成佛升天的。要是赶上了世界杯，我们的天台肯定就成了分赛场，大伙都披星戴月的把席子被子全部抱上来，架上电视，置好酒席，通宵达旦的跟着主办国一起忙活。

上次我们屋来天台撒欢还是去年的这时候，那次老大的扶贫助学款刚刚到手就让我们划出一半买了酒肉，把老大心疼的直喊娘，被我们一轮猛灌后才忘却了痛楚，最后还两眼发直的表了决心：“有你们这帮朋友，我真的……不说啥了。”

今年舍友们都不曾提议来天台，其实也不是没想过，只是大家心里还都有个疙瘩：“小不点”那天就是从这儿走的。

“我操！今晚的星星这么多！”天台居然没有人，我和老大也抱来了铺盖卷儿准备大干一场“真有点像农村啊！”老大也畅快的大口吸气一顿忙乎，很快酒菜摆好，清风习习，繁星满天，两人席地而坐，擅于操心的老大还特意拿来了垃圾桶以防呕吐。

“啥也不说了，来！走一个吧！”我端起酒杯朝老大一比划，先干了一杯。

“咱慢点，白酒喝急了伤人。”说罢他也仰脖陪着干了。

“小不点！”我突然朝着天上大喊：“你也走一个！啊！”

“小楼，咱不提他了……”

“啥不提了！”我突然无缘无故朝着老大来了火，眼圈也刷的一下红了，“你们谁了解他呀？啥就不提了！”

老大并未做声，可我的眼泪还是哗的流了出来。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半晌，才控制住自己。“老大，你不知道，这小子最喜欢天文了！这些星星他都知道叫什么。”

“别难过了，小楼，人都走了。”

“我没难过！”我使劲抹了抹眼泪给老大加酒，“真的，你信不信这小子在天上看咱们哪？不定那颗星就是他！”

“我信！”老大端着酒杯看了看天，也哽咽起来，“我能不信吗？”

“不是说我跟他关系好，真的，他这人有时候确实挺偏激爱得罪个人什么的，可是……”我努力控制自己但毫无作用，“他那么帮我，我他妈连给人家道个谦都没道！我能不心愧吗……”

“哎，别难过了，小楼，现在他肯定知道了。”老大的好言相劝更使我悲痛欲绝，伤心往事全堆了上来。。

“我还特意给他洗了几张好照片……他都没看见！”

“小楼，现在他肯定都知道了。能不知道吗。”老大不停的安慰终于让我恢复过来，朝天望了一会儿才心情平静，感觉到自己有点失态，起身添酒。“得！不提他了！”我端杯朝老大敬酒“来，老大，大学三年咱们宿舍都是你一个人打扫，哥们心里都明镜的，来，走一个！”我一仰脖干了，可老大没跟，直勾勾的看我。

“小楼，说这没意思了，你们请我又吃又喝多少次，要过我钱吗，我心里不知道吗？”

“你知道个屁！”我逼着他把酒干掉，“我和杨红把你床都搞塌过，你知道吗？”

老大终于被我逗的露出笑容，露出了他那个一听到“带色儿话”所特有的笑容。

“老大，你大学这几年也挺不痛快的吧？”

“我们农村来的，反正也无所谓，不过你们几个确实对我不错，没让我觉得矮半头那样似的！”

“那是啊，我们对你那是多‘敬老’啊！来，整一个！”几杯酒下肚，又吃了不少菜，已经有点儿微醺，我大着舌头夸了半天老大怎么怎么照顾我们这帮小的，吃多大亏都从不跟我们来脾气。没多久，不知怎地，老大却开始眼眶湿润的瞪着我了。

“小楼，你记住，千万不能欺负农村来的孩子，他们一到城里不用别人说自己就都矮半头了！”老大端着酒杯哽咽，“农村孩子都实在……可不能再欺负他们啊！”

“我知道了，老大，知道了。”我连忙规劝。

“农村孩子苦，你不知道啊，小楼。真在学校里一个学期都不敢吃菜的……真不敢吃啊！你知道吗？”说着老大把手死死的按在了嘴上努力憋住自己的哭声，肩膀激动得剧烈抖动，泪珠大颗大颗的从眼眶里往下掉。我急忙上前扶住他，这回轮到我为他安慰泣不成声的老大了。

“我知道了，老大，咱别伤心了。再说咱不是吃上菜了吗？还勾搭了个炊姐”

“啥勾搭炊姐，那都是给逼出来的招你知不知道？”老大给我气的又哭又笑。

“不管逼不逼，反正是勾搭了！”

“你不懂啊，小楼，农村孩子的不容易，你是不会懂的。”

老大终于也平静下来，瞪着酒菜发呆，我于是又倒上了酒：“农村孩子也有好的，你看你们的童年多牛逼呀，七八岁就开始玩结婚了！”

老大一脸泪痕的傻乐了几声：“那倒也是，整天野地里跑着，比你们好玩多了。”

“来，干完这杯你再给我讲点乐子，我那个傻逼童年可没你们那么多乐子。”

“都讲这么多遍了，还没听够啊！”老大干了口酒，笑意盎然的问我。

“没听够！真的！来，再讲一遍你们怎么把棍子捅到驴屁股里，让它疼的跑得比马还快！再讲一遍那次抓蛇也行，来！”

“不讲了，都讲过了。”

“来吧，老大，让我再感受一下。我们小时候太惨了！没这些好东西。”

“行，那我给讲个别的吧，给你讲讲我们那年高考。不行！你得先干一杯。”

我飞快的干了一杯，撂下酒杯，硬梗着脖子像准备好挨砍的猪一样的傻等着。

老大也抿了一口酒，醉眼惺惺看了看我又呆呆的看了会儿远处。

“我考上学那年，我们村的雨水比往年都多，家里的庄稼一宿全被涝了，全家都愁的没法的，我们家老头还不让告诉我，你说屁大个地方我能不知道吗。给我难受的就心想这次要是还考不上就干脆死了得了，就这么样挺了半年，好不容易挺到了高考的前一天，都过半夜了，村里突然一片鬼哭狼嚎说快跑啊，发大水了。老父亲抓了几个馒头带着我们起身就跑，跟着人群刚上了村山头子，村里的房子就全给冲塌了，不大一会儿，路就给冲没了，整个村子一片汪洋！我当时就蹲在地上哭了，心想完了，准考证什么都没带出来，没法赶去乡里考试了，这回就一辈子就当农民吧，村里还有二个高考生也全都急哭了就这样，一直困到天亮，看到了有两艘船划过来，大家都以为是来救援的就都跑过去看，后来就看见船上的人老远老远就冲我们喊‘有没有高考生，有没有高考生？’哎呀！那家伙！全村的男女老少全都炸了锅的高兴啊！全都帮我们一起使劲的喊‘有！有！’上船时，村里人还把带出来的几个鸡蛋和干粮全塞给了我们。船开出去老远，那些家都没了的乡亲们都还在山头上望我们。我那年就是这么去考的试，村里那年也就考了我一个！”

老大的激动不已的叙述把我再次搅和的热泪盈眶，酒也全给带醒了，半天才镇定下来，老大也慢慢缓过神来。

“你们那儿老师还是不行吧？带高三带不了吧。”我问。

“农村哪有什么正经老师啊，顶多是些中专生，还经常说跑就跑了，现在好像连一个英语老师都没有！”

“那你也是应该回去教两年了”

“那是肯定的，反正我是这么想的，我必须得先给我们村带出两个大学生来再去干别的。”

“好，我要是找不着工作，我也跟你去干一年。积点德，好来世超生！”

“别扯了，老哥我还不知道你。”老大哈哈大笑的拍我：“真的，你别以为我不敢！”

那晚睡觉时我无缘无故醒了好几次。看看天上的星星，我想肯定是小不点在故意捣乱。天蒙蒙亮的时候，我终于睡稳并开始梦见自己在淋浴洗澡。洗着洗着突然就被老大拽醒：“小楼，小楼，快跑！下雨了！”

(22)

关于随后那个暑假的记忆，就像那个发廊一样不堪回首。

我坚持了一个月，每天睡十二个小时，其余时间用来吃喝拉撒听音乐看电视和等杨红的电

话，苦不堪言。

那天晚上家里停电，我决定出去走走，我去了最繁华的一条街，一个人晃了三个小时自己吃了个麦当劳又买了件夏天最流行的背心送给自己，穿上它我又穿过了无数条街，逛了无数家店，打量了无数个美女。我假装甚至骗自己是在欣赏她们的妆容打扮，可我喜欢这些女人头上的霓虹灯就像喜欢这些女人的身体，它们一起妩媚的冲我炫耀闪烁。所有的女人今晚好像都有着个没有区别的身体，她们暴露她们扭曲她们晃动她们沸腾她们目空一切她们若隐若现她们妖娆蛊惑她们一言不发。她们统一的故意的朝我放荡着那种腐朽但是迷人的美丽。

我成了一头困兽，我神魂颠倒的走着，我做出的反应如此强烈，我不得不把手插在裤兜里，我掩饰和安慰着自己的欲望和能量，可它们远远超乎了我对自己的压抑能力，渐渐的，渐渐的.....和了欲望的血从全身突然一起喷发涌上了头，什么音乐艺术电视节目.....什么爱情故事美国大片.....什么家庭温暖大学文化，这一切都他妈虚伪的再也控制不住我的疯狂，再美好的情感现在都不好使！再忠贞的信念此刻都与我无关！除了眼中的欲望这周围的一切都他妈像是装的！我歇斯底里的彻底放任自己甩掉了它们，现在只剩最后的问题一个！就是我需要立刻得到我想要的！！！！

我不顾一切的冲进了那家满屋腥红色的发廊。

真不知道这算不算对杨红无法回来的报复。

我老练而镇定的砍价挑人。七拐八拐到了地方，屋里空空荡荡就一个脏兮兮的垫子。她把衣服刚脱了一半我就迫不及待的扑了上去。那个女人应该年纪不小可她还是没有提供我我需要的那种安慰的做法，尽管在她主动给我带东西的时候我以为会有。

她以一种非常不雅的姿势一屁股坐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后悔为什么选了她。我丝毫未予把持便结束了这场没有语言且毫无意义的身体碰撞。我穿裤子时就开始感到羞愧，掏钱的时候发展到恶心，最后全换成了恐慌，因为我才发现钱包里的钱不够了。

第二天我骑车满头大汗的找到那个发廊那个女人狼狈不堪的赎回身份证，回家路上我丢了魂似的浑身发软，到了家门口我突然决定回学校，找了那棵树后我坐在地上，为自己辜负了杨红而伤心绝望的哭了一会儿，不多久又好像觉得对着颗老树很没意思，于是骑车回家，一路上安慰自己这应该算不上背叛杨红。

整个暑假杨红的电话也没来几个而且总是说不了几句，她说她们总是要不停的到一些穷野地方写生采风，条件很恶劣，电话也不方便，以后有时间再跟我细说。我说没关系你好好画也好好感受一下大自然。她还问我想不想要什么东西，我说我就要你！

每次我都想告诉杨红我干了什么，可话到嘴边不知是心疼她还是怎样，立刻没了那份勇气。

一个夏天我就这样苦捱时日，心怀愧疚，可不免又觉得委屈。

(23) ...

(23)

我竟然怀着期盼万分的心情回到学校，又看到众多老狗的亲切面孔让我欣喜若狂，我终于熬过了这个破烂暑假。

新学期，新舍友！

首当其冲又是老K，这厮充分利用了女朋友赵博士的壳资源，成功混入一家名气不小的网站当上了市场部的小头目，开学那天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拎个皮箱进了宿舍，让大家目瞪口呆了好一阵还都以为这小子干了人寿，腰里还别了一个手机铃声响的足可以唤醒一头大象，在宿舍没呆几分钟就火烧屁股的跑掉后大家纷纷感叹这厮的确是道德败坏品质恶劣的无药可救了。

老大这次也留长了头发，换掉了他那祖宗三代都没变过的庄稼头，看上去风骚动人年轻不少，原因暑假在家里别人给介绍了个对象，长的据说在她们村空前绝后二百年内无出其右者，并且还是个中专生，大伙逼问老大有没有动人家，他先是避重就轻说些他们村里他同龄人都怎么怎么当爹当爷了，直到大伙怒不可抑的举起板凳他才美滋滋的交待说没怎么地，就摸了摸，大家于是纷纷感叹大学生活真是害人不浅，连一向勤劳简朴的老大都学会了摧残妇女。

审完老大审大锯，这个畜生倒是痛快，还没等大伙进入状态，一句“干了！”完事儿，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苍白结局大伙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搞得很是失望扫兴懊恼不已。末了一看无

人言语，他倒自己做了补充：“照着教学片来的，绝对科学正确！”

除了我闪烁其辞的不肯交底，宿舍里只剩下瘦骨嶙峋的茹梦瞪着两个大黑眼圈非洲难民似的立在旁边直晃悠，大伙一看都这样了估计大锯放个屁就能把他崩倒，于是也就没再理他。

(24) ...

(24)

因为这是最后的一个学年，学校开的课也已经不多了，除了茹梦因十几门重修忙的屁滚尿流，其他人等都开始养精蓄锐着手英语最后的过级冲刺和毕业论文户口工作等大小烦事。

开学没多久，老K已经在那家公司干得红红火火，手下管了几个喽罗并策划运作了几次市场推广活动成绩斐然，这倒也没出乎大家的意料，像老K这种脑袋削尖无所畏惧啥话都敢说啥屁都敢放的主儿，在这年头是早晚都能混出来的，但值得表扬的是这老狗虽然自己过上了好日子但还没忘了我们这帮兄弟，时不时把公司的一些大事小活交给我们去干，报酬还相当不错。

疯狂的大包干就这样开始，活儿其实很简单无非是些推销调查之类，大家伙每天清早起来就穿戴印着某某公司标记的衣帽，骑上车带着一些纪念品到商场调查取证一番各种商品的销售情况，碰到年轻好看的姑娘还要上前送份问卷佯装其事的问来问去，一轮下来大家都觉得收益颇丰，既体验社会有看了姑娘还挣了银子，唯一倒霉的就是大锯，鸟人可能是为了想多买几部教学片而拼命揽活，一天跑了上百家商铺，终于在一天夜里被袭。袭击他的是一个看小店的老太太，老太太看大锯一脸凶相不怀好意的问这问那又当时正值自己在家，于是便果敢的抄起二节一号大电池朝正在抄记电话号码的大锯砸去。大锯愣了好半天才意识到自己已被袭击，看着言语不通的老太太满肚子委屈的捂着脑袋撤退，回来告诉我们：小心老太太！

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这话一点不假，没干多久我们就摸清了业务套路并走向腐败。我们经分析认为我们做的唯一有价值的就是调查表上的那些数字，到时公司要汇总统计进电脑上网站，至于上街上门派问卷送礼品纯属为那公司做人体广告，确定了我们的调查表是由老K复查验审后，我们决定不再牺牲色相。

那是我有生以来挣的最愉快的一笔钱。每天三五知己相聚一起，一边吃着喝着聊着一边往表里瞎填些数字，时不时也争论番那种商品应该更多那种商品应该更贵并摆出自己的生活经验加以证实。未了一天工作结束，大家便一起瓜分些纪念品小礼物，然后做鸟兽散。

那一阵我们几个都因手头小东西颇丰而成了班里的红人，钱虽说挣了不少，可有一点还是让我们颇为放心不下，真不知道国家每年财政预算颁布的那么多数字那么多指标是不是也是这么得出来的。真是位卑未敢忘国忧，赤子之心，此情可鉴！

(25) ...

(25)

这网络公司也怪，活像一阵流感，来的也快是走的也快，我们这边的小礼品正送的热火朝天还没咋地，它就先沉了。老K也穿着朴素神色怏然的搬回到宿舍住并自觉的把手机的铃声调小，大家忐忑不安的向他打听了一下，确认公司倒闭与我们的卑鄙行径无关后便心安理得的开始批判网络的泡沫经济，庆幸没去瞎卖力气。

“咋地了，哥们，干塌了膀子了？”刚在网络泡沫经济里捞了一笔的大锯春风得意的来到我们屋打量萎靡不振的老K，老K还是默默无语的呆坐着，看都不看大锯一眼。

“走，晚上哥哥带你去‘推油’吧！”大锯的滑稽的语调和表情把大伙都逗笑了，老K强忍了忍还是“噗哧”微微一笑，“挣俩糟钱，看把你美的！”

“赶紧买点儿教学片，推你们家老古筝去！”大伙你一嘴我一嘴的涮大锯，而他却越发恬不知耻“这懂音乐的女孩真不好伺候，一那个，就得可她来，必须得按照她定的节奏动，说小快板就小快板，慢一点也不行。从早忙到晚，也不让换个姿势！”

茹梦一脸的过那种来人的不屑表情轻蔑看了大锯一眼：“是不是只让你用‘屁眼朝天式’啊？”

“以后哥们我一定得找个会跳舞的，在床上说劈叉就劈叉的那种！”

“也不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属性，真把自己当‘替儿’了！”

“哎！我听说城郊那边有个村子里特便宜，全村都是干这个的。”大锯手舞足蹈的跟大家比划，“真的！听说，十块钱一把，带盒饭的！”

“靠！那能有会跳舞的吗？”

那天发了笔小财的舍友们都兴高采烈吐沫横飞的讲些下流话，连一向要等太阳下山才肯讲的老大也跟着说了不少，只有老K一反常态的闷闷不乐，于是大家又纷纷拿他和女博士开涮，埋汰的说：“人家高学历的行事时肯定都得带着博士帽，弄不好手里还得攥个证书什么的。”最后老K实在忍无可忍发出一句气壮山河的怒吼：“别吵了！她逼我年底结婚哪！”全体老狗立刻没电瞪目结舌哑口无言，这对一脸青春烂痘的老K来说，也确实有点太残忍了！

(26) ...

(26)

是买个手机，还是去看杨红？

跟杨红通完电话我决定去看杨红，电话里杨红好像情绪不太稳定没几句就跟我拌了嘴，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肯讲，说去看她也不高兴，告诉我别去好好在家呆着陪陪家人别四处瞎跑，可我还是决定去给她一个惊喜。

由于心怀愧疚，这学期只是打了几个电话，都还没给杨红写信。

“你有痔疮啊？”我去大锯屋求他晚上陪我一起洗照片时问他。

“没有啊！”“那这是什么呀？”我拿起他床上的一盒肛泰大锯支支吾吾。

“十男九痔！你怕屁呀！”

可没想到的是大锯的虚头八脑还不止如此，半夜洗照片时我才发现了个更狠的。

“你有朋友做过那个手术吗？”大锯一边帮我换水一边问我。

“什么手术？”我正在看温度计上的刻度值。

“割包皮。”

“你要做啊？”

“我做什么，有个朋友要做。”

“谁呀，我认不认识？”

“你不认识，民乐团的。”我缓缓放下手里的温度计正义凛然的看着大锯，大锯这学期整天跟我们一起填表骗钱根本没有去民乐团排练。

大锯跟我哼哼两声，不得不在我无坚不摧的目光中放弃，“行，就算是我，我就是问问。”

由于开着安全灯，我也看不清他脸红得到了什么程度，但那诚惶诚恐的腔调还是把我乐的蹲在了地上，半晌才回过味儿来，起身怒喝：“你不是都干了吗，还割个鸟啊？”

“干个屁了干，腰以下人家碰都不让碰。”大锯慷慨陈辞的跟我痛述冤史，“人家爸爸都交待了，大学期间敢干这个，那就终止父女关系，你说你让我咋办，硬上啊？那我还是人吗？再说，教学片上也说了，我这样包皮过长的不能干！”

为了照顾大锯平日里一贯的男子汉气概，我强忍住没有当众揭发，并答应陪他去动手术，大锯感激得发誓为我做牛做马。

(27) ...

(27)

那天下午，大锯以一种极为滑稽古怪的姿势两腿向外撇着老鸭子般一步步小心翼翼的朝我挪过来的时候，我身边的一群休息乘凉的民工的其中一个好事的喊了句四川土话，大意好像是：看啊，又一个被割了鸡巴的！

我笑得那么开心确实有点对不住刚刚挨了刀的好哥们。

那帮该死的民工肯定是天天都在那守着看，要不也不会那么明白，笑那么开心。

由于大锯并非包皮过长，而是严重包茎！所以其后的疼痛远远beyond了我们的预想，大锯整整三天都像一个被翻过来的乌龟壳子四仰八叉全身赤裸的仰卧在床上邱少云似的一动不动看着头上的天花板，因为丝毫接触都会带来撕心裂肺的疼痛，所以连小薄毛巾被也不得不用捡来的小木棍给支成了帐篷状。

我用外交部发言人的凝重语气肯定负责的向大家做了交待：大锯同学因急性阑尾炎刚刚挨

了刀，请不要打扰！

古筝小师妹第二天突然杀到说一定要看看大锯的伤口愈合情况，我对其进行了严厉斥责“破伤风！懂不懂！”

大锯事后自己交待：“儿唬你！小楼！整整两个礼拜一点儿不敢想女的。真的，度日如年啊！”看看我反应不大他又忍不住自己补充：“有一天晚上还是让尿给憋大了。操他妈！疼的我死的心都有了！”

“经历一下这种与众不同的疼痛对你成才才有好处！”我安慰大锯道、

大锯的秘密是我有生以来替别人保守的最长的一个秘密，直到他毕业消失，去了深圳。

随着大锯要害的痊愈，我也开始了着手准备自己的旅程，洗好了一些大照片和袜子衣裤，配了幅隐形眼镜，也定好了火车票。尽管小心翼翼，我诡秘的行踪动向还是被我那个工作不突出学习不突出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爸爸给识破，一番劝阻无效，于是亡羊补牢的嘱咐妈妈扔来几张车票，临出门妈妈又计划外的从自己的小金库中提出另外二张，地下工作者般偷偷给我，搞得我又紧张又温暖。

由于临走前给杨红买了双价值不菲的跑鞋，我不得不扛上半箱方便面上路。

(28) ...

(28)

如果你有个狗一样的好鼻子，你肯定能在那辆火车上问到几百种不同的臭味儿。

我对面是个一看就是个常年累月乘坐火车的油子，这伙计一上车就表现出了对车上恶劣环境的极度适应。左手抠着肮脏大脚右手往嘴里不断的输送油腻的肉食和啤酒，一边铿锵有力的咀嚼一边不失时机的与身边的每个人交谈上几句，每拿出一样油汪汪的肉食菜肴还要向我们友好的比划一圈，轮到我时，我也像其它人一样满脸堆笑的摆摆手，甚至还说句“谢谢！”

过道上或多或少的还有些没座的乘客，有的站着聚精会神的看着别人打牌，有的靠着椅背拼命的吸烟耗时间，有的被烟熏的昏昏欲睡干脆坐在了地上，乘务员推着那架堆买垃圾食品的车子披荆斩棘一般的来回穿梭不止，地上横七竖八困倦不堪的人们不得不一次次挣扎起身怨声载道的给“坦克”让路，老人们还时不时宿命的感慨“人这一辈子，真是啥罪都得遭啊！”

每次食品车碾过人群经过，我身边的一位老汉总是对车上的一种或几种酒肉菜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他身边的老妇却总是表现出极大的厌恶并用憎恨的眼光狠狠审视老汉，老汉大多都不得不悻悻的放弃自己的主张，但也有时会一副豁出去的架式不顾劝阻的买上一两样以正形象，当然也是挑些最便宜的豆腐干榨菜什么的。

我在学校其实也算是个出了名的邋遢粗俗之徒，可是没想到在这里，还是显得不合时宜的郁郁寡欢和孤芳自赏，让别人一看就像个有点文化的知识分子，这让我真TMD十分尴尬和沮丧，就像那些浪荡街头的妓女竟然被误认成是打扮的过于艳丽的良家妇女一样浑身不自在。

半夜里我正痛不欲生的在有限空间的座位上变换着各种不同的姿势半梦半醒的睡着，车厢内突然想起一片大声的叫喊吵闹，我惊醒着抬头看了看自己的行李，又朝对边望了望，是一群民工打扮的疯狂赌徒在不要命的大喊，周围围着一群小赌棍们红着眼的观战，所有人都用一种土话在喊什么牙死，问了问才明白喊的是“一把押死！一把押死！”

吵闹声持续了没几分钟人群便陆续散去，我抬头望时时剩下个穿着脏兮兮西服的人趴在桌子上号啕大哭。不一会儿，便有乘警“闻讯赶到”带走了西服，对面那个火车油子告诉我这傻逼肯定倒大霉了，钱被骗了不说可能还得被关几天。我这才完全惊醒感到社会险恶，原来刚才那帮猛喊的肯定都是一伙的“托儿”，可我却一点也没看出来。“哪乘警是不是假的？”，我问那个老油子，“他们！他们真的和假的有什么区别吗？”没想到这个很是让人讨厌的火车油子还能说出这样哲理的话。

48个小时原来是这么残酷的一个概念，我在里面死去活来，我甚至都把自己前半生的所作所为作了一遍深刻的检讨总结，可还是剩下了一大半时间无事可干，由于买不到安眠药，我只好把它们统统用来想象见到杨红之后的美妙。

如此龌龊恶劣的环境里都还可以随时随地轻而易举的勃起，足以说明我的风华正茂和想象力之强悍。

在我那件崭新的白色T恤被车里的烟雾彻底熏成暗黄色时，广播员作了报告：乘客们请注意，下一站本车终点站上海马上就要到了。

只有参加过新中国第一次原子弹成功试爆的科学家们才能理解我此刻的心情。
其他人都是白扯，包括后面那次搞氢弹的。

(29) ...

(29)

上海，美得让我立刻忘记了苦难。
洋场十里，夜上浓妆，华灯凄迷，金碧辉煌。
这个柔情万种的上海，这个本性不改的上海。

摸到杨红的学校时，已经是将近十点了，学校小得出乎我的意料，全部学生都蟹居于一个住宿楼里，下面男生上面女生，开门的小女孩一下就猜出了我是谁，热情的把其它人给我作了介绍，所有杨红在信里提过的女孩刚好都在，我一边高兴跟她们打着招呼一边暗暗的把她们与信中的形象对号，哪个是跟小红翻过脸的那个是小红最知心要好的。我还被邀参观了她的床铺书桌，寒假时送给她的围巾整整齐齐的叠成了一个小方块摆在了枕边，这让我立刻很是感觉到了不虚此行的甜蜜味道。

“杨红去哪儿了？”一番寒暄后我直奔正题。

“可能去超市买吃的去了。”

“好像在画室吧！”小姑娘们纷纷七嘴八舌的搭腔，有些脸上还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我和两个女孩去画室看了看里面黑着灯没人，于是只好去超市找她，出了校门我离老远就看见一个人影好像杨红，追上去一看果然没错，我兴高采烈连喊带叫的拦住她的时候，夜色太暗使我没有看清她脸上的表情，可我还是感觉到了她见到我后的惊慌。

“不是说了不让你来吗，有病啊你！”她蛮横无理的语气让我大吃一惊。

“你怎么了？”我手足无措的呆在了那儿，一起的两个女孩也使劲的拽她。

“人家来都来了。”我们一起去学校附近找招待所，两个女孩在前面手挽手的嬉戏闹闹的走，不时的回头找些话跟我说说。杨红却只是提着包默默的跟着，我问好几遍到底怎么了，她只回答说刚刚在外面遇到坏人了心情不好。

找了若干家旅店我都嫌太贵，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还算合适的一家负责办手续的中年老傻逼操着上海腔问我：“她们几个都是陪你的？”

我终于在一所医学院的招待所住下，刚收拾妥当没等说上几句话，杨红就提议说太晚了她们得赶回宿舍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可还是连忙拿出了鞋子，笑嘻嘻的递给她。

“你怎么买个这颜色的，难看死了！”

“难看你别要！”我终于忍无可忍，“我愿意买，你管不着！”

场面霎时僵了起来，同来的两个小姑娘也知趣的跑出去外面等。

“明天早上我来，咱们去订票。”杨红看了我一眼，然后就皱着眉头盯着别处。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我没事儿！”

“没事你怎么这样？我这么老远跑过来，你都……”

“你别逼我行吗！”杨红突然打断我，“一切都等我寒假回去再说，行吗？”

我呆呆的盯了会儿杨红。刚刚修过整齐的短发脸上也显得愈发的白净，炯炯有神的眼睛配上挺挺的小鼻子使她看上去还是那样的俏丽和楚楚动人。

她依然皱着眉头盯着别处，我心里明白凭她的性格现在想问是肯定问不出来什么了。

“那你晚上还回去啊？”

“不回去你让人家怎么说我？”

“这有什么呀？”

“什么有什么！你以为像你呐，家就在跟前说回就回的。”

“是不是有人爱说你闲话？”

“行了，你别问了，我烦！”她起身往外走，“鞋我拿走了，明天早上我再来找你！”我急忙拦住她，想抓紧时间亲热一下。

“她们还在外面等着哪！”杨红奋力的推开我，“明天早上在这等我，你别瞎跑！”说罢头也不回的跑了出去。

我疲惫不堪的躺在床上，挣着眼睛看了好久天花板想来想去想不出个所以然，不久便无奈

糊里糊涂的睡去，这可真不是我在火车上想象了千百次的那个夜晚。

(30) ...
(30)

早上杨红来的时候，又从宿舍带来个贴身“保镖”。我好像突然感觉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似的来了脾气，无论她跟我说什么我要不就是不做声，要不就是带着气儿的呛她。出了住处，我俩一路上都在拌嘴互相都说了些带刺儿的话使得气氛十分紧张，她同屋也不得不找了个借口先走一步。在订票窗口杨红不容反抗的要我订最早一班的回程票，由于我坚持买卧铺我们俩身上的钱都不够，不得不又返回杨红学校拿钱。一路上我都在问杨红到底怎么啦，她只是说她很烦，一切等她寒假回去再说。

“你不用去了，我自己去就行了”拿到钱时我突然来了自尊心。她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我转身就走，没走几步便开始悔恨不已，没想到她真的不跟我去了。

订好了票，我欲哭无泪的绕着周围附近猛逛了一个下午。每见到一个杨红在信里提过的快餐店或者商场我心里都十分难过和愤愤不平。回到住处已是傍晚，杨红来过给我买了盒饭放在桌上，留了纸条说晚上有课不来了，明天早上来带我去逛外滩然后送我走。

我毫无食欲的躺在床上昏睡。也不知睡了多久突然被人吵醒，原来是一个老头行李如山的住进来了，我起身吃了盒饭后看看表已经11点多了，可却已睡意全无，想了半天别无选择，只好又像个流氓似的出去瞎逛。

杨红的寝室已经熄灯了。我孤魂似的站在她们楼下独自发了一阵狠后又想了想她睡觉的样子，不知不觉又好像觉得颇为温馨甜蜜和欣慰。月光下的操场还算明亮，我玩了两下操场上的单双杠，但鸦雀无声的操场一个人也没有还是让我闷的无聊，衣服也有些单薄，尽管做了不少引体向上可还是觉得冷，于是只好哆哆嗦嗦的回去睡觉。路上刚好路过她们的画室，画室里依旧黑着灯，我突然来了感觉，决定去摸摸那儿。。。。。

画室里有人！我急忙从门口退了出来。

虽然里面黑着灯，但门口可以隐约的听到里面有一对情侣在卿卿私语。

还没走远几步，我又像个要偷东西的贼一样兴奋起来，回到门前，把耳朵紧紧的贴在门边，准备偷听一下他们会说些什么。

(31)

不知怎么，我突然觉得，那个女孩的声音怎么，这么像是杨红的！

我进了屋，远远的站下，屋里尽管很暗，但那绝对是杨红，她和一个男生坐在那儿，桌前摆了瓶啤酒和一点吃的，杨红呆住片刻，看清了我，起身朝我走来。

“这是谁呀？”我问了她一句便走了过去。

“你怎么来这儿了？”她想拽住我，却没拽住。

我走到那个男生跟前，还没等看清他的脸，突然一股汹涌莫名的恶火上头，一脚朝他踹了过去，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杨红随即惊惶失措的开始拉扯我。

我伸手去抓桌上酒瓶的时候，那个男生趁势挣脱跑掉，等我拎着瓶子追到门口时，却被已被杨红死死的拽住了。

“你跟他干了吗？”我狠狠问道。

“你说什么？”

“你跟他干了吗！上床了吗！”我暴喝起来。

“没有！”

“是吗？怎么不干哪？你去跟他干哪！我告诉你，男人就是想这个！”

“你说什么哪，你醒醒！给我！”杨红慌忙的夺过我手里的酒瓶。

我转身朝操场走去，突然疯了一样的把身上的冬衣全都撕扯下来，一路扔在地上。杨红一边拾起地上的衣服一边追赶我。

“你真不要我了？”光着膀子的我突然一把搂住了追上来的杨红，抽泣在了她的怀里。

也不知我们拥抱了多久，一阵嘈杂声后，我们的身边已经围来了一群手持器械的学生，纷纷仗人势的嚷嚷：“你她妈放开她！”

“你要是个男的，你就放开她！”

“你们别过来！”杨红一边想欲挣脱一边回头惊慌的喊了起来。

我突然被激怒的放开了杨红，在身后地上捡起了一块砖头，转过身冲过去却又不知道哪个是刚才的那小子，杨红急忙冲过来死死的拦在我身前，不让我过去也不让那帮学生冲上来。

学生的宿舍楼几乎全都亮了灯，杨红宿舍的几个女生也赶了过来，她们一起推着我往门外走，杨红拦在最后挡着那帮不断冲上来的学生。我被推到门外时，“咣！”的一声，杨红关上的学校的大铁门，并挡在了那帮想冲出来的学生的面前。

那道关闭的铁门，把我和杨红彻底的隔开。

(32) ...

(32)

凌晨上了火车后我安置好行李立刻倒头就睡。我被车上的嘈杂声一次次的吵醒可还是在不断线的做着同一个梦。梦里的我躺在一个冲着太阳的大草坡上，手里拿了些零食高兴的吃着。

火车上有个讨厌的老退休一遍一遍的给别人讲他儿子在深圳的奋斗发家史，讲到第三遍的时候终于彻底把我吵醒，我天昏地转的挣扎着起身下地想要吃点东西。

“小伙子！怎么上车一直睡到现在呀？”老退休可算逮住了我。

“我一天一夜没睡了。”我礼貌的笑笑，我的确孱弱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祈求老天他别再问了。

“现在是在做什么的。”

“学生。”

“什么时候毕业？”

“马上。”

“找到工作了吗？”

“没有。”

“准备去哪找工作？”

“深圳！”我愤怒的看了他一眼：“你满意了吧！”，说罢便饭也没吃又爬了回去继续睡觉。

火车轰鸣着哐哐的一路颤悠个不停，我盖着毛毯躺在铺上怎样也无法入睡，于是把脸冲向有隔板的一边，偷偷的哭了一站又一站。

我整整逛了24个小时的上海我不停的搭乘公交车，哪一路哪一班都好，我不管它去哪儿。

昨夜下了一夜的雨，车窗外的一排排老式的建筑和街道被雨水冲洗的十分浮华靓丽，这个褪去胭脂的城市依然不解当年多情的风采。

我到了一座大桥，大的像个怪物令人吃惊，由于下雨游客很少，零星的几个在远处打着雨伞拍照往下面看下去，一阵晕眩，才知道这桥高的这样可怕我还是盯着下面水流川急的江水看了老半天这仿佛多愁善感殇殇唔咽的江水。

这伤心无奈就要魂归入海的江水。

我好运的被拉到了外滩真是有不少美央绝伦的女人啊。

只有她们才配得上这身边耀耀生辉的车流和这身后雍容华贵的楼宇外地人也很多，成群结伙的四处张望大声喧哗，时不时又规规矩矩的站在一起合影留念情侣又怎么会少，这个浪漫的天气，这些高贵的景致静静依偎的站着，也可以缓缓缠绵的走着，天地和她们般配的真让人无话可说。

我好像不属于他们里的任何一伙儿！

我像个泥雕似的呆坐在这里简直就像是一个对准美丽的讽刺！

我怎么能这么不分场合的伤感。

我轻飘飘的逛了不少的商店一定是店里那十分柔和讲究的灯光才使得它们的商品看上去那么体面漂亮。

这可骗不了我！

我只买了一顶带个小球在后面晃的滑雪帽虽然现在戴着它显得有点过早，有点不合时宜。

可是只有它让我感觉自己看上去才更像个小丑！

一个别人看上去不会觉得他很悲哀的小丑。

怎么可能不打几个电话给小红遥遥千里的两个人终于聚在了一座城市可她说她太累了，她也不想见我。

一定是昨晚吓着她了，也可能是我说的话太过分，让她伤心了。

天啊，我怎么会说出那些话，我肯定伤了她的心！

我走不动了再美的夜色也无能为力，我确实走不动了。

真的有一个姑娘走过来问我想不想一快去玩我愉快的拒绝了她萍水相逢美丽的邀请我只想无动于衷的坐会儿。

好好的看看看看这个昨夜还是虚无飘渺，明晨就要天涯咫尺的。

这个美的让人心碎的……上海！

(33) ...

(33)

火车到了终点站时，我还躺在床上并不知道，最后下车的几个人把我叫醒，我急忙起伸收拾行李，大锯给我买的半箱方便面还剩了两盒，把它们塞回包里时心头一阵发酸。

走出列车的一霎那，我不禁浑身一震脸颊发麻，此时此刻的世界，在我的生命中仿佛来过，仿佛是我生命中冥冥中的注定。虽然这感觉时常都会光顾我一下，可这次强烈的无与伦比，它给我疲惫不堪的身心又一次重击。

我很想回家，可一想自己肯定哭肿了的眼睛便决定还是先回宿舍。

老大已经起来了，正在一个人收拾东西，宿舍脏得要命，大清早的不知为何老K和茹梦都不在，我一句话也没说迅速跑到水房洗了把脸，照镜子一看眼睛还是肿的老高，又洗了两遍可还是一样。

“他们去哪儿了？”我低着头避免和老大的目光接触。

“出去玩了。”

“你收拾东西干吗？”我站到窗口，看着窗外的问老大。

“去亲戚家玩两天。”

清晨的校园里好像秋风已经很是有些寒意了，楼下稀稀疏疏的几个学生也是裹着秋衣哆嗦的拿着暖瓶，说话的哈气都能见到，大槐树的树叶都差不多掉光了，对面的窗户上好像都已经了一层薄霜，看来真的离冬天不远了。

老大收拾的恨起劲，叮叮咣咣一阵滥响，我想帮帮他可一点心情也没有，只想静静的站会儿什么话也不想说。肯定是发觉了我的异样，老大也没多问我什么。

“小楼，我走了！”“啊！”我头也不会的答应，依旧看着窗外的刺骨秋天。

不一会儿，老大就扛着行李出现了，依旧迈着他那谁也追不上直奔小康的大步。快走到前楼的拐角时他突然转过身来，抱着大包小包的盯着我，慢慢倒着走了几步后使劲的朝我挥手。我强打起精神也朝他挥了挥手，笑了一笑。

宿舍脏得令人反胃，想写封信都没有心情，躺回床上的霎那我心头猛地一惊，感觉着上海之行是一场刚刚惊醒的恶梦。

要是就好了：我不禁又心酸起来。

“小楼，小楼！醒醒！醒醒！”我被人拽的强挣扎着睁开眼，原来是老K和茹梦。

“你们回来了。几点了？”说完嘴里泛出的一片干干的苦涩让我十分恶心，可能是太久没有吃东西了。

“小楼！老大是不是回来了？”老K和茹梦都把脸贴了过来。

“是啊！”我起身揉了揉眼睛才发现他们俩也都红肿着眼睛，“你们怎么啦？”

“老大是不是带着行李走的？”老K问我。

“是啊，他说他去亲戚家玩两天，怎么啦？”

“老大来的电话是故意支走咱俩。”老K对着茹梦说，“他肯定是不想让咱们见到他！”

“到底什么事？”我坐起了身问他们。

“小楼，咱们老大让学校给开除了！”

我仔细地看了看他们，甚至还哼的冷笑了一声，他们肯定在跟我开玩笑，我心想。“你再说一遍。”我挑衅的问。

“小楼，老大真的给开除了，就是你走的第二天的事儿，昨天通告也贴出来了。”老K含糊不清的刚说完茹梦就低下了头擦起了眼泪。

“怎么回事，为什么开除啊？”我死死的盯着老K，根本无法相信。

“老大在街上让小姐给勾上了，那小姐耍老大还找了一帮人把老大打了，他们把老大打了一个多小时。”老K哽咽的讲不出话来。

茹梦哭着继续跟我说：“老大给了她钱，她还耍老大，老大就可能跟她急了给了她两下，后来她就找了一帮人打老大……然后……”小茹梦也不停的哽咽，而我却被震惊的毫无表情，“然后，派出所来人把他们带回去一审老大就全交待了，人家就通知了学校。”我的眼睛干的再也流不出一滴泪来，我只是拼命的回想刚才还在屋里的老大跟我说的话。

“你没去给找找人哪！”我朝着老K大吼。

“我去了，没用！来不及了。”

“那老大现在上哪儿去了？”

“我们也不知道，这几天他都没回宿舍住。”

我一下明白了老大刚才走的时候为什么那么看着我朝我挥手。

“他们凭什么开除人家！”我浑身激动得发抖，却又不知是该冲谁发问：“人家是正经考上来的，他们说开除就开除啊！他们凭什么开除人家啊！人家大学念的好好的，他们就那么把人家开除了，他们凭什么呀！”眼眶又一次湿润的时候，我开始声嘶力竭的吼叫在屋里来回的暴跳如雷，拼命的用拳头砸房门，把酒瓶统统的朝过道里狠狠砸去，一片暴碎声后我踩着玻璃碎渣朝着楼道咆哮时我的情绪也完全的失去了控制：“我操她妈！这是个什么鸡巴学校啊！都快毕业了还开除。你们凭什么开除人家！你们凭什么！”全楼好像都听见了我的吼叫声，楼道里匪夷所思的静，老K和茹梦也是低着头的一声不出，默默的看着老大那个只剩下一张空空的床板的床铺。

我吼的声嘶力竭，但却无法流出眼泪，我感觉自己像是被人挖掉了什么似的难受，像一匹失去了同伴的孤狼那样凄凉嘶哑的哀嚎。

(34) ...

(34)

待我稍稍平静，老K缓缓的告诉说老大这两天可能想要去深圳，但是他现在肯定身上没有钱，我们立刻决定各自回家或者出去借些钱，然后一起去火车站找他。

“让你拿钱就拿钱！废什么话！”我冲着爸爸畜生般的大吼。

“你冲谁说话哪？”爸爸站起来怒视着我。

“冲你！”

“你再说一遍。”

“你给我少废话！”要不是妈妈从厨房里飞快的跑了出来，哭涕着死活拦住了狮子一样发怒朝我冲过来的爸爸，那天下午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下定了决心：只要他打我，我就打他！

我拿着妈妈给的几百块钱，刚进火车站就一眼看见了老大，大包小包都四散的摆放在地上，他坐在候车室一个角落的地上，正在往嘴里塞着一些干碎干碎还没泡过的方便面，我犹豫了一下，有点不敢走过去，可想想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吃这干嘛？走咱们出去吃点。”我看着方便面说话，不敢去看老大的脸老大没有说话，身上颤抖了一下后手里的方便面掉在了地上，他又把手按在了嘴上。

“别哭，老大，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臭文凭吗！”老大根本说不出话，抽搐的让人心疼。

“别哭了，老大，谁都有不顺的时候，挺挺就过去了。”我强忍着伤心安慰他：“别哭了，一会儿老K茹梦他们就过来了，你想让他们看你哭吗？”

“我……我……我给你们丢脸了！”

“你说什么哪？”我生气地推了他一把后，突然间一下看清了他那张满是血迹斑斑和青肿伤痕的脸，瞬间便堤坝崩溃般的放声嚎啕起来：“你说什么哪！老大，谁说你丢脸了！谁说啦！”

老大死活不肯让我去通知他们他在这儿，他这几天也一直都是在这儿睡的，我实在不敢再去看他那伤痕累累的脸，把钱塞给他的时候我们俩都激动的快动手打了起来，身边都围上了不少看热闹的人后老大才最后拿着钱像泥一样的摊在了地上。

我一生都没说过那么多鼓励别人的话，甚至把在火车上听到的那个老退休儿子在深圳的奋斗史也向他复述了一遍。老大确实要去深圳，明天一早的车票，我说要陪他到明早上车，他坚决不肯。我实在不忍再去伤害他，只得听他的话起身回学校，临走前他求我千万别带他们来，我点了点头答应。走出候车室时回头看，他还是坐在地上把身体蜷成了一团抽泣不已。

走不火车站没多远，不禁又想起了他那伤痕累累的脸，于是赶紧下车找了个地方买了点药和吃的，可我回到那个候车室时，老大已经不在。

“喂！小红，是我，我到家了。”

“行，那我就放心了”

“我那晚说的话不是真心的……我太过分了。”

“行，我知道了……你还有事吗？”

“我没什么事，我们屋老大出了点事……”

“行，那你没事我就挂了！”

(35) ...

(35)

自从老大走后宿舍里便因没有人打扫天天脏得不成样子，茹梦还时不时要带女朋友回来过夜，老锯老K也是整天的和女朋友在图书馆自习，我找不到一点乐趣也不想在学校住下去，家里又闹翻了没脸回去，想来想去我只好联系了我那个当警察的朋友，跑了过去和他一起住。

小警察因为上次骑车撞在了树上而立了一功，领导安排了他当了一个城郊小区的“片警”，据他同事们说他那辖区绝对是个肥差，别的都不用说，光发廊就有一百多家。我也估计他的活儿是应该不瘦，一个原本长着刀削般面孔的瘦削英俊的男孩，现在不仅胖得腆出了小肚子而且脸上也肥的又圆又松活像块儿猪腰子，一笑还会露出他那因撞车而安装上的一排雪白大假牙，看上去就像一个给漂了白的非洲土著，这小子自打上次撞车痊愈后在也没有碰过摩托车，用单位提前发给自己的抚恤金买了辆走私车，刚开着没几天又一次撞在了树上，人没怎么样，但车被撞成了拱形像个虾，树也被撞倒了，由于这次是在泡妞不是抓贼所以没有立功，每天愁眉苦脸的四处修车时总会遭到他同事们的取笑：“又撞了！”；“撞多了习惯就好了！”；“再撞可不能撞树了，听说园林局正找你哪！”

我搬过去的时候他的车早已修好，每天晚上我都与他的同事们一干人等呼啸成群的飞驰于市内，车还是由我那死要面子的哥们开，开得倒也颇有了些谱儿，但大家个个依然火眼精睛的保持警惕，尤其是视野范围内有树出现的时候纷纷给予提示：“注意啊，前方有树！注意！”

小警察们的生活颇为丰富多彩，白天在单位里或者马路上露个面然后就吃饱喝足腆着肚子嚼着牙花子的等着夕阳赶紧西下夜色赶紧降临，他们的工作证简直成了娱乐场所的大通票，所有的酒吧、迪厅、电影院游乐场收门票也好不收也好没有一个敢放个屁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配合一下吧，调查个案子！”

我们真的调查了不少的案子，有时一晚上一个又是一晚上仨，市里的有关娱乐场所连我这个新兵都几乎跟着走马观花的踩了个遍，所有原本只是听说过的给了我不少幻想引诱的迪厅酒吧夜总会一个个褪去面纱显露原形，我马不停蹄的一顿失望后终于明白原来净被别人骗了，这些鸟地方尽管被吹的天花乱坠纸醉金迷但其实千篇一律的无聊透顶让人空虚乏味。

首先是酒吧，里面净是些缺心眼的歌手排着号的轮流现眼，翻来覆去都是比划那么几个动作嬉皮笑脸不知疲倦的唱些烂了街的口水歌，你让他一换英文的就是那首孺幼皆知的《加州旅店》，时常还能见到些喝醉了的广东暴发上去吼两首黄家驹以抒胸志唱到高潮时还要闭上眼睛单手握拳全身上下都跟着使劲胡乱动弹以确保能露出他那里穿着的金裤衩。难得碰上几个有

点感觉的乐队歌手无一不被下面那些有几个馊钱跑到这儿来斗酒生怕不能引起别人注意的“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中老年大傻逼们给吵的没了兴致，甚至时而还要忍气吞声的唱几首他们点的歌，唯唯诺诺的样子还不如看些露大腿的艳舞女郎绕根柱子蹭两下下来的痛快，对于酒吧的一切我除了惨不忍睹悲痛失望之余，甚至都对国家的改革开放产生了怀疑。

然后是迪厅，我这帮警察朋友别看平时白天把自己吹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刀枪不入金枪不倒，可晚上一到去迪厅他们一个像样的“小飞女”也弄不来，大家一进去就是像些土大学生一样的呆头呆脑麻木不仁的喝酒，要不就是跟着山雷暴响般的鼓点泥鳅似的在人堆里蹭来蹭去大眼瞪小眼的偷看些美女，然后自娱自乐的交头机耳探讨一番哪些是外企白领哪些是出来混的哪些是找活儿的鸡。所有的迪厅里面铁定总是该死的臭男人居多，但还是有几个骚气冲天的性感尤物漂亮的几乎要了我的命，我努力的鼓励自己不要脸的去跟她们搭话问她们想不想出去兜风，她们无一例外的以看叫花子眼神向我示意她们有很多的朋友在这儿走不了，警察朋友们同情的向我解释那都是些各区各片儿的“名蝶”，都是些有头有脸儿的人带着专用的，叫她们跟你出去兜风跟叫个三陪给你免费口交的难度差不多。由于无法忍受没有女人的尴尬，有几次我们也叫上了一些同学同事等良家妇女型的女孩，她们对于我们的邀请显得热情极高，于是便打扮得让人瞠目结舌并勇敢上场，她们舞的很努力可看上去还是土的掉渣，她们脸上带着那种从小听话的好孩子那种傻的不能再傻的微笑，坚信自己也可以舞的像那帮尤物一样风骚一样堕落，因此不断的变换招数一会儿瞎甩脑袋一会儿瞎晃屁股，我也说不出她们的动作错在哪，总之站在她们对面的我一点也没有因为她们兴奋反而像对着一群自由女神像一样别扭。我为她们悲哀，就像她们这帮有贞节情操的女孩平时看不起婊子一样，在这里婊子们也完全可以看不起她们，女人的性经验是否多姿多彩直接影响了她们的感觉和气质，把这帮性经验贫瘠的单纯少女放在这儿晃脑袋就跟跑去发廊给小姐们挂块黑板讲中国革命史一样滑稽。尽管如此可我还是尽量的表示了对她们的赞赏，满是同情怜悯的赞赏，我觉得我真TMD算是慈航普渡了。

最后就是那个卡拉傻逼大OK，由于那的花费比较高，因此我们都是在有“水鱼”出现的时候才去上几回，所谓“水鱼”就是一些犯在他们这帮人手里的倒霉鬼，其中以嫖客居多，这也是为什么一有什么扫黄行动我公安干警们个个义无反顾奋勇争先的原因，也有的时候是一些道上的大哥小弟等牛鬼蛇神请客，这帮“社会人”一般开了什么新买卖或者又摊了什么新事儿总要大宴群警，在我前半生看过的所有演出中，没有那次比那天看那帮小警察们争先恐后的给一个老流氓敬酒更有意思了，小警察们敬完酒后还纷纷拍着桌子表忠心，那架势活像等一会儿就要跟流氓老大哥一起奔赴对越反击战的最前线了。酒也喝了誓也发了就该切入正题找三陪唱歌了，所有的三陪在我的记忆中都是一个模样，黑肿的眼睛血红的大嘴，两个假奶子向着四面八方的乱挺，跳舞的时候就像胸前挂了一对哑铃硬梆梆的让人反胃，真怀疑她们带的是不是个防弹胸罩。由于小姐小费“水鱼”不管，因此我从未染指，只是一旁唱唱歌或者看看我那帮哥们怎样蛋心竭虑的去占小姐的便宜，他们也大都破门乏术，用来用去那几招一会儿装醉一会装疯，我那个猪腰子脸的傻哥们为了把手伸到小姐的裙子里甚至都跟人家讲了一遍他的惨痛初恋。

“这帮破逼不管来不来，里面天天夹着卫生纸！”小警察喝醉后在车上伤心的跟我倾诉。

“那你们不也是一有行动就带着防弹衣吗？”

“那我们也他妈天天带着啊！”

“是，你跟他们比啥呀？你们不是管她们吗？”

“爹死娘嫁个人人都她妈顾个人啦。都这年头了，还谁管谁呀？”

“什么谁管谁。你们警察不是天上管一半地上全管吗？”

“管个鸡巴……”他已经醉得不成人样，“……自个儿鸡巴都管不好，还管别人哪？管个屁呀！”

有一段时间去这些地方确实去恶心了，他们便让我带着去一些学校里转转，用他们的话说：“视察下处女们的学习生活！”。我们甚至还去听了一场室内弦乐四重奏，那是四位奥地利来的艺人，手艺相当不错拉的又是德彪西，非常非常的哀怨动听感人肺腑，可我那帮朋友就跟来看耍猴的没见着猴一样难受，抓耳挠腮的四处打量美女之余还点着了烟吃上了瓜子。“你们这是在糟蹋音乐！”后排的一个金发老外突然转过头，操着地道的中国话向我们抗议，于是我们便灰溜溜的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言未发撤出了剧场。

果不出我意料，没等上车他们就全来劲了，你一句我一句七嘴八舌的搬人家一直搬到八国联军的祖宗十八代才算解恨消火。

就像不会跟他们分享德彪西的音乐一样，我从未跟他们分享过自己的往事或者其他让人感

动的事，跟他们在一起好像就是为了分享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彻底体验一下这该死的社会到底有多虚假。他们谈论的话题我也大都插不上嘴，局里谁谁谁背景很硬估计要升官了，局里谁谁谁又干了一单大买卖买了辆新车，市里又有那些领导干部被“双规”了，省里有出了什么牛逼大案惊动了中央。他们当然也谈论女人，用他们的标准分为“能用”和“不能用”两种，从他们的语气看仿佛个个皇帝似的身经百战，经常还要比一比谁干事的地点更荒唐离奇更不可思议，探讨一下各地不同的女人的床上表现各有什么不同，这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个哥们干了个日本妞，事一办完他还颇为自豪陶醉在自己的为国争光情结之中不能自拔，没想到日本一下妞跨在她身上咧着小嘴朝他来了句“哟嘻！”当时就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差点从床坠地。

我从未提起我的杨红，跟他们说杨红感觉有点玷污。

其实我也从未间断过的给杨红打电话有时几天一次有时一天几次，但她也从未间断过的拒绝我。

“喂！是我，小楼。”

“你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我。”

“没事挂了！”我应该承认自己不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或者说没有什么自尊心，一次次被别人无情的拒绝后舔完伤口居然还可以再去迎接新的一次。

但这或许也可能与自尊心无关，因为拒绝我的人这个世界最了解我的人也是教给了我什么是爱的人。就像是那个古老的传说中的勇猛无比的罗马大将军，他在一个人在与半夜行刺他的刺客们殊死搏斗时突然发现那里面居然还有他最深爱的情人，他立刻放下了手中的剑，对她说：“怎么还有你？亲爱的。对于你，我不抵抗！”对于杨红，我同样也无力抵抗。

(36) ...

(36)

这种昼伏夜出的生活过的也还算飞快，我回过几次家拿些钱和过冬的衣物，跟爸爸关系也日渐缓和，他总是不停的追问我最近不在学校住干什么了，我张嘴就开始瞎蒙说在一家公司实习准备毕业设计哪。

我撒谎撒得确实让人害怕，从小就是这样，个子还没个自行车高的时候出去打瓶酱油你要是在路上碰到我问我干什么，我都敢告诉你我去听一场音乐会。

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错，这可能与我那个倒霉的童年有关，没有哪个小孩生下来就会说谎，他们都是跟大人学的，或者说：是被大人们逼的！

我小时候还总喜欢夸张或杜撰一些事情以引起大人人们的注意，比如中午班里同学玩球把班级窗户打碎了，我就会告诉爸妈下午上课时，外面突然飞进来一块大砖头子把我同桌脑袋都砸出血了……尽管我吹的血雨腥风，可大人们每次都还是跟没听见似的无动于衷，继续说着他们的话题聊着他们大人朋友之间的事儿，这让我每次都失望之极甚至恼羞成怒，于是下一次就抹着鼻涕把事儿吹得更狠慌撒的更大，一副小人不得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小臭德行。

颇为讽刺的是，现在情势发生了逆转，每次回家爸妈都拼了老命的跟我我说些她们周围的新鲜事或者干瞪着眼睛朝我问来问去，而我却每次都跟没听见似的无动于衷或最多不过礼貌的笑笑，继续的干着或想着些自己的事儿。

我不愿思考为什么会跟家里完全无法沟通，就像我不愿去思考那些姑娘为什么会出去卖。

这世界本来就没什么对错，思考这类事儿还是留给那些倒了霉的植物人兄弟们去做吧。

生活既然成了这样子那它就应该这样子。

你要是让我跟父母说说我和我朋友们的事儿，你还真不如杀了我！

我决不是报复，但也从未想过改变或者改善什么当你都不再拥有了，你努力之后还能够得到什么总而言之，我放任着自己与自己的家，分离！

“小楼，电话！找你的！”我妈怎么会知道这儿的电话，真奇怪！家里出什么事儿啦？我带着种种猜测抄起了电话。

“喂，妈呀？”

“操你大爷！你还妈哪！明天期末考试啦，你还不赶快回来！”

“操你大爷！你谁呀？”

“我是你二大爷，大锯！”挂完电话，我不禁心头一阵惊喜，是该回去看看这帮老哥们啦。

(37) ...

(37)

宿舍里出奇的干净，所有的东西都被整齐的摆放一起，书桌上摆满了书本，还架起了小台灯，两把破吉他也被擦的干干净净挂在了墙上，墙上的原来破旧不堪的中国地图也被换成了一幅崭新的但是形状看上去有点怪，仔细上前一瞧：kao！原来是幅美国地图，怪不得如此这般肥头大耳，宿舍里莫名的焕然一新并且很有了些学习用功的味道，这很像是我们大一时候刚入学时的傻样子。

想想那时候，我们真是傻的可以，大家都刚从军营军训回来都还剃着土匪头，迷彩服还来不及脱就开始互相吹嘘各自所在连队的艰苦条件和所受的非人折磨。那段真刀真枪痛苦卓绝的军旅生活给我们这群从小就知道写作业的孩子留下了铁打般的烙印，回校的头几个月舍友们还都自发的坚持出早操跑步以保持和回味那种军营中的豪情与壮胆，执著的老大甚至还坚持了一个月的整理内务，每天都早起十分钟撅着屁股在床上叠被子。那时候不只是我目标雄伟，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大学四年里准备完成的远大抱负，有的想读遍世界名著，有的要年年成绩第一，有的想学贯中西成佛，有的要练的胸肌鼓鼓全身会武.....那时候大家对女人全都是一知半解，天天晚上准时的收听收音机里的午夜性谈，没完没了的开会讨论研究一些刚听到的名词和一些患者的问题，舍友们一半都还没看过毛片，茹梦第一次看见银幕里几个黑白鬼佬混战时，还惊异的冒了句：“怎么，原来是对着背面整啊！”

那时候大家从不逃课，天天阳光灿烂朝气蓬勃的去上课听讲抄笔记，不管那帮千篇一律愁眉苦脸混日子的窝囊废老师们瞎说些什么，都打消不了我们渴望知识渴望大学崭新生活的热情。

我真同情那时因为旷了几节课常常心中愧疚不已的自己，这帮混蛋大学老师们他们完全可以做的好一些，可他们没有。

我自己在屋里愣着神想了好半天宿舍里大一时的景象，不免心中落落伤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这个鬼样子，总是会为一些过去的东西伤感，也不知道是因为那时的人还是那时的物，或许也可能就是因为她们过去了.....反正人生也好像就是这个鬼样子，你永不停止的失去刚才，可你也在无时无刻的得到现在，现在就失去了刚才，可失去了的刚才却死活不肯重来。对这该死的人生我真的无能为力，真希望那种冥冥中注定此生来过的强烈感觉多来几次，赶紧揭晓我这个混球一生的谜题。

宿舍里的唯一让人感觉别扭的是老大的东西一样也看不见了。我找出了一张相片把它塞进像框摆在了桌上，相片还是上次茹梦过生日时照的那张“肇事现场”，老K痛苦的躺在地上，茹梦坐在他的大腿上扮暴徒状呲牙咧嘴，大锯眯着眼睛在旁边装着陶醉的样子，老大和小不点则站在另一边互相搭着肩膀腼腆的微笑着。除了没有我外，相片上的大家看上去还是那样的真诚简单或多或少的流露着那种孩子般不谙世事的眼神和笑意。

“我操，你还知道回来呀？”大锯风风火火的闯进来，推了我一把：“上哪儿去了？这么多天！”

“他们人哪？”对于大锯热情洋溢的问候我只是报以微微一笑，我还没有从刚刚的伤感情绪中走出，其实我也根本不愿意走出来，伤不伤感都好，我现在只想静静的回忆一会儿过去而不想有人打扰。

“他们都在图书馆复习哪，我要不找到你，你是不是还不知道明天要考试！”

“宿舍谁给收拾的这么干净？”

“老K的女朋友，就你说长的像科学家的那个。”

“她搬过来住了？”

“差不多吧，反正他俩是轮流去我屋蹭宿。”

“那你去哪屋蹭啊？”我笑着问他，看来想继续独自回味点什么是不可能了，只好跟他嬉笑一番。

“我有时候也用你屋，不过不多，一个星期一次吧！”

“我靠！怪不得搞这么干净，把我屋当‘炮儿房’用啊！”

“去你大爷的！”

“那你跟师妹怎么样了？”

“还是腰以上！”“你是不是不行啊？”

“滚蛋！人家说了，必须要等她到大学毕业！”

“那你白白受那么大罪了？又流血，又挨刀的。”

“行啦行啦，你别气我了，你知不知道明天考什么？”

“不知道！”我突然一阵心酸的想起了老大的笔记本，这学期再也不能去复印老大的笔记本了。

“我都给你复印好了，赶快照着背吧……”

“老大来信没有？”

“没有……行了，你别瞎操心了，赶紧背吧！”

监考老师是个刚刚毕业留校一年的师兄，原来跟我一起在校篮球队打球时关系还可以，不过现在他已经胖得跟猪一样，跟我们的关系也变得很一般，原因是这猪自从留校当了老师，总想拿我们毕业班开刀好干出点业绩，老大的事就是派出所最先通知的他，结果他不仅没给捂一捂，还他妈捡到宝儿似连夜向校领导做了汇报请功。班里一轮到他给开个会或监个考什么的，这猪孙子装的别提多庄重了，一番搔首弄姿故作姿态摆出刚正不可的臭样子好像他从小到大都纯洁无瑕的不得了，眼皮里忍不得一点沙子。

“你注意点！”我由于昨晚跟老K茹梦眉飞色舞的吹了半宿酒吧迪厅夜总会，根本没有背笔记，今天考试只好拿着缩印的笔记开抄。正抄的心切，这肥猪悄悄的走到跟前跟我吼了句，吓了我一大跳不说，吓得我把纸条也掉在了地上，连忙用脚踩住。待他走远，假装系鞋带时偷偷拿上来抓紧时间的继续恶抄。

“你这样有意思吗，逼我说你是吧！”

我按住纸条抬头看了他一眼，虽嘴上没说话但心里真想杀了这个狗日的装逼犯。

“你看什么呀？”他轻蔑的朝我打量。

我低下头没出声，手中死死的攥着纸条，规劝自己忍忍算了不跟他计较。

“告诉你们，别以为你们是毕业班就想怎么怎么样。从现在开始我要再发现谁作弊，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学校今年新下的规定你们也都知道，考试作弊一经发现当场开除，学校现在就有专车校门口等着随时送你们卷铺盖走人，所以说，你们不要给脸不要脸！”

“你装你妈了个逼呀，你！”

“你说什么……”他诧异的回过头看我，“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装你妈了个逼！你以为谁怕你开除是吧？你个傻逼！”我霍地站起了身死死的瞪他。

我知道他不敢跟我打架因为他在篮球队时就经常被教练和队友骂的不敢出一声，可他还是装的一副要打架的架势朝我冲过来，但还没到就被大锯他们给拦住了，于是一边假惺惺的挣扎往前一边破口大骂说他要是开除我他誓不為人。

我立刻恢复了平静，霎时没有了一点刚才的愤怒和激动反而觉得十分无聊，于是收拾东西交卷走人，路过他时甚至还把手里纸条朝他扔了过去。

(38)

学校第二天就给了我一个扰乱考场秩序的通报批评，并判我考试零分下学期重修，但让我颇为感动的是我的同班同学们，尽管那个肥猪无赖百般要挟，他们中没有一个肯出去作证说我考试作弊并且都集体签名写了信为我向教务处说好话，大锯还醒目的藏起了我扔的纸条死活不肯交出。

其实我在班里的人缘很一般，甚至还有几个对我嗤之以鼻不愿跟我讲话的，这是因为我经常喜欢拿别人开玩笑，他们这次的表现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可以说好像给了已经穷途末路的我一点点安慰，或许他们这也是在为那个曾经整日端坐于课堂老实巴交的老大鸣不平，谁知道哪？

最后一个期末式刚考完就下起了雪，大雪纷飞中送走了众多老狗后我却没有离开宿舍，可能是想独自留在宿舍待几天好好的静一静，也可能是害怕回家过那种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感觉的日子。

那天晚上我又一次梦到自己躺在一个冲着太阳的草坡上，高兴的吃着东西，高兴的看一朵朵的云彩。

“是不是杨红回来了？”醒来时我冷不丁的问了自己一句。

“喂，是我，小楼，请问你姐回来了吗？”

“没有啊，你找她什么事儿？”

“没什么事，你姐她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你有什么事儿吗？”

“没有……”

挂了电话，我突然感觉杨红肯定已经回来了，要不她那个疯妹妹不会跟她姐一样的问我，真不知道为什么都几个月了她还不肯跟我说话，或许她确实想跟那个傻逼好了，也可能她都把那个傻逼带回家了……天啊，我真是可笑。

那个傻逼其实一点也不傻，在上海那晚打架被我打跑后回头就叫了一大群人来，那个小破学校长了鸡巴毛的可能都被他叫来了，要不是杨红挡在身前把我护出校门，我那晚肯定要吃大亏，那晚杨红的同屋送我出校后，在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店，还告诉了我他的“动人事迹”：在云南写生时，他为了给生病的杨红采个什么鬼花草药，在大山里迷了俩天的路，虽说是空着手回来，但衣衫褴褛的惨样子还是把包括杨红在内的很多女生都成功感动了。

对于这种一听就他妈特假兮兮让人肉麻的事迹，我无法相信他不是装的，装不装的都好，反正人家是把杨红成功感动了，而我却落寞寞地守着这人去楼空的宿舍楼傻逼似的苦苦猜度。

傍晚的窗外正下着大雪，校园里的学生们大多都已回家了，雪厚厚的铺在路上脚印都没有几个，往日熙熙攘攘你争我抢的楼下修自行车的铺子冷冷清清的亮着昏黄的小灯，门口就一个女孩冻的直跺脚的在给车子打气，校里的几个食堂也都黑着灯，贴窗户一看，用餐的椅子统统的擦在了餐桌上屋里黑压压的一片。

学校里静的令人发慌连往日甚为讨厌的广播喇叭也不出一声，在小杂货店买了个面包和一袋冰冷的牛奶我跑到大池塘的边上，夏天的时候经常都会和杨红跑到这儿来吃西瓜，两人经常傻乎乎的一人捧着半个西瓜绕着池塘一圈又一圈的找位子。池塘边现在到处都是铺满雪的空位子，除了我一个人也没有，啃完那块冰冷的面包我实在喝不下那袋冰奶了，把它使劲的扔到了池塘里后借着吃饱的劲儿我自己又玩了会儿雪，可折腾了半天还是觉得闷的心慌，于是抬腿走人。

走到那棵大槐树时，我突然很想看看和杨红埋在那儿的信和日记，用手试着抠了两下早被冻得僵硬的土，感觉自己好像有点儿以卵击石，遂罢手起身呆站了一会儿。校图书馆好像还亮着几盏灯，刚进去了几步看管的老大爷就把我赶了出来，说早就已经封馆不接待学生了，教学楼中也是死气沉沉，零星的几个在为考研冲刺的眼镜在唯一亮着灯的屋里看书，不苟言笑得一副上大学没谈上恋爱心又不甘的样子，哎！不谈也好，不用像我这般受苦受难。

篮球场上也因为下了雪人影也见不着一个，我发神经的脱掉大衣使劲的蹦了几下，原本能双手抓住的篮筐现在单手也碰不着边儿，这真让人沮丧。

回宿舍时一路都是黑的，原本定时定点的路灯现在也跟着学生一起放假了，宿舍楼里也是漆黑一片，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只剩下冰冷冰冷的寒意。进了宿舍我直接就摸着黑儿坐在了床上，傻子似的呆坐着，就像儿时在家里苦等着爸妈的下班。说想点别的说想点别的，可还是莫名其妙的想起了过去那些栩栩如生的日子，那时老大半夜起床撒夜尿还经常到水房装神弄鬼的吓我和小不点，那时小不点还经常夸我的杨红长的漂亮，这么熟悉亲切的朋友爱人，怎么一觉醒来他们都不见了哪？

天哪！雪后的我怎么啦，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为自己难过，真是多个愁善感无可就药的年轻人！

起床后我找了一个早上也没找到那首歌，那里面好像有句歌词是：“我要是为你死了又有什么，因为我本来就没什么……”

(39) ...

(39)

我又找了我的警察朋友，还是他好找，一个电话就飞一样的来到宿舍接我“赶紧洗洗头换你那套西装，今晚咱们有条大水鱼了！”

这条水鱼确实不小，是个老的真都掉了牙的老逼，烂树根似的一脸褶子看上去足有个一百多岁，听说还是个城郊县级煤矿的书记，在出租车里带着刚挂上的小姐正兴高采烈往回赶哪，让我公安干警当场拿下，老头据说态度十分端正，问啥说啥认罪认罚，不惜一切代价要挽回名誉保住晚节，其实就是求我朋友们不通报地方不给留案底。

“小兄弟们，人都到齐了吧，到齐了咱们就挑小姐吧！”老头子一嘴土气的起身张罗。

我朋友们都含笑不语，没想到这老东西酒也不喝几口，就先上女人了。

“今天老大哥我要犒劳我的小弟们。”老逼递给了那个老的跟他不相上下的老妈咪两张大票：“……你给我们挑些豁达懂事儿的带过来！”

“要年轻点的！”

“要穿裙子的！”朋友们都来了劲头跟着吆喝。

“抓一个这种土鳖书记比他妈抓十个集团老总都实惠！”我哥们一脸坏笑的贼着眼睛与我低语。

“集团老总不也请客吗？”我不明所以。

“操！人家都是请局长队长什么的。哪他妈轮到咱们啦！”

“慢慢来，好好干！等你干出头人家不就轮到你了么？”我脑子里兴奋异常，自己也搞不清自己这是在挖苦他还是奉承。

“小兄弟，快抓紧时间啊，人都到了！”老书记冲我俩咧嘴大笑小姐们都已经进了屋，在我们面前一字排开，脸上都带着不尴不尬的笑容，有几个还参加选美似的摆了个亮相姿势。没等我仔细的扫上一遍，有几个看似丰满的就被已被众人瓜分。

“没什么顺眼的，我就不要了。”我强压着心头的兴奋一脸厌倦的跟老头解释。

“不行！看不起老大哥是吧，必须得要！不行咱们换地方！”

“行行行！那就她吧！”我指了指一个没穿丝袜的超短裙。

“煤矿效益怎么样啊，现在？”由于找不到什么话题跟身边的超短裙说，我于是便隔着她一本正经的问老书记以掩饰慌张。

“什么？”老头好像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你们煤矿的效益现在怎么样？”

“别提了，工资都开不出来……”

“怎么搞的，销路不好还是怎么搞的？”我一副体恤民情的样子。

“好不好都一样，不提它了，来，小姐……上酒上酒！”

小姐们来到没多久气氛便活跃起来，大家纷纷开始斗酒唱歌，小姐们个个身怀绝技对各路划拳技法都烂熟于胸十分在行，老书记也仿佛酣快淋漓，大呼小叫的行着酒令不停歇的组织大家互相干杯敬酒，我哥们挑的那个最丰满的女孩却好像对喝酒甚是讨厌，霸着手里的麦克风一心一意的专注于一首接一首的唱些许美静的歌，说实话她唱的确实很带味儿，请润的吐字含蓄而又伤感。

几巡酒过后，我正听的入迷，我那个郁闷了好一会儿的哥们开始借着酒劲给她捣乱，手也趁机在她丰满的身躯上四处游动，看得出她像个新手一样很不情愿，一边露处讨好的微笑，一边无奈的应付着纠缠。

我接着把那首歌唱完后，四处一打量才发现其他人也都渐入佳境，有俩个小姐已经被灌的有了些醉意，对不怀好意的手都已经放弃抵抗。老书记这时也很识趣的撸个姑娘起身告辞，跟几个警察低头私语了一阵确认了事情已经稳妥摆平后，朗声向大家宣布小姐小费由他统一结算大家只管玩的尽兴，大家也纷纷表示了谢意并关心的叮嘱他注意身体用相见恨晚似的眼神目送着他离去。

“小心别出门又被抓住！”他出门时我喊了一句把大伙逗的哈哈大笑。

“你要不要唱几首？”我欲火攻心的看了看我身边的小姐，发现她长的还算工整，妆化的也不过分，就是头发半长不长的发式有些难看，胸部也不够吸引，但两条光溜溜的大白腿看上去还是很诱人。

“我可没人家那么会唱！”她轻蔑的看了那个刚才唱歌的女孩一眼，然后撒娇的冲我挤出媚笑，这让我十分讨厌。

“啊！不要！啊！”唱歌的女孩被摸得一阵乱叫，我那俩眼发直来了酒劲的哥们甚至都把口水吐了人家一脸。看来这个女孩确实是个新手，惊慌失措不停的尖叫把在场的男女全都逗的恶魔一样哈哈大笑，我那不知真醉假醉的哥们也趁着欢声笑语拼命的进攻，强行的把手伸进了她的紧身背心……那首歌还没唱完，我身边的小姐捅我让我看那边，那个苦苦挣扎的女孩还在

委曲求全的一点一点的抵抗和哀求，眼角也已经挂上了眼泪，我假装见惯不惯的笑了笑，决定去上趟厕所。

“城小楼，你装什么假慈悲啊？”撒完尿我对着镜子问自己。

(40) ...

(40)

“你好，请问杨红在家吗？”我没有回包房而是来到外面打公用电话，我感觉杨红肯定在家，我此刻特别的需要跟她说上几句。

“在，不过我姐她不想跟你说话！”

“你把电话给她吧，我跟她说几句。”我心跳的激动不已，我的杨红总算回来了。

“你有什么事儿吗？”

“没什么事，我就想跟她说几句话，你把电话给她吧！”我已经是带了点哭腔的在求她话筒里静了一会儿没有声音，隐约的听到她向她姐汇报的声音。

“我姐她不想跟你说话，她问你到底有什么事？”

“我没什么事，你帮我把电话给她好吗？”

“要是没事，那你就别总打电话了，我姐说她不想见你，也不想跟你说话！”

“把电话给她，我就说一句。”我真的是已经快哭了。

“真的不行，我姐她真的不愿意，你这样……”没等她说完，我就发疯一样的重重的砸掉了电话。

刚才堆满于胸中的愧疚和痴情霎时荡然无存，我像一匹受到羞辱的野兽一样心中充满了烈火般的忿恨。杨红不接电话肯定是因为把那个男人带回家了！既然她这么过分，我实在也没必要整天把自己搞的这样纯清脆弱的不堪一击。

我想我应该有点自尊心，或者说：应该让自己更坏一些！

洗了把脸，照了照镜子，里面西装革履的自己让我觉得很陌生，另一个小姐也来照着镜子补妆，我见状急忙又洗了把脸，转身走时照镜子顺便瞟了她一眼后，我惊恐的差点没叫了出来，她！我肯定在那见过。她好像是我们学校外语系的师妹，没错！就是她，那次口语演讲比赛她一直坐在我旁边，弄得我一晚上都紧张兴奋，猴急猴急的想跟她搭话聊几句。她长的很干脆，脸上的线条极其俊美明朗让人过目难忘，在这碰到她，这真让人感到绝望。

更让人绝望的是：她今天看上去比那次更像杨红。

“大哥，你想女朋友哪？”刚才唱歌的那个女孩带着东北腔问我时，我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她逃出了魔掌，泪痕依稀的坐在了我旁边，而我挑的小姐却坐到了我那个兽性大发的哥们身边，俩人并且已经志同道合狼狈为奸的纠缠到了一起，屋内的灯也被调的昏暗，接着电视微弱的反光隐约的可以看见其他人也都在唧唧我我的捉对厮杀。

“我哪有什么女朋友？”我不知从哪儿来了醋劲，一把把她搂进怀里并飞快的从领口瞟了一眼，她货真价实的丰满立刻让我心血澎湃，“我是想你哪！”

“别逗我了，大哥，就你这条件还没女朋友。”她矜持的带着微笑，眼神却流露出惊骇。

我呷了口酒后笑了笑：“你今天不就是我女朋友吗？”说完手上便开始不干不净的试探。

“大哥，你别这样……”她惊骇的看着我并本能地躲闪。

“那你要怎么样啊？”我也像其他人那样恶魔似的看着她的笑了一阵，她其实年纪很小，浑圆秀丽的脸蛋上还稚气未消，我忍不住兴奋的手上加劲。

“大哥别这样……”她像只被豹子捕获的小羚羊，惊骇哀怜的看着我，“大哥，我刚才一直觉得你很有气质。”她被我弄的已经带着了哭腔：“大哥，别这样，你不应该是这样的人！”

“是吗？那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哪？”我突然的来了股莫名的恶火，狠狠的把她压在了地上，手上也不容她反抗的使出死劲。

“大哥，你不应该这样……我求求你了！”她哭着渐渐的放弃了抵挡，她的哭声让人心烦意乱，她对我的看法也让我反感之极，我什么也没说就红了眼的像一条被激怒发狂的恶狗，对她也愈发的残暴猥琐。她伤心恸人的哭声渐渐的大了起来，朋友们也发觉了我的异样纷纷围上来说情劝阻，我反而却炫耀性的对她施虐的更加起劲儿。我丧心病狂的把她的胸罩从领口扯出来的时候，她羞辱的大叫了一声并疯了一样的在我手上狠狠的咬了一口，我看了眼出血的手，

死死抓住她的头发，轮圆了胳膊对准她的脸结结实实的给了一个大耳光。

(41) ...

(41)

喝下几杯酒后我好像才恢复理智，妈咪带人来给我包扎了一下伤口，小姐们也都朝我骂骂咧咧的悉数散去，朋友们离去的时候我也没有看他们一眼，只是低头一杯接一杯的喝那经过饮料勾兑过的红酒，哥们来夺我酒杯时也让我一巴掌打开，“你今天别管我，要不我连你也动！”我指着他鼻子发狠。

“用不用啊，你！多大个鸡巴事儿啊，不就是失个恋吗？”他轻描淡写的比划却不再夺我的酒杯，看得出他也心里打鼓，“不就是杨红吗！咋了？没她就活不了，我跟你说女孩大了，一见过社会，就有自己的想法了，你要是没钱没……”

“你少废话，懂个屁呀，你！”

“对！我懂个屁！”他一脸无奈的样子给自己也倒了杯酒，“这个世界都这样了，还有人这么死心塌地的相信爱情。”

“你除了操三陪，你还知道个屁呀！”我恶毒的攻击他。

“对！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似乎也有点恼羞成怒，开始朝我反击：“我就是知道，有人竟然连自己女朋友是不是跟自己破的处，都没搞清！”

我埋头喝酒没有看他但却已经被气的浑身发抖，他竟然拿这个只跟他一个人讲过的秘密来讽刺我，我真希望他再讲出点儿什么过分的，好让我立马光明正大破釜沉舟的跟他开仗！

“这个世界连处女膜都有假的，小楼。”他语气婉转起来：“你还是现实点儿吧，别这样整天折腾自己了！”

他的话让我一阵心酸，火气也消了大半。

“借我两百块钱！”我平静的语气掩饰着感激和刚才没对自己哥们动手的庆幸。

“干嘛呀，你？还要小姐啊？”

“去你妈的！”我差点没让他逗笑“……我给我刚才的那个小姐！”

“你傻逼，大学生真是大学生，你是没救了！”他朝我轻蔑的冷笑个不停，“你她妈打都把人家打了，你还装什么道德啊，再说了，这些臭三陪，你以为你给她加点钱她能叫你好啊！算了，赶紧走吧，你可别再给我丢人啦，那小姐也是欠揍，干你就好好干，遮遮掩掩的谁不生气，打就打了，打她也不多！”

我给他憋的没了话，可心中还是满有些愧疚，我还是第一次动手打女人，这感觉很不好，甚至在那巴掌打在她脸上的一秒钟后，我就开始像自己挨了它似的难过。

“送你回家还是去我那儿？”

“去杨红家！”

“几点了，你有病啊？”

“少废话，开你的车！”杨红家果然亮着灯，看着他车一走，我就在楼口卸了一个自行车的脚蹬攥在手里，三步并俩步热血沸腾的上了楼，不管杨红要跟谁，我跟那人今天晚上就要有个了结。

敲门时，我真希望是他来开门，我也不再说些什么废话，直接干他！

(42) ...

(42)

“这么晚，你疯啦！”杨红闪身出来，穿着件睡衣惊奇的看我。

“你是不是把他带回来了？”看着她一如既往的漂亮，我更愤怒异常。

“什么？”她顿了顿，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你别神经病似的。还有什么事吗？”每次她都这样问有什么事吗有什么事吗，真叫人寒心。

“没事！”我气呼呼的嘟囔，眼圈也红了。

“没事回去吧！这么晚了。”

“没把他带回来，那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我不想接就不接！我也不想见你。”她咄咄逼人的看着我：“以后没事你最好也少打电话！”

我手足无措的低下了头强忍着眼泪，不知该怎样抵抗眼前这个让我苦苦思念又爱又恨的残

酷恋人。

“没事我回了，好冷啊！”她转身开门，又回头望我：“你也回吧，别傻站着了，都这么晚了。哎，你手怎么啦？”

“刚才喝酒被个三陪咬的。”

“你找三陪了？”她关上了刚刚打开的家门，不敢相信走过来的看着我。

“对，找了！”

她死死的盯着我而没有说话，我却很是解气，甚至还得意忘形的冲她笑了一下。“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她的声音里带了些颤栗，惊恐的眼神也不再咄咄逼人。

“能！”我更加得意的看着她，蛮横的咧着嘴角：“因为人家比你强多了！”

杨红的反应之大出乎我的意料。

她撕心裂肺的叫了半声嘎然而止，痛苦的用双手抚着面颊缓缓的蹲了下去，受了极大委屈的样子身体蜷成了一团。

我看着她享受了一阵咬牙切齿的报复快感后，也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话太过分了，她还是蹲着，我想蹲下去扶她可又有点害怕，突然不知哪来的勇气，我决定向他坦白一切：“我也不瞒你，夏天你没回来，我还去过一次发廊！”看着她那样甚是可怜的样子我已经开始心疼的要命，口气不由的放软：“我.....就干过这么俩次对不起你的事，现在都告诉你了，希望你.....”

杨红突然猛地起身，挺在了我面前，吓得我魂飞魄散，那是一张我从未见过的脸，满是痉挛的肌肉和扭曲的线条，鼻翼也剧烈的翕动着，两个眼睛刀锋一样寒气凛凛的顶着我。

我惶恐而又心碎的低下了头，镇定了一下，看着地面胆怯的说：“.....希望你.....能原谅我！”

她没有转身，一句话也不说的面对着我的一步一步退回家门，我不敢抬头只是看着她的脚，正当她要开门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还有一个得问你一下”，我勇敢的抬起头，小心翼翼的看着她，“这问题我想了好久了，一直都想搞清楚。”

楼道里很静，我顿了顿颇有点犹豫，但立刻还是决定一了百了：“你.....那个.....第一次是跟我吗？”她好像没听懂似的征在那儿，什么任何反应，眼神呆滞的看着我。

“你的第一次是我吗？”我又问了一遍。

“不是！”杨红摇了摇头的看我，缓缓的转身，她进了门的一瞬间，过道里的灯不知为什么灭了，屋里传来了“扑通”一声的摔下的闷响。

(43) ...

(43)

我想打车回家时发现身上没带钱，我走了一个多小时到家时已经浑身累的虚脱，脑子里却是空空荡荡，我感觉到今晚可能是闯了大祸了，她要是不多问那句“你手怎么啦？”直接进屋就好了，我真她妈应该踹掉这只烂手！

我在厕所里的呕吐声惊醒了妈妈，一阵嘘寒问暖后起身给我找药沏水，待我稍是好转后又把晚上的饭菜统统热好大盆小盆摆在我面前看着我把第一口饭放到嘴里然后才放心的回了屋去。

第一口热饭还没吞下，我的眼泪就一颗颗的掉了下来。

妈妈的饭永远都是这么可口，可她永远不会明白她这个受了委屈的混账儿子！

第二天我呆呆的想了一整天，最后断定：小红第一次应该还是跟我，昨晚对我摇了摇头肯定时被我气的。

第三天我终于忍不住了，脑子里全部都是杨红，你苦苦思念远在天边的爱人如今近在咫尺，我居然还在为什么第一次如此无聊的问题纠缠不清，杨红对我其实根本没有我想象的严重，人家根本就带什么人回家，我决定赔礼道歉，任刀任剐！

“城小楼！你太不是人了！我姐为你在上海被全校通报批评，你就这样报答她！什么东西！”我被她妹骂的头脑一片混沌，撂了电话出去吹了会儿寒风，清醒了一下又鼓足勇气，我决定去当面请罪。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厚着脸皮按了几次门铃，她才在她妈的督促下出来见我，她看上去很不好，黯淡浮肿的眼睛，乱糟糟的头发。

“你怎么了？”我心疼之极。

“没怎么，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或者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愧疚的几乎站立不住，也说不出口，只是心疼的悄悄看她，咚！咚！咚！的用头一下下的撞着身后的墙。

“没事那我回去了，真希望你以后别来找我了！”她厌恶的看了我一眼，说着就要转身开门。

“我……我……我挺想你的。”我开始支支吾吾的抽泣。

“谢谢！但你以后不用了……真的，杨红不算什么，太普通了，希望你以后能找个好点的。”

“可我……还是想跟你在一起。”我更加使劲的用头撞着身后的墙发出一声声的钝响。

“不可能了，城小楼！你应该了解我是什么人，我一个人在外地那么……”她哽咽了一下，又立刻恢复了正常：“我一个人在外地那么惨，我都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算了，没意思，不提了！总之，我们俩真的不再可能了，你死了这条心吧！”

“可我是真心喜欢你……我……我不是装的！”

“我知道你不是装的，哪怎么办？我谢谢你吧！我现在也是真心的不想跟你继续了！”

“我是真的需要你。”我大口大口的抽泣：“没有你我有点受不了……”

“慢慢就会好的，你不是还有一帮好朋友……”她冷峻的看着我的狼狈相：“……不是还有小姐吗？”

“小红，你别这样对我……”我绝望无比的痛哭流涕：“你跟她们不一样。”

“对，我承认，我是跟她们不一样，可是城小楼，你记住：你跟她们一样！”

她摔门进屋之际，我也用尽全力的把头狠狠的撞在了墙上，一声势大力沉的闷响之后，道歉也好，表明决心也好，什么都好，我真希望杨红能看到和理解我的举动，然而，她却径直进了屋，根本没有回头。

不一刻，血，划过我的面颊，划过一丝凉意，就滴上了我的衣服。

(44)

“真是什么人交什么朋友，我他妈拼命撞树，你就她妈拼命撞头！”小警察来到医院给我送钱时，拍着大腿哈哈大笑。

医生是个好心的阿姨，总想从我口中问出点缘由，可我却像脑袋被打了一针麻药一样麻木，她把我头上伤口附近的头发剃光，拿了一个带孔的布罩在上面，然后一针一针的在头皮上穿针引线，把我的脑袋又一次补好。

我不愿回家，又回到学校，捧着刚刚补好的脑袋，真想把线撕开，看看里面还有什么臭狗屎。

宿舍的窗户被我挡住，门口也被我捂严，我想在暗室里那样开始写信，我写的昏天黑地不知时日，写的心力憔悴情真意切。我铺开稿纸蘸着眼泪，写我们高中的初恋，写我们高考的磨难，写我们大学的甜蜜，写我们分离的痛苦，可我越写不知所云，越不知道该写什么，解释这一切吗？诚挚的道歉吗？表达我的愧疚吗？

我像撕掉了自己的心一样的撕掉了那封信，写什么好像都不再重要，连我都已经不能原谅我自己！

也不知是第几天，小警察在我和杨红的那棵树那儿找到了我，我像见到救援队一样欣喜，可又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他告诉我，我爸妈找我已经找疯了，赶紧回家！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今天是大年三十。

“真这么痛苦啊？”他在车上问我“用不用我去帮你求求情啊？”

“别扯淡！”

“要不教你几招吧！要不你光撞头也不见效啊？”他挑着眼眉看我，“‘血书’怎么样？用了吗？”

我无奈的笑了笑。

“用吧，多放点血就多放点血吧，就当义务捐血了……”他幸灾乐祸的大笑。

“真的，不骗你，真好使！就拿我当年吧，多少条烈女，忠贞不屈的，但只要哥们这招儿

一出，没有不投降的，哪叫一个攻无不克啊！”

“别扯淡了，开你的车！”

爸妈好像知道了些风声，没有怎么问我什么，视察了一下伤口，便开始放心的准备起年夜饭。

我夹了几口菜，象征性的跟爸妈干了一杯便上床睡了觉，爸妈在客厅一边看着晚会一边接些拜年电话，新年钟声敲响时妈妈推醒了我递给我一个小红包，我无奈的笑了笑，转身睡去。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睡着，从那个大年三十，我开始了失眠。

我又一次打电话给她时，是她的妈妈接了电话，耐心的开导了我一阵后，明确的告诉我：最近肯定是不行了，往后等等过段时间再看吧：“你们就是年纪都还小，说话做事都有些毛手毛脚”

“对！对！对！阿姨。”我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感激个不停，撂了电话，我突然好像心里有了点底，杨红肯定没有把我的恶行公之于众，要不阿姨不会对我这么温存，看来她对我还是有一丝姑息，我觉得我也应该表达一下我的诚意。

刀片划过的手指尖半天也出不来几滴血，想想划手腕，我又有点不敢，使劲的鼓捣了半天鼻子，没想到居然它也不流血，我独自发了一会儿愁，考虑了半天，心想用点鸡血代替算了反正也看不出来，但一转念又觉得不妥，都到这地步了，来不得半点闪失，一定要诚心诚意！我找了个卫生所，先把头上的伤口换了一次药，然后主动要求小护士给我抽了一管儿血，小护士听清了我的要求后立刻掩饰不住的大惊失色，像对付个艾滋病患者一样如临大敌，带好了手套和口罩，露着俩个黑黝黝的小眼睛小心翼翼的盯着我。

回到家我开始考虑是否用毛笔，一是毕竟自己练过，能写的漂亮些；二是用毛笔蘸着也可以多写几个字，毛笔找到时我才突然惊觉：不行！那样容易被误认是红墨水，那不是一番心血付之东流了吗？

“杨红对不起”，这五个字让我用手指写的奇丑，我甚至都忘了洗洗手，搞的每个红字上面都有点脏兮兮的异物，更糟的是我把着前面几个字写的过大，纸张和血墨都不够了，想来想去也没什么好办法，最后只得把后面几个字写成英文敷衍了事。

那天晚饭时我露出久违的笑脸，让爸妈很是受宠若惊高兴异常，当即取消了原定于当晚的新一年首场麻将局，一家三口窝在沙发上其乐融融的看起了电视。

电视里又是一些晚会，花花绿绿的舞台，一群表情夸张怪异的舞蹈演员穿着民族服饰对着观众高兴的蹦上蹦下，中间是个女高音在一本正经的假唱，她穿着硕大的一件裙子山一般的耸立在舞台中央，除了嘴巴像刚捞出水的鱼那样动几下对对口形，其他部位都像个老洋娃娃似的一动不动。女高音的一只手高高胜利举起后，歌舞结束，来了小品，讲的又是农村富了，我一改往日的冷血作风陪着妈妈硬笑了两声，老爸却不是投入，在一旁忧国忧民的不住哀叹。一群孩子伴着欢快的乐曲上场后，妈妈也高兴的跟着节奏拍起了手，衣衫单薄的孩子们拿着手上的家伙兴高采烈的跑上台后很快的就整齐坐定，跟着音乐拍子把小脸统一的左右摇摆。

我被孩子们摇的昏昏欲睡，正眯着眼睛打盹，突然被爸爸激动的喝醒，原来是一帮解放初期的电影老明星们左挽右扶颤颤巍巍的一一登场，老明星们满脸骄傲的一字排开后，主持人开始逐个介绍他们是谁谁谁在那部老片里扮演谁，观众们热烈的鼓掌响起后，有几个老家伙还抑制不住兴奋的来了几个电影里的造型亮相，一副鬼马精灵的样子让人哭笑不得。终于介绍完毕，没想到主持人又不知从哪儿掏出一张纸，缓缓念叨：这是几位身体条件不允许来现场的老明星写的信，挺不了几天的他们也念念不忘的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带来了衷心诚挚的问候！

“人家又不认识你，那么激动干嘛呀？”我笑着看我那一番手舞足蹈一阵后又唏嘘不已的老爸：“……真以为人家对你念念不忘哪？”

老爸看也不看我一眼：“你个小瘪三，懂什么呀你，不跟我们念念不忘跟谁，跟你呀？”

“你反正就是看港台那帮玩艺顺眼，见他们比见你亲爹都亲，跟我们这老一代的艺术家一点感情都没有。”妈妈也开始帮腔。

“没感情就没感情，我也不用像你们那样自作多情。”我自得其乐的說道。

“你就是个冷血动物，我是看准你了。”老爸朝我直玛咄眼：“你除了跟你那几个狐朋狗友，你还对谁有感情？”

“不对，还得加上那个小对象！”说完，妈妈就和爸爸一起朝我哈哈大笑。

“冷血也比滥情强！”我吃了亏似的憨笑：“八百年没见过一回，谁也不认识谁，凭什么就能念念不忘？念念不忘的其实就是他们的那点虚荣心！”

“你别他妈整天看破一切的架势！”爸爸笑着踢我，看着我问：“生活对你还不够意思啊？吃得好穿得好，你还不知足啊？”

“赵本山讲话了：你有点爱心吧！”妈妈在边跟老爸默契的一唱一和。

“吃好穿好就知足，那生活也太简单了。”说完这句话我就开始后悔，预感这下完了一时半会儿可能都睡不着了，果不出我所料，爸妈立刻就像上满了发条一样兴奋起来，声情并茂滔滔不绝又跟我开始了新一轮的忆往昔峥嵘岁月，内容也还是那老三样，第一，三年自然灾害时他们吃野草吃树根了；第二，学习学得正上瘾时被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残了；第三，他们俩人结婚时就一条新被子了。

一顿忆苦思甜过后俩人又开始跟我痛说俩家家史，由于我知趣的默不做声，两人多少觉得有点浪费感情，于是便互相开始了你来我往的攀比：到底谁家更穷更苦。

“别比了，肯定是我爸家他家苦，你看长的这小个儿。”

“个儿小咋了？”老爸笑怒：“脑瓜子比你强多了！”

“这对，你爸的脑瓜子咱不服不行。”妈妈又跟腔，“你这脑瓜子不行，随我！不过话又说回来，没你妈这大高个，你也肯定得跟你爸一样‘挫巴’！”

那晚尽过孝道后，我一改往日的阴郁，心宽体舒的上了床，没想到一下就甜甜甜甜的睡了过去，我又一次梦到自己躺在那个太阳照耀下的草坡，连吃带玩的高兴的看着对面庄稼地里的一群小屁孩。

真是奇怪，怎么老是作这个梦哪，还好像是连着的，醒来后我躺在窗外泄进来的阳光中百思不解了好一会儿。算了，去屁！管它哪，反正今天的梦是个好兆头！

(45) ...

(45)

天气暖和和的好，我穿着的去年冬天杨红给我买的一件运动衫精神抖擞的奔赴她家。

杨红出乎意料的和蔼，站在楼道里的窗口边，刚修剪过的头发齐刷刷的反着一层亮亮的阳光，身上披的是件薄睡衣，青春丰满的体线在光影中若隐若明，她看我的眼神也不再那么发狠的咄咄逼人，只是站得故意的离我很远。

我厚着脸皮的不停的找些闲话跟她说，阻止了她几次要回去的念头，我强忍着想上前拥抱她的冲动，扮作一脸幸福状告诉了她我跟家里的关系改善了很多，她笑着表扬了我几句并告诉我早该这样了，没什么比家更好的了，等你以后出去就知道了。

我终于找不到话说，心中的冲动愈发强烈，酸楚也就一下跟着涌了上来，我不明所以而又无辜的看了看她，真希望她能解释这一切和体会我的心情，泪珠很快开始在眼眶里打转，我低下了头依旧无话可说，这让她的眼神也变得不耐烦起来，不停的回头笑嘻嘻的往家里看看，转回来时就变了一个人似的陌生的打量我：“还有事儿吗，没事我回了。”她欢快的问我，“我妹还等着跟我一起洗碗哪！”

“没什么事了，这个给你吧。”

“这是什么呀？”

“我给你写的几个字，我想表示一下我的……”她刚看了一眼就抬起了头：“你神经病啊！”她凶得让我不知所措，“城小楼，我告诉你，你最好还是赶紧死了这条心别再折腾自己了，要不对谁都不好！”说罢她就转身回了家。

我拣起了被扔在地上的几个大红字，欲哭无泪的下了楼，把它们丢进了垃圾箱。

我回到学校时天空也阴了起来要下雨的样子，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于是又坐着公交车晃荡到杨红家。天空已经开始蒙蒙的昏黄时才找到那个垃圾桶，可是那里面已经空空如也。

擦着黑边的天空一片苍穹的蓝色时，我再次回到学校，刚走到那棵树旁，就一屁股坐在地上的伤心的哭了。

那个冬天好像在也没怎么出过太阳，我也没怎么再出去，在宿舍里静静的看书弹琴，或是翻来覆去的听一首叫做《胭脂扣》的老歌。

那天去把卫生所把脑袋上的线拆掉，我终于又忍不住打了个电话。“哎！杨红，我是城小

楼。”

“有什么事吗？”

“没事……那个，我就是想问问……什么时候走啊？”

“明天，你不用来送了，车里坐不下！”

“行……那，那我就不去了。对了，还有个事一直忘跟你说了，咱们那次埋的那些信什么的，你要不要看看，我弄出来给你送去吧。”

“不要了，你自己留着吧，我不想看。”

“行。那，那好，……那我还想问一下，那你是不是就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

“我不知道。”

“那我还是去送送你吧，我……我挺想见你的……”

“不要了，真的不要了，有人送我……再说，我也不大想见你！”

“行。那好吧！”

我当晚还是找了个借口把杨红叫了下来，给她买了一本书让她路上看，她也看上去十分平静，推辞了一下后收下书后，又嘱咐我几句要多回家里跟爸妈沟通沟通别整天什么事一个人憋着，我感激的一个劲儿的点头说是。她回屋后我又摸着黑儿继续在楼道里坐了会儿，脑袋里就像放电影似的的回放了个冬天在这个楼道里的一幕幕，和一些上海的记忆，我觉得我的的确是误解了她，那男的对她很好可她并没有跟他怎么样，上海那晚人家也不过是在聊聊天，是我的妒忌的让自己失去了理智，这一切的的确确都是我的错，我简直是自己造孽自己挨。

其实，这好像从我进了那家发廊开始，就都是注定的了，我背叛了小红。

(46) ...

(46)

杨红家的突然打开，我惊慌得站起，楼道里的灯也突然亮起，这把刚出家门的杨红她妈吓了一跳。

“怎么还没回家哪？”她妈和颜悦色的问我，可能是因为我在高中学习不错考大学又上了重点线，她妈好像一直对我印象不错。

“这就回去。”我尴尬之极乱作一团，“您出去啊？”

“哎呀，去给红红买个鞋垫，这不明天又要走了吗！”

我挠着头发一旁傻笑，不知道说点什么是好，说实话，我真应该好好感谢她，自从高中跟小红偷偷摸摸的开始，阿姨就已经知道，但她从未干预甚至还帮着小红一起唬她爸爸。

“走，咱们一起下去，阿姨问你点事儿。”她妈确实是个爽快人，而且嗓门奇大，在家里跟她们姐俩说话就跟吵架似的，好几次吓的我不敢出声而把她们姐俩乐得半死。

“你跟红红在上海到底怎么回事，你跟阿姨说说。”

“阿姨，其实没什么事。”我一脸苦笑，“真的！我自己也搞不清，反正就是半夜里我看见小红跟一个男的说话，然后我就跟他打起来了。”

“其实她爸听说这事后就跟我讲，没想到小楼这孩子还挺仗义的，论家里条件长相个头，各方面都挺好的。红红这孩子从小就谁也管不了，我们现在问她，她什么也不说。”

我羞的满脸通红的直跺脚，心里甜的恨不得赶紧管她叫妈。

“你还是等等吧，过段时间再看，小孩反正就这样，好的也快变得也快，这边我和你叔叔也给她做做工作，别着急。”

“行。不过，你们也别逼她！”

“没事，那就这样，你早点回去吧！”

“哎。行！那个……那，谢谢阿姨了！”

真没想到两位老人家对我如此青睐有加，这让我心里很有了些底，看来这一架没白打！上海那点儿罪也没白受。

我简直是连蹦带跳的回了家！

(47) ...

(47)

也许因为这很可能是这辈子的最后一个学期，这次同学舍友们一见面倍感亲切，很多人都

从家里带来了地方特产，大家围在一起吃东北的红肠喝广东的米酒，撕着河南的烧鸡就着陕北的白馍，连吞带侃的到了后半夜，最后只剩下了半瓶辣酱，也被吃红了眼的大锯抢了过去。

新学期学校颁布了一条新规定，凡是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被剥夺学位终身的，如果毕业论文拿了优，可以酌情考虑授予学位，据老K分析：这很可能是我们这一届的伤亡过于惨重，学校有点面子上挂不住不好向教委交待了。

不管怎么样，这对我绝对是个大好消息，我也下定了决心：好好的干它一学期，把原本属于我的学位和杨红都捞回来！

我幸运的选上了‘叮叮’老师当自己的论文导师。‘叮叮’老师姓丁，个子不高脑袋不小，据说少有异秉，聪明过人，八十年代毕业于北大后又去溜到‘美丽奸和众国’喝了几年洋奶水，思想开放学识颇广，在课堂上经常以妓女产业为经济模型在课堂讨论，并能把课堂搅得妙趣横生欢声雷动，因此大受一批精力充沛品质恶劣的学生吹捧叫好。当然，也有相当一批把保住处女膜当成毕生最大理想的女生尤其以丑女居多的保守派对她嗤之以鼻恨之入骨并极尽全力揭发检举告之以官，这直接导致了叮叮在系里的地位凄凄惨惨，甚至都没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不过他好像也并不为此烦恼，几门他开的公共课都挤的人满为患不得不换了大课室，这更让他意气风发挥斥方遒，每天拎着个麦克风撇着个屁股得在讲台上把那个大脑袋晃来晃去的大发厥词。不管怎样，叮叮还是很对我的胃口，尤其是喜欢他那个考试宣言：“同学们，你们可以搬电脑，也可以叫你妈来。实在还不会，你就在试卷上给我写首诗，或者画幅漫画，只要是跟经济学有关，我都欢迎！同学们，咱们学经济的，永远是开卷！”

因为捞回学位心切，我咬咬牙选了个大题目：论金融危机过后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及其在WTO进入后的未来发展趋势！

开学的第一个星期我就一马当先气贯长虹的泡进了图书馆，在图书室粗略的翻了几本有关的大厚书后我又来到保留本室阅读了几篇硕士和博士的论文，总结了一下整体阅读情况，我得出了结论：这次死翘翘了！密密麻麻的那么多名词、公式和理论我都一概不知什么意思，痛定思痛，我决定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我一头扎进了期刊室，还好，起码这的期刊报纸还都能看懂。我首先是翻些体育杂志了解一下几个铁哥们例如乔丹泰森齐大内的近况，然后是电影，观摩一遍最近新老女明星的脸蛋膀子和乳沟后，还要操心的读上几篇国内电影的评论介绍过瘾并为之掩卷长叹摩拳擦掌一番，接着是音乐类，国内国外通俗摇滚古典流行走一遍之后，我大都还要翻上几本文学杂志，文章大多无聊乏味但照片颇为有趣，我发现有一半的作家看上去都獐头鼠目，另一半稍好但也是装腔作势，这些穷作家们只要有会都会不要命的互相之间礼尚往来的吹捧一番，惺惺相惜的感叹一番彼此的生不逢时和穷困潦倒，最后一起彪着膀子的鼓吹布道：贫穷有理！我几乎每天都日理万机的像个国家文化部的领导，每天也只能剩下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看看经济类报刊，尽管我这个礼拜在图书馆呆的时间比我在大学四年加起来的都多，可是我的论文依然见人不见面的缥缥缈渺亦影亦幻。

操她妈的！看来我这鸟论文题目确实选大了！

(48) ...

(48)

“饭在桌上，我在床上。”我刚回屋，茹梦就仿佛见到亲人般的冲我大叫。

“别着急，等我吃饱了再办你。”我端起他给我带的盒饭，里面是我最爱吃的五食堂的土豆炖牛肉，顿时食欲大振狗窦大开，狼吞虎咽的扒了两口，又继续的跟他瞎掰。

“去，赶紧拿肥皂洗洗抹点油，哥哥等会儿与你大战三百回合！”

“不行，现在就要，受不了了！”茹梦在床上翻滚劈叉的大喊，“这孩子怎么还没到月底就发情了？你不是一般都月底发情吗？”

我嘴里塞的满满瞪瞪吃得上气不接下气：“对呀，发情期是没到，可情人节到了！哎呀！我不要活了！”

“你怎么不要活了。”

我突然一阵心酸，强做笑脸：“你不是有情人吗，赶紧去找她庆祝呀！”

“庆祝个屁！人家跟我分手了！”茹梦在床上翻来滚去不停的哀号：“什么时候分不好，偏偏这时候……天哪，我不要活了！”

“什么时候的事，怎么没听说啊？”我笑着问他。

“屁！一个个天天的不回来，整天都是我一个人守着宿舍。我倒是想说，可跟谁说啊？”

“老K呐？这小子整天神出鬼没的干吗哪？”

“跟老婆看英语，人家小两口准备考G哪！”

“是吗？”我心不在焉的不由得又想起了情人节，“谁请客啊？”

“什么谁请客啊？”

“你不要说他们准备吃烤鸡吗？”

“你得疯牛病了你？考G，GRE啊！人家都要去‘美丽妍’了，你还谁请客、吃烤鸡。”他用极夸张的语气嘲讽了我一番，见我一直毫无反抗才悻悻无趣的收嘴，“算了，小楼，你是没救了！”

“我看你他妈不像失恋了。”我走出了自己的情绪，开始反击：“嚣张的一腿！挺高兴是吧？”

“高兴个屁！”

“那怎么这么轻松，如释重负的样子。”

“不知道，算了不想了！反正我是把自己的第一次都给她了，我无怨无悔了！”

“她没给你点什么吗？”我嘻嘻的笑了起来。

“给了！”

“什么？”

“打击！”

“什么打击？”

“说看透我了……一辈子没出息！”茹梦沉静的语气让我感觉到他不是开玩笑，说实话，虽然我很喜欢小茹梦但有时也不免觉得他也有点太没追求，要身体没身体要学习没学习，吉他学一年也不知道它有几跟弦，跳舞学一路音乐一响还是不知道迈哪步，大一就整天哭着喊着要写诗，到现在写个明信片都惨不忍睹，说投入，就是打麻将真投入，输光了都不睡站在旁边兴高采烈的帮别人算账收数，大学四年除了那一堆武侠书，这小子唯一收获好像就是跟那个胖闺女破个处。

不知是个什么基因作怪，我好像天生对弱者有着超乎寻常的同情和理解，这个娇弱女孩子的通病装在我这个183厘米容貌粗糙一脸胡子茬的脸上确实有些滑稽，所以我最怕看一些强弱悬殊的体育比赛尤其是 拳击之类，看到被揍的一方一此次爬起装作若无其事的再去挨揍，我感到很悲哀，就像自己被揍一样悲哀。我架打的不多，但从小长大从未吃亏，不过也绝不占便宜，小时候众目睽睽之下开打我总能把人家压在身下，然后主动罢手，甚至有时还主动的挨对方两拳，这既表明了自己的武艺高强不斤斤计较，又给足了对方面子好以后相处。简单说：从小我就是个，不是弱者却同情弱者不爱打架却打架能赢集力量与柔情于一身的矛盾统一的和平主义者！唯一的一次红了眼就是那晚在上海，拎着个砖头大呼小叫的往上冲，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杨红对我如此反感，事实上这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原来还可以这么暴力！

说什么都是白扯，第一次主动打人家就把媳妇打给了人家，真倒霉，操他大爷！

我收起了笑声但还带着笑容的走了过去拍了拍茹梦的头，“又看谁的武侠哪？”

“余纯顺！”

“谁呀，怎么这么耳熟？”

“探险家，死了的，在罗布泊！”

“哦！没错！是他，挺牛逼的！哎！怎么不看武侠了哪，你？”

“他就是武侠！最大的武侠！真正的武侠！”茹梦又在床上撅腿撂跨的来了豪气盖天的小劲头，我也于是很是放心的笑了笑，又跟他闲扯了很多关于余纯顺的事迹。

(49) ...

(49)

“喂，小红吗，我是城小楼。”

“你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那我挂了！”

“别的呀，我还有事哪！”

“那你说吧！”

“我……我听说今天是情人节，所以……想打个电话，……问一问，然后……看看你怎么样？”

“我很好！很高兴！”

“行！那就好，我也挺高兴的！……我……我今天还给你寄了张贺卡。”

“不用了，城小楼！你千万别寄，我已经有了！”

“小红，你……别这样对我。”

“好……那你说！我应该怎样对你！”我握着话筒欲哭无泪仿佛站立不住的靠在了墙上，浑身乏力的一望无际，千言万语的堵在嗓眼却不知如何对答。

不一会儿，一声不响的话筒里就传来了那边电话的挂断，和冷漠的拨号音。

我若无其事的回了宿舍，发现大锯老K都在，大伙都在聆听小茹梦的倾诉，时不时的还要像那些午夜电台的大妈女主持一样关心倍至的安慰体贴上几句，我没有出声，悄悄的拿了只烟，静静的听着，小茹梦语无伦次，我也心马意猿，自己琢磨起了烟。

烟，真是怪东西，我从未对它上瘾，它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另一种方式的那么一两分钟时间，划着火柴的那个漂亮刹那，这段时间就已开始，它燃烧着开始，它那么的热情绚丽，可它却被一口口的变成了烟，变成了灰。

不管你掐不掐，它都会灭，它都是那个令人讨厌的烟屁股，一只烟的功夫，我们好像干不了什么，只是不见了火光，和对那个漂亮刹那的记忆。

一支烟的生命，好像不过就是辜负了那根点燃他生命的火柴对他的爱情。

我从未像茹梦那样的倾诉一下，舍友们也谁都不知道我和杨红的情况，好像很久很久以前我的这点心事好像就无处可说，老大走后，对这几个没心没肺的舍友，我无论如何也开不了口，家里就更别提了，除了杨红，我真是无药可救，也无可就药！

性不是爱情的全部，但确实是最重要的一步，三个月就可以得手的爱情和苦攻三年才出师的爱情很是不同，小茹梦的失恋情绪也和我截然不同，他平息的很快，体弱多病的他也好像对那段肉体多于精神的恋爱并不是很留恋，反而一扫大学几年的颓废，精神百倍的投入‘新生活’运动，每天早上自己起来跑完步后跟我去图书馆，或是跑去民乐团跟大锯学二胡，晚上来了雅兴还要跟老K用英语对骂上几句，很显然，小茹梦受了分手时女友说的话的触动，不久，我好像也受了小茹梦的触动，决定振作一下自己，来点痛快的！我决定去健身！

(50) ...

(50)

那天下午第一次开始健身时，我就后悔自己怎么没它妈早点来哪，学校的健身器材不知什么时候全搬到排球馆了，没什么比一边看着那帮打排球的小姑娘一边举着杠铃更赏心悦目的了。她们大都人高马大嗓音浑厚，但长的还不错，而且几乎都是一头倍儿精神的短发，我承认我对短头发女孩过敏！其实这得从我姥姥说起，她从小带我，她就是短发，后来是我妈，她也未留过长的，再后来就是我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她是半路从一个垂危的老太太手里接过了我们班，那时她刚毕业，一头学生样的短发朝气蓬勃的来到我们班，我顿时惊呆了，浑浑噩噩了好几年的小脑袋突然那一刻开了窍，告诉自己：这就是漂亮的女人！

幼稚的小老师幼稚的以为我们会跟她一样幼稚，远远低估了我们这帮野孩子制造麻烦的能力，没几天就被我们气的在班上嚎啕大哭死活不干了，虽然小老师在我们这个全年级打架最暴最狠的班上没有呆几天，却给幼小的我树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漂亮女人的绝对标准，放在现在就叫：“ISO九千漂亮标准认证”！所有的女人我拿来就要跟她比一比，她简直就成了分水岭及格线，小学三年级的我就懂得了‘及格线’，每次新学期开学就要暗暗不露声色的心算自己的身高在班里排第几，排座位时要在哪儿夹个塞儿才能排到个‘能及格的’。于是，从小学到高中，班里总有些山口百惠型的骄骄者女生与我同桌，这其中包括杨红！然而这种狗屎运终结于大学，这该死的大学里的女生提起来让人心酸，几乎都被十几年的艰苦学习折磨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一肚子解题方法一脸的沧海桑田。不过眼前这帮排球小女生还好，一看就是没怎么被学习摧残过的，身上全都由里到外的透着新鲜和健康，炯炯有神的小眼珠从不用眯起来看东西，英姿勃勃的小脸蛋也没有那么多装腔作势的矜持和做作，笑起来铿锵有力，跑起来掷地有声，赶上休息时偷着仔细瞄瞄，还都真生的眉清目秀楚楚动人，有几个甚至都接近了超一流！我心中暗爽的拍板：以后天天来！

上午在图书馆的学习也逐渐走上了正轨，体育期刊已经看了个遍，文艺类也已经看得恶心，我专心的研究起经济类，令人丧气的是，我并没有专心的攻读自己论文方向的金融类文章，我对一些曾经辉煌一时后来狗屁不是的企业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漫卷报刊喜欲狂的拼命寻找着关于他们的报道，一顿如饥似渴的阅读和享乐后，我替他们进行了反思，我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迷迷糊糊的成了功，又糊糊迷迷的失了败，就像那些我们未曾谋面的老恐龙，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长这么大，自己也不知到自己为什么绝了种，跟我这两年一样，一片混沌！我还发现了记者这个幸灾乐祸职业的高尚，无论在天堂还是你在地狱，人家都会如实报道。我还迷上了另外一类报道，关于电视机这个产业和它的市场，几家破厂你挣我抢，谁的武功也不高谁的口气也不弱，谁也不服谁！今天你降价放血明天我攻守同盟，情节跌宕人物起伏，每每穷途末路顿峰回路转，回回说好不降价！次次有人放飞机！一声放价炮响，众人蜂拥杀上，简单说：一部好看的简直它妈能获诺贝尔奖的市场经济奇侠传。

一番高兴淫乐后临走时总是免不了心急如焚的骂自己一句：城小楼你它妈还不想捞学位了！

茹梦肯定是不想捞学位了，每天狂啃余纯顺那两本探险集，论文也早已在网上下载完毕，该死的老K也早已成了女博士和英语的奴隶，一点没有了前几年风流倜傥的风范，每天两眼发直的手抵着吐沫一页页翻字典背单词，被那个视西方文化为亲妈妈的女博士压迫得毫无生趣的过活，就连那个虎虎生风的口头禅“我操！”也改成了“我f**k！”，找他聊天也不能叫聊天，叫kill time，说不了几句就得蹦出几个英文单词以示炫耀，土不土洋不洋的让人心烦，更让人心烦的是我的那门重修，要跑去跟方凌班一起上课，简直羞煞我也。资讯不多的是那个成功摘除包皮半年有余的大锯，每天都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秘不现身，我们都怀疑他是在跟小古筝在外面体验婚前性生活，而他据不承认，只是煞有其事的吹嘘他在干一件大事。

“小楼，杨红给你来电话了，你不在，她让你给他回一个过去！”我像受了电击一样一把抱起了卧于床头的茹梦，差点没吻了他一口：“真的假的？什么时候？”

“就刚才啊。你要干嘛呀？”小茹梦受宠若惊得看着我。

“她都说什么了？”我心跳剧烈。

“没说什么，就让你给他回一个电话过去。你要干嘛呀？你要办我呀？”

“办你就办你！”我欢喜欲狂的与他就势撕疯了起来。

(51)

跑到楼下打电话时我有了预感好像所有的苦难就将全部结束了，所有的误解就要被澄清，所有的伤害将会得到原谅，我终于熬到头了，拿起电话时，我几乎已经激动的喜极而泣。

“喂，杨红吗，我是小楼！找我是吧？”

“城小楼，我问你，你都跟我妈说什么了？”

“跟你妈。没说什么呀，怎么啦？”

“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卑鄙！”

“我……我真没说什么，怎么回事啊？你妈骂你了？”

“怎么回事你自己明白！城小楼，我真没发现你会是这么卑鄙的一个人！”

我第一次挂断了小红的电话，我实在再无法承受这么残酷的致命的打击。

往回走时，偏偏有一个认识的人死命的在后面叫着追赶我，我发怒的猛地回过头去，一脸发了狂的泪水把她吓得哑口无言。

那几天的太阳一直都是灰色的，我剃了个光头，我带上了帽子把帽檐压的很低，挡住我的两道伤疤和我的脸。

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一句也不想说，只想和所有的人都保持好一定的距离。

我没日没夜的翻那几本死了的诗人的诗集，我对自己是不是卑鄙，产生了怀疑。

我整夜成宿的失眠，不得不买了盒安眠药来帮助入睡，我好几次都准备给杨红她妈打电话，澄清一下自己或者说是寻找一点慰藉，可我感觉那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

那几本死人的诗集除了晦涩难懂得让我头疼，什么忙也没帮上，我又找了些活着的，发现他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高深莫测和不知所云。

倒是茹梦那两本探险家余纯顺的书让人感动，这个上海男人的事迹带给我一些安慰和足以活下去的勇气。

(52) ...

(52)

“你傻逼！不怪人家要飞你。”我那警察哥们听了我和杨红的大致经过后，开始义正言辞的批斗我：“你有些东西讲，行！你找三陪你也跟人家讲？你不有病吗！还他妈把我搭进去了……是！感情好，纯洁！可你也不能不留退路的傻逼呵呵全交待啊！这事儿不怪杨红，搁我，也得开了你，这毫无疑问！”

“我就是觉得既然两人在一起，就不应该隐瞒什么。”我垂头丧气的说，心里已经后悔自己刚才不应该告诉他这么多。

“谈恋爱归谈恋爱！该隐瞒时还是要隐瞒，这是为她好，你懂不懂？”

“去你大爷的！”

“傻逼！谈恋爱也是有技巧的，像你这么胡整，早晚是个完，真的！大家都留点隐私大家日子都好过，这恋爱才能谈下去，真的，这都是真理了，你别不信！人家流行歌曲怎么唱的：爱人啊爱人，给我一点空间，让我呼吸呼吸喘口气。”

“你他妈哪来这么多歪理斜说？”

“哪来的？生活中来的！经验之谈！不信，你就继续以身试法，咱们看你能混成什么样。”

“混成什么样也比你强！”

“对，你多强啊，打人家三陪！你多雄赳赳啊！打完还假惺惺的要给人家加钱，装的他妈一副要永垂不朽的样子！这也行，大学生不懂社会，良心发泄了，可你抽什么风，颠簸又跑去跟媳妇汇报去了，你说不是找死吗你！傻逼，活该！”

“去你妈的，你给我停车，我回学校！”

“跟我装逼啊！行，不说你这些烂眼子事儿了！我今天得带你看看个绝妞儿！”

我低头不语，想起了小师妹方凌跟我说的一件事，说她跟她爸晚上在公园看见几个男女在阴影中鬼鬼祟祟的讨价还价，她爸就说他们卖什么哪？小方凌想也没想就大笑的回答：爸你真是老土，连这都看不懂！

其实她爸又是何尝的不懂，老头对着自己可爱的小女儿，又是何尝的用心良苦，想粉饰这个世界的肮脏。

那个绝妞儿的确不错，身材丰满长相下流，据说是个大款二奶，偶尔心情好还要夜总会里客串三陪，跟他们警察队伍里很多人都有一腿，因性欲极强来者不拒，所以被叫做公用厕所，后来由于经常在饭桌上说厕所有点不雅，于是又给安了个颇有时代感的新名字：“服务器”！

今天终于轮到了我哥们上机了，吃饭时他就已经兴奋的语无伦次，看电影时俩人便开始按捺不住的试探和过招，电影难看的要死，我目不斜视，一边用那点可怜的余光窥视着她们一边尴尬绝望的想着杨红。

可能是我的光头比较反光，“服务器”好像对我也很有些兴趣，有事没事的夸我两句并时不时的使些眼色捏我两把搞得我春心荡漾，虽然她主动的留给了我她的电话，可我并没有告诉她我的，我也不知道我是受刺激了还是在假装做姿态，我依然疯狂的想念着杨红，我不停的告诫自己决不可以再有什么差错，我再在不想连对自己是否卑鄙都产生怀疑，我要对得起杨红并像个殉道士一样苦苦支持下去，我也安慰自己说：谁知道这骚货有没有什么病？

我成了他们的司机，小警察们好像都有了些起色，几乎人人都有自己的服务器，在夜总会里飞扬跋扈的斗起了酒，跳舞时也显得明显的扬眉吐气。服务器们的质量参差不齐，多以肉弹型为主流，但由于过于没脑而不久便令人生厌，于是我们又开始开车去路边勾搭一些偏瘦的风尘女子回去群奸群宿，大小房间全都乱作一团时，我依然整夜失眠的在客厅看着电视，每每有人交换伙伴路过客厅都会莫名惊讶的看上我一眼。他们从不给钱，甚至有时还让我把车开到一些荒山僻岭去练练野外作战，完事后开车就跑或者半路中把她们丢下。

最后一次是“拿大顶”，一个我叫不上名的哥们坐了五男一女的小轿车中办那个女的，路面很平，可我有点颤抖，大家都一言不发，看着窗外，我一边把着方向盘一边从后视镜中观望，女人的腿支着车顶盖四处蹬踏，发出牛一样的喘息，我直接把车开回了学校。

(53) ...

(53)

我翻过栅栏爬进了宿舍后，直奔水房扭着嗓眼汹涌澎湃的吐了一通，夜深人静的楼里很是

让我有种回家似的温暖，我真高兴我又回来了，为了避免回忆起着水房里的往事，我口也不漱的就回了寝室。

我竟然需要目睹一些糜烂不堪的生活才能重新振作自己，真奇怪！躺在床上时自己不禁纳闷。茹梦老K都睡得很香，不知道我的回来，老大的床上已经被堆满了杂物。我吃吃的笑着回想了一会儿原来的宿舍，一到夜里四个小伙，说梦话磨牙放屁打呼噜，每人干一样谁也闲不着分工明确尽职尽责！趁着这点笑劲儿挡着的心酸还没上来的，我赶紧吃了两片安眠药胡里胡涂的睡去。

早上照镜子时我一下就怔住了，我才发现自己带着两个大黑眼圈已经憔悴的不成人样，顾影自怜了那么几秒后，我突然惊醒：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很多同学的论文都写好第一稿了！

我真正开始了争分夺秒的阅读金融报刊和书籍，找出所有有关或用得上的文章材料和段落，标记、摘抄、复印、推敲、权衡、比较、组织、思考、下笔！懊恼！我不得不先把所有不会不懂不明所以的东西抄在了笔记本上，然后翻阅查找一些教材著作甚至字典把他们一一攻克，以便从长计议。

下午体育馆里的排球小女生们依然魅力四射，我为重新见到她们而欢欣鼓舞心慰异常，自作多情得仿佛自己也是其中一员。

我玩命的健身！卧推、挺举、飞鸟、深蹲、背起腰、肩后举、俯卧撑、引体向上、区臂上身、仰卧起作、每天十项每项十组每组十次，间隔休息不得超过一分钟中间还要拉韧带，练过几年篮球的我从来不屑于像那群土新生一样用玩些花里胡哨的狗屁器械，纯粹的都是哑铃杠铃和体操动作。我从不找人给我做保护，上重量时也不例外，每当咬着牙一次次挺起那几乎能置我于死地的杠铃时，心中勇气就会随着肌肉纤维一起增粗膨胀，扩散全身以莫大的地狱烈火燃烧般的爆裂快感和一种重的压碎肉体般的凶猛发泄。我用极其危险的重量、速度和方法一次次把自己逼向身体承受的极限和意志挑战崩溃的边缘，声嘶力竭的挣扎着与那黑色的冷冰冰的重量刻度的对抗带给我一番鞭挞、征服和宽恕自己的复杂情感，我像受虐狂一样歇斯底里的体验这暴风雨一样冲击于体内的血液刺激和神经感受，又像施虐狂一样肆无忌惮的挥霍榨泄着自己这无家可归的热情精力和情绪。我巴不得自己受伤，因为那样可能更能减轻自己心中满山遍野的自责、悔恨和痛苦。尽管没受伤，但确实有几次卧推时杠铃重得让我失去了与之较量的信心，别人见状来帮我抬起压在胸口几乎让我喘不出气的杠铃时，我还在痛不欲生的在心里默念杨红的名字。每每结束时对着镜子里苦汗淋漓的那个人，我也分不清我这是在锻炼自己还是折磨自己！

疯狂的健身训练不仅让我得肌肉块头剧增得连散打班也为之侧目，而且改善了睡眠，我累的没有力气再去怀疑自己什么，酣酣的睡去。

(54) ...

(54)

“老师傅！老师傅！救命啊！”馆里空空荡荡的没什么人，我在扛着一个大重量杠铃深蹲的时候突然感到大腿肌肉有些抽搐，腰也顿时失去了挺力而无法卸下杠铃，我扛着杠铃以一个拉屎的姿势被困，朝着看馆老大爷的小屋大叫了起来。

我被压得抬不起头，只能无奈的叫喊和着急的看着地面，两条高挑轻盈的美腿朝我跑了过来时，我本来心跳剧烈的心脏几乎一下就停止了跳动，杠铃被“美腿”帮着卸下，我佯装无碍的站起时，腰疼的差点让我喊我老娘。

“你没事吧？”我看了那两条白皙笔直的美腿上面与我齐高的脸一眼，认出她是女排里的一个，而且还是那几个接近“超一流”中的一员，我笑了笑摇头，那个出丑受困的姿势窘的我一塌糊涂，呆头呆脑的不知该说点什么好，她笑呵呵转身跑去后，我才想起都忘了道个谢。

她可爱的简直要了我的命！

宿舍里沉闷异常，茹梦除了躺着看书就是跑出去见网友，不写论文也不找工作，老K的“鸡阿姨”考试也到了最后关头。头上缠了个白布条子，上面画了个骷髅头，每天起早贪黑的在宿舍里做女友布置的试卷习题，木头似的钉在椅子上一言不发纹丝不动，大锯还是神龙不见首尾，忙着他那传说中的大事。

论文写的渐渐有了感觉时，我的健身行动也减缓了强度，其实主要是想拖拖时间，女排大

个儿们每天训练完便三三两两的勾肩搭背着啼笑风生的离去，可我的救命恩人那个可爱的小姑娘却总是留下来，自己推着一筐球到墙角，汗津津的继续朝墙上的练习扣杀和救球。有时也会来我这边找器械练一会儿力量，可我除了对她傻笑以外，怎么也找不到一句话说，直到那天她好像在着急的找着什么。

“什么东西，我帮你找吧！”我装模作样的环顾四周。

“钥匙！”她看了我一眼，撅着小嘴的脸上有些焦急，可还是娇滴滴的可爱。

“你放在哪了？”我肯定是演技恶劣，说不定脸都红的跟个猴屁股似的。

“衣服里呀！怎么不见了哪？”说着开始拿着外套抖落起来我被她衣服里传出的阵阵清香搞的心旷神怡，几乎晕倒，梦游一样的呆立。

“啊！这儿哪！”她在袖口里翻到了钥匙，拿在手上朝我摇晃，脸上挂上了卡通一样的灿烂无邪的笑容我受宠若惊的跟着傻笑，我一定笑的难看极了，由于杨红不在，没人给我买那种油，我的嘴唇这几天干裂的厉害，每次笑时为了避免疼痛都要使劲把嘴撅出去，就好像要跟人家接吻似的。

“你每天都加练是吧？是教练罚你的呀？”说实话，练我自己也觉得我的问题真的蠢的可以。

“不是！是我自己罚自己的！”她自己把自己逗的呵呵的笑了起来：“我看你每天练的也很……”她擦了擦汗，很是赞赏的看着我。

“我也是自己罚自己！哈哈！”我心中一阵狂喜，又撅出嘴开始一通傻笑。

“哪，明天见？”

“哪，你叫什么呀？”

“先说你的！”

“我叫小楼！”我故意的省去姓字，一厢情愿的跟人家滥情。

“我叫一郎！”

“哪个郎？狼哭鬼叫的‘狼’吗？”我明知故问，没话找话。

“屁！”她箴了我一眼，“我得走了，再见！”说罢转身跑去。

我悻悻的看着她离去，心里后悔的简直想把我这张烂嘴挖掉。

老天！她怎么叫这么好听的一个名字，一郎！

(55) ...

(55)

第二天下午，我灰溜溜的进馆时，看见女排教练，一个满脸横肉杀气腾腾的家伙正在体罚一名小队员，所有的队友都围成一圈给她加油，那可怜的小女孩气喘吁吁的不停的左右翻滚着去救教练重扣过来的皮球。我偷偷的靠上前仔细的端详了一圈，发现一脸稚气的一郎看上去比其他队员都要小一些，也漂亮一些，她并没有发现我，神情十分专注的看着队友，跟其他人一起不停的给队友鼓掌打气加油，还着急的直跺着脚。

傍晚，正练得起劲，走过来一个面熟的散打队学生告诉我周末学校里有场散打友谊赛，队里刚好没有我这个重量级的，问我有没有兴趣试试，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下来，心想：不就是打架吗，我这正愁没处打哪！

“你刚才去我们那儿，东张西望的干嘛哪？”训练结束后，一郎大大方方的走了过来问我。

“没干嘛啊！”我讪讪的笑笑，心里激动万分：“那小姑娘怎么了，惹你们教练了？”

“没惹，练得不好就得挨罚，经常事儿！”一郎语气颇为自豪。

“你帮我接接球好吗？我想练发球！”

“好！没问题！”我高兴得差点没乐出声来。她的球发得势大力沉，我笨拙地在对面半场抵挡了两下便决定放弃，跑到墙根捡地上的球扔给她，她面无表情专心的练着发球，可我一圈圈捡球捡得有点晕头转向。体育馆的人越来越少，静静的除了击球声没有一丝动静，我虽然乐此不疲但也不觉有点失望。

“你见过哪个女孩的名字里有狼哭鬼叫的‘狼’吗？”练完后一起收袋时她突然发问我无话可说的憨笑了一下，摸着脑袋赶紧找了个话题。

“对了，你是那个系的呀？”

“你又装傻！”

“我什么装傻啊？”

“我们体育生不都是三系吗？”

“对对对，我给忘了。”我挠了挠脑袋：“我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哦！”她点着头夸张的张着小嘴不肯合拢，眼睛看着别处，表情可爱的假装应允。

我们一起去五食堂吃饭时居然撞见了百年不遇的大锯和女友，臭小子冲我满脸坏笑使眼色，一阵比比划划搞得我愈发的心潮澎湃思绪翩翩，我手忙脚乱的端着两碗鸡蛋汤回到位上时才发现她用的是饭盒，她说她习惯了打回宿舍吃，那样脱掉外套甩开膀子把脚搭在桌子上吃得痛快！不过她还是陪着我一起喝掉了那碗汤。

“周末学校有散打比赛，我可能也要上，你来不来看看？”

“哎呀！我最怕看打架了，再说我也肯定去不了，队里周末肯定是一天两练。”

“怎么？要比赛了吗？”

对，下个月就开始高校联赛了。”

“怎么样？你能不能打上主力？”

“不能！”她突然眉头紧锁的斩钉截铁，我心头微微一振，感觉自己有点失言，也感觉她严肃的样子真的有点像杨红。

“咱不是练得挺好的吗？每天还加班加点的。”

“谁跟你‘咱’了？”她又灿烂的笑开了我呆呆的回笑，喝汤，心中有点甜也有点涩，但愿老天保佑我没脸红。

“可能是教练看不上我吧！”她又沉重了起来：“也可能是我水平确实不行。管它哪，不知道！哎呀！我得走了！”我连忙也跟她一起起身，站起来后却又没了话，又不好再坐下便木木的看她收拾东西，窘的要命。

“那就，谢谢你的汤了。小楼？”她笑容可掬的说，大方得体地看了看我，又抿着嘴作了个讨人喜爱的卡通表情。

“不谢！一狼！”她颠颠的跑出去后，我也一仰脖干了这碗功劳不小的鸡蛋汤，真是一碗久旱逢甘露的好汤！

(56)

散打比赛的第一场刚打完，我就开始后悔自己那天真不应该逞能，对手是一所农业院校的学生，而且比赛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友谊第一，从头到尾都是真刀真枪的拳打脚踢，而且还都没有什么护具，第一场农院的黑小子就把我们伙那孩子打得练滚带爬，那条大黑腿踹在肉皮上的砰砰闷响声听得我“两股颤颤、几欲先走！”可是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茹梦大锯都来了说是要看看我健身这么久的成绩，就连一直争分夺秒的老K也给足我面子的带着女友来捧场，跑是跑不掉了，硬着头皮上吧！

第二场就是我！可能是由于第一场失利，比赛还没开始，在场的校友们就开始给我狂拍巴掌喊加油，农院带来的几十号人也不示弱，齐声发出“打死他！打死他！”的阵阵怒喝。我貌似镇定地沿着围网走了一圈，心想可别她妈一会儿被人从这打出去，裁判吧我们叫到一起时，他一直都凶猛的死死的盯住我，我却佯装胸有成竹的左顾右盼。

“铛！”的一声铃响后，我突然听到一声叫喊“小楼！”，这声音很像一郎，我心头一喜正待往观众席看时，脸上就已经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拳，我后退了两步用拳套揉了揉眼，再忍着疼痛努力睁开时发现有一只眼的眼前一片模糊，他太阴险了，竟然打掉了我的隐形眼镜。只有一个眼睛能看得清东西的我完全失去了距离与方向感，判断不了他的确切位置，他挥过来的每一拳到我眼前时都是三个影儿，我一次也没猜中的挨了十几拳后便双手护头心甘情愿不再躲闪的成了他的沙袋，校友们的加油声也好像渐渐偃旗息鼓，只听见农院人在“打死他！打死他！”的疯狂叫喊。

该死的裁判好像看我被揍的很过瘾，迟迟不肯吹哨放我一马，后来是大锯跑上了台终止了比赛！他把我扶到一边就去穿着大牛皮鞋跟那小子对踹了两脚，这让场面顿时混乱，一群老师教练见状急忙上来拦开了两拨几乎动手的学生后，他又气壮如牛的跟裁判对骂了起来。

“早知道让他打好了！”我在一旁气喘吁吁哭笑不得的寻思。

(57) ...

(57)

周末我鼻青脸肿的回了家，默不作声地一头扎进厨房主动帮老妈洗了两天碗，回学校时妈妈看出“道儿”地多给我一百块钱，我赶紧拿着去买了那条看中了很久的带着很多方格的红围巾。

从邮局出来，我又跑到地摊上用剩下的钱让买了一套鲁迅全集，随便翻了一页，只见上面写道：华老拴使劲用手按了按，硬硬的还在！不由得立刻心花怒放的跟着老鲁头儿共鸣：城小楼使劲用手按了按，“硬硬的”也还在！

“喂，请问杨红在吗？”

“哦！她不在，出去玩去了。你是城……？”

“对，我是城小楼，麻烦你告诉她我给她寄了一件东西，她不是，那个……快过生日了吗？”

“行，我一定帮你转告。你怎么样，还好吧？”

“还好还好！那就谢谢你了！”

“不用！”

我虽然没有打中那家伙一拳，但我的勇于挨揍的勇气还是得到了舍友们的赞扬，可我还是好几天都没去体育馆，一是不愿见到一郎，而是不愿见到那几个一起挨扁的散打队学生，后来我才渐渐了解到，我们学校跟农校比散打是有渊源的，我们上一界毕业了师兄有好几个是练过几下的，今年痛殴我们的农院这批队员去年都曾被他们痛殴，所以苦练了一年的农院孩子才那么血海深仇的样子，据说两校这样每年轮流着互相暴扁对方已经有好几年的历史了，看来霉云当头的我，今年这次算是又赶上了。

被一顿胖揍之后，虽然脸上挂彩，可头脑好像愈发清醒，论文写的倒也颇为得意，每天加班加点全力以赴的查阅资料编织观点寻找论据做表画图，仿佛祖国的各条战线都在等待着它的完成，这关乎于大局稳定的重担既然落到了我头上，所以，无论全国未来几年的金融体制改革成败与否，我都要对其承担起不可推卸的责任！

“老K，跟我kill一会儿time吧？”我在宿舍百无聊赖无事可做，只好主动搭话：“你这么整天学不都学stupid了吗？”

“OK！Come on！Give me a surprise！”他放下了书本使劲的伸了个大懒腰：“我f**k！”

“忙坏了吧，还有几天考啊？”

“没几天了！真快忙死我了！长大没这么忙过，拉屎都得数秒！现在想想高考简直是不算什么了！”

“你这么拼命的学，有没有想好是为什么去美国啊？”

“想好了，为了早日过上糜烂的生活！”

“不是，你这几年还不够糜烂啊？”我嘿嘿的笑着说。

“不够，远远不够！”

“你小子是不是到时候就甩了我们女博士啊？”

“不会，我哪是那种人啊！”

“你还不是啊！一肚子花花肠子！”

“所以啊，我得赶紧找个花花世界！”

“哎！”话还没说，我就忍不住先笑了：“博士女朋友怎样啊？跟你，协调吗？”

“协调！”老K也忍不住的笑了。

“怎么个协调法？”我乐得没了眼睛。

“美式协调法！”

“美式协调法。是怎么个意思？”

“美式协调法！就是说……要求我动作幅度偏大！”

我张着大嘴对着老K哈哈的大乐了好一阵才缓过气儿。“怎么这个也跟着美国学啊？就你这小体格，能扛住吗？”

“扛不住也得咬牙扛啊！”老K一副无助的样子：“谁让人家这么崇拜西方哪！”

“好也不能惯着她呀，那不是摧残自己嘛！”

“没有没有，逗你玩哪，我们俩在一起主要都是学习。”

“很少肉搏？”

“从不肉搏，我们新一代知识分子对婚前性行为很慎重。”

“跟我装。”

“不是装，真的！我们俩其实都是特传统型的，跟你们不一样！”

“是不一样！你们不都是来美式的吗！”

“没有，真的没来过。哥们不骗你！”

“那你们一直都在干吗呀？观望啊？”

“对，我们一直都在观望！”

“week clever啊你！”

“什么意思？”

“弱智！”

我们俩正聊得高兴，茹梦突然杀了回来，劈头盖脸的扔给了我们俩几件黑T恤：“看看，大锯这回露脸了，太牛逼了！”我打开了T恤一看，上面写着：“我们就要去远航”——毕业生王雪松二胡演奏音乐会。老K和茹梦开始热烈的讨论起怪不得大锯这学期神神秘秘的。

我却默不作声的伤感了起来，真的是没几天，我们就要去各自远航了。

(58) ...

(58)

大锯音乐会的那天上午，学校体育馆里开了我们这一届的毕业招聘会，老K学习没有去，大锯准备着音乐会也没有去，茹梦因为家里已经安排好了毕业回老家去当公务员，因此原本也不想去，在我的苦苦哀求下才穿着个拖鞋逛庙会似的陪我走了一趟。

大一开学来报道时的场面跟那天很像，只不过这次是要告别学校了，大家都衣冠楚楚的拿着自己的简历，拿着自己四年大学里的成绩与收获，脸上也不再像四年前那样稚嫩和好奇。

我完全找不到找工作的感觉，草草的扔了几份简历就跑到图书馆去改论文，路上遇到了一个熟人告诉了我一个消息：丁丁老师带的论文小组系里这次只给了一个评“优”的名额，班里有几个同学生都去他家“坐过了”。

晚上我心烦意乱的去大锯表演时，才发现路上有很多去看演出的毕业生都套上了那件“我们就要去远航”的黑T恤。找到了老K和茹梦时，演出刚好开始。

大锯拿着过生日时我们送给他的那把二胡在掌声中土匪似的登场，第一首是与民乐团合奏的曲子，曲调欢快奔放，大锯也立刻进入了状态，坐在椅子上把头摇得像个摇滚歌星。我并没有仔细地听音乐，只是看着在台上表演的大锯一点点的回忆着他在楼道里“锯木头”时的样子，天天都要把大家吵的心神不定忍无可忍，想去理论一番偏偏又都有点怵他的大块头，现在这家伙锯的好了可又从不在楼道里锯了，看着他热情陶醉的样子听着一阵阵的掌声，我多少真的有点嫉妒和羡慕他了。

突然传来了一片热闹的叫好和起哄声，原来是大锯准备要和古筝小师妹合奏一曲了，我和老K茹梦也都站了起来，努力的朝着他们发出怪叫，大锯仰了仰脖，也终于发现了我们，朝我们握了握拳头。

演奏会不长，时间也好像过的很快，奏那首《友谊地久天长》的时候，大锯第一次开口跟观众说话了，他先交待了一下自己的绰号和来历，又讲了讲几个在二胡上帮助过他的好老师好同学，又感谢了一通自己的女友小古筝后才提到了我们，刚刚举起自己手中的二胡时，他好像就动了感情，哽咽着告诉了大家这把二胡的故事：“我要感谢我的这几个好朋友，他们有几个坐在这儿，有一个在外漂泊，还有一个已经永远的离我们而去了，我真不知道该对他们说点什么好，很多人都劝我今天演奏时换把好一点的二胡，可我从没有想过要换，因为这是他们送给我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这场演出，下面这支曲子是我拉给他们的！”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我也跟着笑着鼓掌时看了看老K和茹梦，他们都有点红了眼眶，演奏会的最后一首曲目是个大杂烩，民乐团合唱团的学生全部亮相，架子鼓也搬上了台，大家一起合唱那首英文歌《sailing》，“I am sailing, I am sailing.....”的歌声一起，全体观众也都自发的站起来，手拉手的跟着小声的唱，四处都是一片“我们就要去远航”的小红字，那首歌唱到“we are sailing.....”的时候晚会气氛突然就到了高潮，到场的毕业生们全都大声的唱了起来，高亢的歌声让现场也突然伤感起来，很多人都开始去用手去擦着眼睛，我还没等那首歌最后唱完就自己先跑了出来，我并没有怎么伤感，但却很是害怕看到那首歌结束。

(59) ...

(59)

一连两天我都没在女排的训练队伍里发现一郎，第三天我实在忍不住不得不鼓足勇气提心吊胆的找一个好像是她们队队长的女孩问了一下，队长把带到了一边告诉我：一郎上周末训练时被教练骂哭了，跑了，这几天也一直不肯来，我们劝她也没用，她可能想下队了！

第二天的中午吃完饭后我把一郎约到了学校河塘边，河塘里的花草已经开始见了绿模样，小鸟也开始有了啼叫声，一郎穿着件白衬衫，淡蓝的牛仔裤，头发梳的很整齐，但脸色很不好，一路上低着头一句话也没有跟我说。

“哪！这件T恤送给你吧！”我们找了个横椅坐下后，我拿出了礼物。

“你要毕业了？”她看着它，轻声的问我。

“对呀！……你哪？”我看了看她长长的睫毛，无端的伤感起来。

“我还早哪？还有N年要捱。真羡慕你们！”

“是吗？”我苦笑起来。

“是啊！呆在这破大学里真没意思！”她撅着小嘴一幅刚受了委屈的样子。

“怎么没意思，多好啊。你是被教练骂了才觉得没意思的吧！”

“你怎么知道的？”她笑了起来。

“你们教练跟我说了。让我给拿拿主意，看开不开掉你？”

她乐得前仰后合，终于来了精神劲儿：“哪你怎么说的？”

“我说小姑娘挺好，倔是倔点，但苗子不错，还能培养。”她笑着看了看我，不一会儿就又转过去呆呆的看起了池塘。

“我给你讲讲他吧！”我看着她回过头，指了指T恤衫上的“王雪松”三个字。

我从没有过那么好的耐性和口才，那天的我不知是受了什么玄冥的指引，滔滔不绝的把自己和舍友们的四年革命历程向她详述了一遍，以自己 and 舍友们的深情厚意向她表明了大学并不简单是个学习的地方，它其实是年轻人之间心灵进行交流的阶段，最让人留恋的不是这的生活，而是大家之间的那份感情。

她从头到尾的都是一言不发静静的听着，时而微微的有些笑意，时而感动的样子看我，我甚至都把“小不点”的事跟她说了一遍，我真的搞不清楚自己是在开导别人，还是在向别人倾诉。

“我发现你挺‘唐僧’的！”下午告别时，她给我做了一句总结。

可我并没有给她讲杨红的事，这并不是我心怀企图。

她和我都没有问过对方这方面的问题，好像这个问题一问，就会破坏很多美好的感觉，我们好像都有点小心翼翼的害怕问对方这个，也可能是根本就不想知道，就像我们从没有告诉过对方自己姓什么一样。

我换了衣服去体育馆是天已经蒙蒙的黑起来，馆子里没什么人，只有女排的姑娘们穿戴整齐的站成两排在听教练讲话，我简单的活动两下后，脱掉了外套刚准备开练，就看见了一个穿着件白衬衫牛仔裤的俏丽身影，出现在门口。

女排队员们也发现了她，纷纷偷偷冲她使眼色让她过去，她犹豫了一下，还是低着头走了过去，走到教练的背后时，就像个做错了什么的小学生一样站住，头也不敢抬一下的使劲的不停搓手。

教练回头看了她一眼，又继续跟队员们讲话，球队里有个胖胖的女孩好像表情十分丰富，又是撇嘴又是晃头的暗示她跟教练说话。

“好，全体都有了，立正！解散！”教练说完就像没有看到一郎一样转身去一边穿上了自己的外套，一郎还是那样的站着，排球队的小姑娘们也都没有解散，全在原地一动不动的站着。

体育馆里静的让人害怕，我也是大气也不敢喘一声，着急的看着。

“你不是不练了吗？还来这儿干吗呀？”教练看了看依旧站着的队员，离着很远就旁若无人的朝场子里喊起来并大步的走到了一郎身旁，“快走！快走！别在这儿影响我们其他队员！”说着就用手去推一郎，一郎依旧倔强的站在原处，不声不响的用手揩着眼角的几颗泪珠，可头却还是不敢抬一下。

“教练，给她个机会吧！”那个应该是队长的女孩大声勇敢地说了一句。

“对呀！教练给她个机会吧！”其他人也立刻开始跟着为一郎求情：“教练，她都知道错了，就给她个机会吧！”“教练，你罚她吧！”“对！罚她吧！教练！”

“她每天都加练哪！老师！”我也壮足了胆子朝着喊了句，没想到一着急喊成了‘老师’，大家于是纷纷掉过头来看我。

教练终于又脱掉了他的外套，队长也去旁边推来了一筐球，一郎抹了抹眼泪也赶紧的换上了一双队友脱给她的球鞋。

“一百个滚翻救球，少一个也不行！你听见没有！”教练怒喝着抓起了一个球，眼睛死死的盯住她，一郎站起了身点点头，刚要做些准备，就不及躲闪的被第一个飞似的重扣过来的球砸在身上。

(60) ...

(60)

窗外已经完全的黑了下來，队员们都在大声叫喊的为一郎加油，那个满面狰狞的教练一边狠狠的扣着手里的皮球一边从鼻子和嘴里发出重重的吐气声，一郎也像是不要命了似的一次次不停的迎着球、爬起、再摔倒、再爬起。

那个简直没有人性的教练根本不是练习而是在发泄，杀出的球又快又猛，一郎虽然反应敏捷但还是根本救不到几个，朝地板来回的翻滚不是连球皮都碰不到一下，就是被球重重的砸在身上，发出疼痛的叫声。

“一个！”

“两个！”

“快起呀！！！”

“加油！一郎！”

“好救！一郎！”

队友们慢慢的都绕着她围成了一个圈，一边给她使劲的鼓掌打气一边大声的报数，还有几个在不停的捡地上的球，害怕她踩上。一郎的白衬衫很快的就湿透了，隐约的殷显出里面那种棉质型的运动内衣。救了十个球时，她每次滚翻后爬起时也显得吃力了起来，有几次不得不喘着粗气的在俯在地上停一停，可教练的杀球却从未停下，一次次呼啸而去的落在她的身边或身上弹飞。

救到了第二十几个球时，一郎好像就痛苦的到了极限，倒在地上挣扎了几下也没能爬起，半俯着身子勉强的抬起手臂去挡着教练朝身上扣来的皮球

“快起啊！一郎！”

“加油！一郎！加油！”

“你还行不行啊？”教练也停住了手，面无表情的盯着她：“不行就滚蛋！”

一郎双手叉腰的强挺着站起来的时候，痛苦的上气不接下气，可还是撅起了她那标志性的倔强小嘴，队友们也加大音量的为她加油打气。救了几个球后，又一次的趴在了地上爬不起的时候，她身上的牛仔裤也已经殷湿了半截，教练的叫骂和队友的加油好像也都已无济于事，她只是半闭着眼睛的趴在了地上，人也只剩下喘息的力气。

“快起啊！一郎！”

“起啊！一郎！别放弃！”

“别放弃！”

队友们的加油声中已经开始夹杂了一些哭腔。

我在一边浑身冒着冷汗的看着，心中又是感动又是疼痛，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劝她了。

教练停住了手，一言不发的看着她，队友们的声音也稀落了起来，那个肯定是队长的女孩跑了过去把她一把扶了起来，又急忙的闪到了一边，喘着粗气的她还没等站稳，就又被教练的几个势大力沉的扣杀砸倒在地，这回她完全的闭上了眼睛，甚至连手臂也抬不起来一下。

“不准去扶她！让她自己起！”教练怒喝着瞪了一眼四周的队员们一郎趴在地上痛哭了起来，白衬衫已经完全的湿透，像胶水一样的沾着被汗殷出来的后背，地上也是湿了一片的汗水，队友们呆立的站着一片，不敢在过去扶她，只是哽咽着的小声给她加油，有几个已经悄悄的躲在了别人身后不敢再看，也有些开始低声的抽泣。

“你还行不行啊？不行就算了，别在这儿趴着了。”脸上青筋毕露的教练一声声冷酷的叫喊残忍之极，我看着趴在地上精疲力尽的一郎，也跟所有人一样的心如刀割。

“一郎！起来呀！别放弃！别放弃！”队友们已经是连哭带喊的在叫她

一郎趴开始在地上哭着的摇起了头的时候，有一名队友忽地就脱掉了外套，跑到了她身后的开始默默的左右翻滚起来。随即几乎所有的队友都心领神会，纷纷在她的身后四周，默默地开始为她的左右翻滚起来，一郎也终于竭尽全力抹着眼泪的站了起来。

魔头教练好像也受了触动，终于有了点人性，象征性的轻扣了几个看一郎根本在也作不出任何动作便厉声的叫起了其他翻滚着的队员们。他示意她过去时，两个队友连忙上前搀扶着把可怜的小一郎架了过去，她虚脱的好像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

“你今天这个机会是全体队员给你争取来的，你知道吗？我带队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哪年是让新生打主力的！就你厉害是吧？一定要打主力，不能打替补！一个球队，赢就是全队赢！输也是全队输！你看看今天队友们是怎么对你的！。所有的队员没一个走的，全在这儿陪你受罚！她们都有病！是吧？没有她们，你可能一辈子就都打不上球了，你回去好好想想，想想你自己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她们？想想以后自己怎么做！”

教练一顿咆哮之后扬长而去，队员们除了有两个陪着给她踩腿做放松的，其他的也纷纷的上前慰问了几句后拍拍她相继散去，浑身想被雨浇过一样的一郎披着件队友的外套躺在地上终于看见了我，满脸泪痕的脸上又天真的笑了起来。

“你没事吧？”我走了过去，心中忐忑不安的问道。

“就是你个猪头！”我被她突如其来的责骂一下弄的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站住，旁边两个给她踩腿的女孩看着也呵呵的笑了起来。

“你先回去吧，我刚才两条腿都抽筋了，我们这儿且得踩一会儿哪！”

“行！那我先走了！”我也学着她们队友那样上前拍了拍她。

“哎！小楼。”我穿好衣服走到了门口时她又叫住了我：“谢谢你啦！”

61) 那...

61)

那天一郎的最后一句话爽透了我全身每一寸肌肤，回到宿舍后意气风发的请了一班老狗一顿夜宵，席间除了老K以外，大家一致决定：毕业论文答辩完，去那个传说中的“深圳”看看！找工作！也顺便找找那个我们没了音信好久了的老大。

“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

“你怎么啦。得性病啦？”

“甭管什么病，先说你帮不帮？”

“你先说你什么病？尖锐湿疣啊？”

“去你大爷的！尖锐湿疣我用找你，他妈随便找个电线杆子就能治！”

“那你什么病？”我在电话旁被小警察逗的嘿嘿的乐了起来。

“哥们是心病！”

“这么高级啊！是不是‘服务器’太猛了，把你心脏搞死机了？”

“别她妈扯淡。小楼，哥们帮你那么多回，这回你帮不帮我？”

“帮！你说吧！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不起不就是个艾滋吗？”

“艾滋倒没有，不过哥们现在跟这些滥七八糟的女孩混的真的有点恶心了，现在很想好好找个女朋友，清纯点的。可你说我们她妈干这活儿的，它也遇不上啊！”

“你要我在学校里给你琢磨一个？”

“醒目！”

“有倒是，就怕你配不上，自惭形秽啊？”

“没问题，哥们最近生活很有规律，状态很好！”

“行，那你来吧！多带点钱啊！”撂了电话我不觉的心里一片甜涩交融，真的好久没跟女孩去吃麦当劳了，上次跟杨红去好像都是二年前的事儿了，不过她这二年一定是去过的，麦当劳里面的灯光都是很暖很柔的那种，她看上去一定非常的清纯漂亮。

算了！不想，总之今天一定要带着一郎好好的吃小警察一顿！

“你也有今天啊！”我看着风驰电掣一样赶到的小警察，心里不由得找到了点平衡过的快感。

“别废话了，哥们今天是任刀任刷了！快！领我去见见！”

“这么饥渴？”

“快点吧！哥们得有他妈一年没见过处女了！”

我在窗下刚叫了两声，里面就探出了一个小姑娘的黑脑袋，一脸严肃地朗声告知：“一郎的男朋友从外地来看她了，她这几天不回来住了。”

“看在圣母马利亚的份上，以后别这么耍我了，行吗？”请我吃完麦当劳，小警察腆了腆肚子，翻着白眼的对我说我一点想笑的心情也没有，心乱如麻的点了点头。

(62) ...

(62)

论文答辩的前一天舍友们给我弄到了丁老师家的地址，都劝我晚上买些东西带点钱去“坐一坐”，我犹豫不决的在学校徘徊了一阵，终于鼓起了勇气决定先给杨红打个电话。

“喂！是我，小楼。”

“你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没事那我挂了。”

“对了。我给你寄的生日礼物收到了吗？”

“收到了！”

“喜欢吗？”

“我没看，我给你寄回去了。”

“为什么呀？那不是生日礼物吗？”

“对，是生日礼物！可我感觉不合适，成小楼，我现在已经有一个男朋友了，真的。”

“……”

“那就这样吧！我挂了！”

撂了电话后，我就给那个给我留了电话号码的二奶“服务器”打了个电话直截了当的告诉了她我今晚想去她那儿睡，她微微的犹豫了一下对我说：那你来吧。

往校门口走，路过那棵树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没了意思，全世界都没了意思。

在树旁坐了一会儿，我就掉头回了宿舍，小红肯定是在故意报复我，这么快怎么可能，我吃了片安眠药入睡时心里越想越觉得是这样，不禁心里又踏实了一点。

我们几个人的论文都得了“良”，除了我的是写了一写的，他们几个都是在网上当下来的，我们组的另外一个也是要捞学位的学生拿了“优”，他的论文好像也不是自己写的，答辩时漏洞百出而且几次牛头不对马嘴，有人告诉我说他给丁老师送了钱，可我好像有点不愿多想，随他们去吧，反正这个世界原本无聊，谁的人格又能崇高到哪儿去，对别人期望太高好像反而会成为一种恨自己无能之后的逃避。

(63) ...

(63)

去深圳时大锯的行李最多，一个巨型的牛仔大包都没装下，茹梦带了不少吃的和扑克牌，我的行李最少，几件内衣裤几份简历和一小盒安眠药。

第二天的深夜，深圳终于到了，火车穿过了丛林一般的高楼和灯火，午夜时分的这座城市依然霓虹闪烁，灯红艳绿，车流穿梭，人头攒动，夜色中的一切好像刚被注射了激素一样的兴奋。

一下火车，扑面而来的热腾腾的高温就像蒸气一样把我们团团包围，让人感觉自己好像是走进了一屉刚被蒸熟揭了盖的包子，走出了站台已经差不多是半夜两点，我们抑制不住兴奋的扛着包大呼小叫的在车站四周逛了一圈，街上没有几个人影，可车却不少，而且时常会有几辆不常见的高档车，划破夜色风一样狞笑着的在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四处望去尽是些老高老高的大楼，矗立在微弱的月色下，没了灯光黑糊糊的样子的像一群的高耸入云的怪兽。

逛了一阵，我们兴奋劲儿好像随着身上臭汗的分泌而有所消退，旅途的疲惫困劲儿也汹涌来返，由于太晚实在不好意思去打扰那个我们来之联系过的师兄，我们只好强打着精神的开始四处找店。

车站的周围除了一些豪华的高档酒店，就是些一看就会令人望而却步的星级宾馆，根本找不到什么招待所小旅社地下室之类，我们只好扛着包又回到了火车站，进了候车室各自找了排

空椅子汗津津的横躺着睡下。刚刚困倦的入睡，就被几个神经病似的豺狗保安来用脚把我们一个个踢醒，怒斥说：不准躺在这儿睡觉！

我们忍气吞声地扛着包出了候车室，在一个满是些尿臊味儿厕所过道的拐角，趁着睡意未却，急忙的找了些废纸箱铺在了地上，抹了抹刚才淌在脸上的口水，四处望望确认了没有保安后，便又相继的倒头酣酣睡去。

清早，大锯的一声叫喊把我和茹梦彻底惊醒，他放在大牛仔包里的钱全丢了，我俩也急忙惊惶失措的检查了一下小包，确认没有东西被偷后，才冒着冷汗很是庆幸的安慰了大锯一番，我们垂头丧气的联系了那个师兄，他告诉了我们说他今天一天都得在外面跑客户订单，必须要等到晚上我们才能过去，把包寄存后，我们买了地图又粗略的打听了一下，便直奔人才市场。

路上尽是些神色可疑的小摊贩子和夹着个小包行色匆匆的上班族，大清早的太阳就开始灼人的热，等车的人群都找着树阴站下或是买份报纸举在头顶，我们忍着酷热的在路边吞了几个包子便搭上了去人才市场小巴。破烂不堪的小巴晃晃悠悠的不肯前行，来回在车站附近兜着圈子抢客，车上也几个黑瘦不堪的中年妇女也开始操着叽叽喳喳的本地话与卖票的机枪扫射般的理论起来。

“你别说，这还真她妈有点像‘鸟语’！”吃饱了的大锯终于走出了丢钱的阴影，嘻嘻笑的冲着我说。小巴穿过了不少的大路小道走了很长时间，我们也大致的浏览了一圈特区风貌，车窗外，一会儿是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摩天大厦，一会儿是些拥挤杂乱破烂不堪的肮脏小楼，大街小巷的老人很少，年轻人倒是黑压压的遍地都是，一片茫然的脸色也都因为炎热的天气而显得普遍难看。

“哇！有漏！”一个面部凹平的老广拖着长长的尾巴音喊了句，汽车又摇晃的向前开出一段才慢慢刹住，那个皮毛油亮的老广努力的欠起肥胖的身躯走到车门，嘴里又哇啦哇啦的骂了司机几句才肯下车。

我们几个头晕目眩的终于被拉到了人才大市场，下了车互相打量了一下，发现大家看上去都有点惨不人睹，于是赶紧掉头一本正经的混进了一家相当豪华的酒店，星级酒店的厕所里果然什么都有，我们几个你挣我抢连打带闹的轮流的洗了脸刷了牙又刮了刮胡子，小茹梦甚至还洗了头，用旁边的烘箱烘干时大锯等的心烦，提议由我去放风他俩好在里面洗个澡。买了五元钱的门票，我们容光焕发通体舒坦的在人才市场里开逛，逛了一阵越来越觉的不对劲，人们看上去好像都文化不高，打扮的土的要命，除了有几家工厂贴出几张破纸在招些临时工，其他几个破破烂烂的摊位都是招些电工、钳工、木匠、泥瓦匠等等，怎么深圳就这个档次啊：我心里不住的嘀咕。

一打听才知道我们走错了，这儿是人力大市场，人才大市场在后面哪！

(64)

人才大市场果然不同，门票十元，刚一进去里面就是一番摩肩擦踵的热闹景象，人们都衣冠楚楚的拿着自己的材料四处机灵的张望，里面的几百家展位也都布置的规矩体面，条条块块的罗列，几个有外国佬儿的展位被围着水泄不通，才华横溢的男男女女纷纷吐沫横飞的竞相用英语描述着自己的过人之处，我在旁仔细的听了听，学习了一下，发现自己跟人家相比简直屁都不是一个！

不知为什么，很多的单位都不要我们这些应届的没有工作经验的毕业生，看了看简历的封面就面无表情的还给我们，一个面善的中年妇女翻了翻我的简历后让我讲一讲自己在大学的表现，我迅速的进入了状态，绘声绘色的把老K在大学干过的差事都跟她讲了一遍，她点了点头收下，我也深深的松了一口气。刚丢了钱的大锯表现的十分抢眼，摇头摆尾地四处猛吹，见谁都是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口若悬河的对跟着那个身形比他还要大一圈的黄毛鬼佬用东北英语描述了一遍自己在音乐上的成就后，又跟人家吹了半天自己其实从未摸过的篮球。

晚上，我们坐了两个小时的车，终于精疲力竭的找到了师兄住的那栋偏僻在一个穷街陋巷里的渔民小楼，一阵寒暄洗漱完毕，我们就在他那间杂乱闷热的小屋的地上横七竖八的睡去。

一连去了两天人才市场我们有些厌烦，于是决定去师兄说过的几个景点看看，到了那个有巴黎铁塔的著名景点一看，一张门票竟比我们来时的火车票还要贵，大家于是一致决定“罢游”，改为坐在马路对面的台阶上看美女！

全国的美女好像都来了深圳，东西南北简直什么类型都有，一个个的冷若冰霜的样子好像时装店橱窗里的模特，走在路上风韵袭人妩媚万千，身上穿着的高档时服使得脸上的骄傲和满足也溢于言表，对路人的打量也统统的一律用眼角斜视，我试着的走在后面跟踪了几个，惊奇

的发现，她们的臀部摆动频率竟然与我的心跳同步！虽然天气很热，可她们的妆上的还是很浓，红滴娇艳的嘴唇充满着急于挥霍的欲望，一片片暴露在烈日下的雪白肌肤和丰满大腿刺眼着血腥之极的诱惑。

这座日光如火的城市属于她们和她们的雪白大腿！

除了大锯收到通知去面试了几家公司，我和茹梦根本都无人问津，我俩几乎整日相依为命的在市区里闲逛，还一起学了几句鸟语取乐：“看！修鞋！（小姐）”，“哇！好靓啊！母该雷了！（谢谢你）”，“母塞了！（不用谢）！”，“丢雷老母！”

我们几个都很不服南方的水土，脸上的疙瘩暴增不说，身上被蚊虫叮咬的体无完肤，晚上不仅睡觉的空间拥挤，空气闷热潮湿，而且楼下还有人彻夜不休的吵闹，但最可怕的是屋子里毒虫猛兽，大锯半夜拍脸上蚊子时竟然拍死了一只拇指大的蟑螂，吓的他脸色惨白的差点没哭出声来，我由于身上热的出汗粘糊糊的难受，也是整晚的睡不着，有一次我睁开了眼睛找了点安眠药吃，吃完后看了看天花板，借着窗外微弱的光我惊悚的看见天花板上竟有一只巴掌大小的毛茸茸的黑蜘蛛，它如果掉下来说不定都会掉进我们的嘴里。

茹梦还是病了。

那天晚上师兄回来时突然告诉说等一会儿“有情况”不能留宿，我们便不得不仓皇的出去熬夜。我们去小饭馆里吃夜宵时，旁边的一群民工也在仰着脖子蹭老板娘的那台小电视看，或许这就是他们劳累了一天之后的唯一娱乐，那老实巴交的全神贯注的样子看了真是让人难过，他们好像也是只能这样的仰望着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一切。

小气的老板娘故意的每隔一会儿来换次台，憋声憋气的民工也每隔一会儿就发出一阵惋惜的叹气，老板娘关掉了电视后我们也不得不结了帐离开，倒霉的是我们居然赶上了台风，霎时间狂风大作倾盆大雨，温度也急剧降低，路上立刻就没了人影，小树也被连根拔起，路边巨大的广告牌子也被吹飞了几个，整个城市看上去简直跟地狱没什么两样，等我们终于招呼到了一辆出租，赶到一家通宵营业的豆浆店时，小茹梦早已被冻的上下牙齿叮当乱响了。

(65) ...

(65)

临走的第二天，我和大锯上午看护了一下茹梦，他已经好了很多，我们俩下午便搭车去了市区，他去一家颇有名气的船务公司面试，而我则是去干一件自己蓄谋已久而且可能只有在深圳这种鬼地方才会有的事。

“老板，一个字要多少钱？”

“要‘台台’（看看）你是多大的字了。”

“火柴盒这么大就行了！”我给他用手比划了一下。

“丫百蛮！”

“便宜点了……”我也学着广东腔，把那个“了”字拖的老长。

“八十蛮给你，不要再讲了！”

“八十也太贵了，六十吧！”

“大佬！六十我就把针线给你，你自己弄吧！”

我看看无望再杀价，只好点头同意了眼前的这个装修得人人不鬼不鬼的家伙。

“这样才对吗！大佬！大家都要养家糊口的吗！海‘宾陡’搞啊？”

“这儿吧！”我给他指了指。

“大佬！这里是心脏喔，不怕危险吗？”

“不怕！来吧！没问题！”

那天的晚上我果然又做了那个梦，自己又躺在了那个冲着太阳的绿草坡上，高兴的连吃带喝，天上是一朵朵飘来飘去的白云，身边好像这回还多了一群玩耍嬉戏着的孩子，追追打打的跑去远处一片绿油油的庄稼。

怎么一和杨红有点关联，我就会做这个梦哪？醒来时我莫名其妙的突然感觉有点害怕。

第二天的火车站，临上车前，我们才匆忙的退掉了大锯的那张火车票。

他在候车室里接到了那家船务公司打来的传呼：试用期月薪三千，立即就可以上班！

“兄弟们，那咱们就……就此别过吧！”大锯拎起了自己的大牛仔包，说着就红了眼圈。

“不回去了？”我不是滋味的问。

“回去！肯定回去！毕业典礼上咱们得好好的，喝一顿！”说着大锯就哭了，茹梦也哭了，我若无其事的拍拍他又拍了拍大锯，三个人就这么的搂到了一块儿。

“好兄弟，我不送你们了我害怕我受不了！”

“我们没事！你自己在这鬼地方，小心点！”我出奇的冷静，不知为什么好像没有怎么动情。

“毕业典礼你一定得回去！……咱们几个……”病殃殃的小茹梦哭的已经不成了样子。

“你赶紧走吧！”我紧紧的搂住了茹梦，使劲的用手去推依依不舍的大锯。

火车可算开动了。

我透过车窗看着这个夜色燃烧中的孤单城市，看着哀艳灯火之中街上那些小小的陌生身影，蓦地就想起了那个刚刚还在背着个大牛仔包不住回头的大锯，那个为了我去穿着大皮鞋去跟人家对踹的大锯，用手紧紧的堵住了嘴，心碎欲绝的哭了。

(66) ...

(66)

到了学校，回宿舍的路上又见到那棵树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和亲切，仍然属于这学校里的一员，这好像多少给了我一点安慰，我甚至都有点不敢去想以后出去工作时会是怎样。

“大锯哪？他怎么没回来？”老K会屋见了我劈头就问。

“鸟人在深圳找着工作了，是一个航运公司，挺好的。怎么啦，你不是挺烦他的吗？”我刚刚照顾着还发着低烧的小茹梦睡下，暗暗的心中开始有了点埋怨老K的意思。自从去年他开始复习英语准备考试，他就经常一点面子不给的给我们屋玩电脑的大锯下逐客令，憨厚的大锯虽然从未说过什么，可每次走时那不情愿的眼神现在想起来还让人心头悸悸，这学期大锯虽然跟我们也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可却基本没怎么来过我们屋，尽管是因为民乐团排练忙，但其实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哪他什么时候回来，毕业典礼之前能回来吗？”

“他说是毕业典礼回来，也不知道能不能？怎么啦？想他啦，你？”

“不是，关键是我。我可能最近就要动身了，肯定等不到毕业典礼了！”老K的声音小了起来。

“你考完试了吗？”我回过头看着他，心里又是“咯噔”的一下难受。

“考完了，考了两千多分，还不错。”

“怎么这么快？那边都联系好了吗？学校什么的？”

“联不联系都行，赵莉莉的绿卡已经拿到了，我是跟着她移民过去，我们前几天已经登记了！”

“什么时候走，定了吗？”我的声音也不知不觉的小了起来，茹梦睡得很香，我的心头却突然又被纠缠起来了一些莫名的难过。

“最晚也就是下礼拜！”

“不能多等几天吗？等大锯回来，咱们几个好好的聚一聚，热闹热闹！”

“恐怕是不行了，那边的学校已经开始催她了。”

“你看你这个学期天天都是学习，咱们几个好像真的很久都没怎么一起热闹过了！”

“是啊！我那天考完试就挺后悔的，去深圳我都没去火车站送送你们。”

“这倒没什么。你不也是正经事吗？”

“是没什么，但其实我早就预感到大锯可能不会回来了，你看他走时背的那个大包。深圳怎么样，好吗？”

“好个屁！热的跟非洲似的！”

“哪他在那边能受得了吗？”

“受不了也得受，要不怎么说是奋斗哪。”

“哪他要是毕业典礼时回来，你帮我转告他一声，其实我上学期真有点对不住他，其实我也是。”

“哎呀！别提这些了，多没意思。大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他才不会往心里去哪，这次我们一到深圳这家伙的钱就被偷了，早上丢的钱，没想到中午人家老先生就开始咧着大嘴开笑了，鸟人真是乐观的一腿！要是搁我，不定得难过几天哪！”

“对！东北人确实不错，都挺敞亮的。对了！那他现在身上还有钱吗？”

“有！现在人家光试用期就一个月三千，那单位据说在航运业也是挺牛逼的。”

“那你俩哪，这好不容易南巡一次，没什么收获吗？”老K嘿嘿笑的在嘴里点上了两只烟，又递给我了一支。

“哎呀！收获不小！终于见到了比猫还大的耗子了，不骗你！那地方一般都是老鼠抓猫，小猫一见到老鼠就吓得抱头猫窜了！那边都说：不管黑鼠白鼠，抓住小猫就是好鼠！”就着那根烟，我开始得意洋洋的跟他吹起了在深圳的那几天，我们怎么混去大酒店里洗头了；大锯晚上怎么被只蟑螂咬了；刮台风时的又怎么怎么恐怖了。那支烟快吸完了的时候，老K突然告诉了我杨红寄来了一个包：“是杨红给你买的生日礼物吧？”

老K把包拿给了我，看了看我毫无反应，有点诧异：“这个周末不是你的生日吗？你忘了？”

“对！我没忘！是生日礼物！”

(67) ...

(67)

杨红去年的生日我也是送了她一条围巾，我大大小小的送过给她的围巾差不多得有十几条，各种颜色各种质地的差不多都让我给送全了，我好像实在找不到比围巾更浪漫的礼物，尤其是带着方格的那一种，其实另外有一样也很不错，就是那种比较高档的棉质内衣什么的，不过那个让我实在不好意思去买，另外，那家伙估计也可能贵了点儿。不管怎么样，尽管我的礼物千篇一律，可小红还是非常喜欢，但她是可能让你看出来的，她就是那么一种人，不管怎么高兴怎么感动她也不会让你看出来，卯大劲最多也就是来一句“傻不傻呀？你……”

我去年二十二岁的生日时杨红寄来了一张贺卡，并一再的嘱咐我必须到了零时在开启，可我还是忍不住提前了几分钟把她打开，里面的内容有点超乎杨红风格的肉麻，但却是英语的，具体写了些什么真的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一开头就挨了她致命的温柔一刀：“Hi my dear：”后来在我的穷追猛问之下，杨红告诉了我必须在零时开启的原因：那天晚上她跑到了上海的一家小教堂，在零时的时候为我祈祷了二十二遍。

周末的晚上我并没有回家，单枪匹马的在那棵大槐树底下呆坐了一晚，林子里的空气很清新但还是有点冷，小情侣们也不多，我双手抄着袖子看了好半天的池塘，那里面的小荷花都已经开始有了粉嗒嗒的苞蕊，看来春天又是乐此不疲的到了。

临走时我还是把那条围巾和贺卡埋在了树下。不过并没有和过去的埋在一起，这次埋的是大树的另一边，冲着阳光的一边。

“小楼！你妈今晚一共来了六遍了，找你都找疯了。她刚走没多久，你快打电话吧！”回到宿舍时已是深夜，茹梦心急火燎的对我说。

“她没说有什么事吗？”

“估计没什么事，就是来给你庆祝一下生日，对了，她给你留了一包东西，在你床上哪！”包里的东西真是不少，一张贺卡一条长裤一条领带一双皮鞋还有件小马甲，我粗略的翻了翻，妈妈的礼物又是和每次一样的让人失望，除了那件小马甲还凑活，其他全都老土的让人想哭。“你把钱给我，下次我自己买得了！”她要是见到我，我一定会对她这么说。

“生日快乐！”老K突然进了屋，劈头盖脸的超我摔过来一个小包。

“什么呀？这是？”

“赵莉莉给你挑的，看看喜不喜欢？”我打开包，里面是件衬衫，还是那种我倾慕已久的小立领衬衫。

“太谢谢了。”我心中激动，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轻描淡写的朝他道了个谢了事。

尽管有这么多的礼物，可这生日还是让我觉得滑稽的令人绝望，“祝贺你又白活了一年，城小楼！”我吃了片安眠药躺下时默默地对自己说。

“小楼！生日快乐！”半夜里，茹梦又笑嘻嘻的把我推醒，一边和躺在被窝里仰脖张望的老K狼哭鬼嚎地给我唱生日歌，一边递过来一个馒头给我，上面还插了根刚点燃的香烟。

(68) ...

(68)

老K的归期终于进入了倒计时。

他把能送给别人的书都送掉了，几本诗集都给了茹梦，一抽屉的磁带全都留给了我，电脑主机被大卸八块的送给了好多朋友，显示器也捆绑着宿舍里四年攒下的十几盘毛片一起卖给了师弟，连那套傻校服在内的许多不要的衣服也用了个纸箱装好送去了希望工程办公室。

自己的后事基本料理完毕后，临走的前一天他又穿着那双入学时买的破球鞋跟我和茹梦去球场踢了一场球。天黑了该回去的时候，他居然笑嘻嘻的把他那双奇臭无比四年都没洗过的破鞋脱了下来，规规矩矩的摆在了球门柱的旁边还给敬了个军礼，正要光着大脚丫跟我们回宿舍，不知怎么，他一转身，突然的就坐在了地上，搂着那根大门柱，伤心的哭了。

那天晚上我们去借了个不错的录音机然后上了楼顶天台，弹了一晚的吉他唱了一宿的歌，老K要求大家搜肚刮肠的把所有听过的校园民谣全想出来，唱一遍，他说他以后再也不要听她们了。开始录音的时候，大家纷纷来了感觉情绪，都轮流神叨叨的对着录音机用朗诵诗歌的抒情语气一顿神乎其神的胡言乱语。

“小楼，咱俩再来一遍那首《去年冬天》吧？”天蒙蒙亮的时候，大家也都有了困意，老K突然小声的跟我说，“弹完这曲子，这把吉他就是你的啦，怎么样？”

那首凄美绝伦的《去年冬天》序幕曲我俩都曾经疯狂的喜欢，大二时在宿舍里硬挺了一个周末才把两把吉他的谱子全扒出来，随即就练的滚瓜烂熟配的天衣无缝，但凡遇到个有几分姿色的女孩我俩都要用这个曲子假装不经意的“偶尔”露一手，那绝对是一只我俩压箱底的曲子，可是那天我们俩弹了好几次，都没能把她弹完。

“小楼，别哭了，等哥们从美国回来，咱们再拎着吉他去那个没给咱们俩钱的酒吧走一趟，怎么样？小楼，你还记得咱俩一欺骗过的那些小师妹吗？真TMD过瘾啊，真想把咱们这屁滚尿流的大学，再来上一遍！”

下午走的时候，老K很是平静，一路上头都没回一下，上了火车后看看时间还早，跟我俩还玩了两把“拱猪”。

我们下了车后站在车窗下，他又给我俩讲了个在网上新学的黄色笑话。

“轰”的一声长鸣，火车一刹那立刻启动，老K突然就把手狠狠的伸在了车窗外，撑出了半个身子死死的盯着我俩，一遍遍的狂呼我俩的名字，伴着越开越快的列车，撕心裂肺的哭了。

(69) ...

(69)

我一点力气也没有浑身发软的回到了学校，路过体育馆时趴在门口往里偷偷的看了一眼，一郎正在嘻嘻哈哈的给一个队友踩腿，俩人不知因为什么事有说有笑叽叽喳喳的比划个不停，一脸的天真无忧。自从一郎受罚后，我一直都没去过体育馆锻炼，我好像有点害怕和她见面，因为它肯定会破坏很多很多美好的东西。

我开始每天跑到图书馆去给杨红写信，静静的一个人回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一次次的尝试向她解释自己，可每次写到最后就都成了泪水汪汪的道歉和愧疚。

我发现我根本就解释不了自己，我是在用借口和软弱来掩饰自己对爱人的背叛，以给予自己一点虚伪的宽恕和安慰，我的所谓情感只不过是一个为自己服务的会说谎的奴隶，它让我怀疑别人却又欺骗自己，这一切，都是我自己这个奴性的报应！

我从没这么清晰的审视自己，可审视的越清晰我就越觉得小红说的是对的，我确实是个卑鄙的人。

杨红一封信也没有来过，可我还是更加痛苦强烈的体会到了她默默却无处不在的珍贵。

下午我一般都会去大槐树下坐一会儿，看看校园里的春色和情侣，或者埋掉自己这几天写过的信。

老K留给我的那把吉他非常不错，小小的像一把儿童玩具，娇柔可爱的搂在怀里，出来的音色却有说不出来纯净和细润，听起来像是在弹一把曼陀琳，我拿着她把自己和老K写过的歌伴着那时说过的女孩全又复习回味了一遍，曲子全是老K写的，这家伙的乐感真的棒的不得

了，屁大点的时候就自学成才的能用那种谁家小孩都有的玩具小钢琴弹儿歌了，歌词全是我写的，一码水的全是唉声叹气假装深沉痛苦的幼稚文字，我也试过自己作曲，可每次一到那个灰灰阴郁的Dm和弦就怎样都走不下去了。

我一遍遍的弹着那首《上帝保佑》，虽然没有人听，可我感觉很好听，这是我会弹的第一首歌，也是我每次想起杨红都最想弹的歌，可奇怪的是她在的时候，我却一次也没有弹给她听。

我还静静的练了二首难度颇高的歌：《乡愁四韵》和《fragile》，最后是一首难度不大的《去年冬天》，那首歌的歌词就好像就是写给我的一样。

邮局里的一个挂着实习牌的小女孩告诉我邮寄磁带必需得去市政府开证明，证明内容合法！

“那怎么办？我这里面都是些自己弹唱的歌。”

“想想呗！很多办法呐！”小女孩眨着眼睛的跟我说我按照小女孩说的那样，把磁带的瓢卸了下来，用透明胶布缠紧捆好又用纸包上装进了信封。

“这什么呀？”挂着实习牌的小女孩不在，一个中年男子捏了捏信封问我。

“是个……戒指！”

“磁带就磁带！还戒指！什么戒指这么大！这得按超重加计费呀！”

“行！加吧！”

(70) ...

(70)

“小楼，下午你不在，大锯来电话了！”

“是吗？怎么样，土人都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就说他毕业典礼回不来了，让咱俩帮着办手续。”

“是吗？他在那边怎么样啊？”

“他没怎么说，应该不错。哎！小楼，你什么时候走啊？”

“什么什么时候走？上哪啊？”

“离校啊！我可能开完毕业典礼就得走了！”

“着什么急呀？你不是回去当公务员吗？放假再走呗！”

“不行！我还有点事要干哪。”

“你有什么事啊？”

“什么事，到时再说吧！”

说完茹梦就又拿着地图看了起了，他这几天奇奇怪怪的总是看地图，我心里乱七八糟的坐下，也懒得再问他什么。

晚上我吃过饭后，无事可干的幻想了会儿小红收到磁带的情形，其实这是我早就答应过她的，可是一直都没干，想想真不知道我自己这两年都瞎忙什么了，碰了一下昨天刚换了一套新琴弦的小吉他，好像突然又来了写歌的感觉，开头还算顺利，正要弹到Dm和弦，楼下就传来了一串银玲般动听的声音，而且叫的居然是我。

上一次有女孩在楼下叫我，好像都是两年前的事儿了！

我像遭了雷击一样的颤颤粟粟下了楼，远远就看见一个穿了一身运动服的高挑女孩站在月色之下，手插在裤兜里蹦蹦跳跳的在跳着地上的格子。

一郎，可爱的让人无话可说。

“你怎么不去锻炼了？”

“……”

“好久都没看见你了，忙什么哪？”

“没忙什么……”

“工作怎么样了，找到了吗？”

“还没哪！”

“对了！上个月你去找过我一次是吧？”

“是吗？我好像记不清了。”

“你别装傻，找我想干什么呀？”说着她又挤眉弄眼的朝我扮起了卡通相，“快说！唐僧！”

“找你……喝酒！”

“什么？”她呵呵的捂着嘴大笑起来，我也终于扛不住的跟着乐了。

“你有没有搞错啊，你经常找女孩子喝酒吗？”

“对，经常找！我就喜欢被小女孩灌醉！”

“好吧！今天我就成全你一次，走吧！”一郎朝我甩了甩头，出发的意思。

“去哪儿啊？”

“去喝酒啊！”

“你疯了，咱俩喝什么酒啊？”说完俩人就又对笑了起来。

“我们队明天就去上海打全国赛了。”一郎终于收住了笑声，眼神明亮的看着我。

“是吗？真不错！上海很漂亮啊！”

“对，听说是很漂亮！不过我们可能这次要在那儿呆一个多月哪！”

“是吗？没事儿，不会闷的。”

我飞快的扫了她一眼，“那儿到处都是卖衣服的！”

“对，是不会闷……不过我想，回来时可能就见不到你了，是吧？”

“不会的！”我勉强的笑了笑。

她一声不响的突然低下了头看起了地面，长长的睫毛挡住了眼睛好像不再想说话，大家就这样尴尬的沉默了好一会儿。

“教练说这次可能要我上……打主力！”

“是吗？”我默默的看了看她，不再言语。

“行了！那我没什么事儿了，就是来跟你告个别……那我回了！”她抬起头朝我笑了笑，“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呐，小楼？”

“等你回来吧。”我也朝她笑了笑，“到时你也告诉我你的，好吗？”

“好吧！那，再见了？”

“再见了！”

(71) ...

(71)

毕业典礼开的还算热闹，见到了很多好一阵都没见到的同学，有些已经开始上班的，打扮的异常端庄体面，大家纷纷热情洋溢的互相问候一番，三三两两的找些花草树木合影留念之后，所有人都迫不及待眉飞色舞的交流起了彼此的工作着落和薪水待遇，很多同学的父母也来到学校，兴高采烈的帮孩子穿着学士服。

因为还有一门重修没考，我是那天毕业典礼上，全班唯一一个没有上台领证书的，那套学士服本来也没我的份，茹梦见状连忙去隔壁班帮我借了一套。

晚上班上会餐时，我不费吹灰之力的就喝的大醉，醉眼朦胧的跟梦游似的走来走去，听不清任何声音只是不停的与一张张亲切熟悉的面孔干杯或是写留言，我醉的甚至都感觉自己灵魂出了壳，好像在跟两个老同学同时亲热不停的说着离别的祝福话。

最后迷迷糊糊的被冻醒，才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我们班的教室，教室里黑糊糊的好多人，却没开灯，地上插了好多的蜡烛，微弱的火光被风吹的闪来闪去，我天旋地转的去了趟洗手间吐了一阵又洗了把脸，大梦初醒一样的回到教室，才发现除了有几个同学在角落里醉醺醺的小声唱歌，其他人都已经三个五个的抱做了一团，围着那些蜡烛痛哭。

那些火苗一闪一闪就要燃尽的蜡烛在地上，被班里的同学摆成了两个字：“青春”。

清晨回到宿舍，茹梦不肯回屋睡觉，死活的把我拉上天台去看日出，最后，一嘴酒气的告诉我，他要骑自行车回老家。

“你行吗？”看着矮我一头瘦瘦小小的茹梦，我心中揪痛的说。

“行不行我都得试试！”

“干嘛呀你，受刺激了？”

“不是，我不是心血来潮，我考虑很久了，东西都准备好了！”

“干吗？你要学那个探险家啊？”

“不是，我就是想试试。小楼，你说……要是我们以后有孩子了，他要是问：‘爸爸，爸

爸，你们在大学都干什么了？’小楼，你说到时我们回答他点什么好？”我无言回答，他也转过了身去，头也不回的自己看起了日出。

下午我们被一片嘈杂声吵醒，打开宿舍的门一看，原来是学校安排人来收邮件了，所有的同学都开始了收拾自己的东西，买来的大纸箱子堆的到处都是，走廊过道也堆满废书杂物一片狼籍，装满东西的大纸箱一个个的被搬到了楼下过磅，隔壁的一间宿舍里面已经被收拾的空空荡荡，只剩下几张光秃秃的床和桌子，看上去就跟四年前我们搬进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所有人都是满头大汗的默默忙碌，没有人愿意多说一句话，偶尔有几个也是在小声的互相留取通讯地址和电话。

我帮着茹梦收拾好东西，又帮着大锯收拾好他在隔壁的东西，最后那间屋子里只剩下“小不点”的一些书本杂物，没有人来收拾，我也没有。

晚上，我问茹梦想吃点什么，要不要出去喝点酒？他说他只想让我陪着他去五食堂吃最后一次学校里的饭。“看看还不行，还非得伸鼻子闻闻！”五食堂卖菜的大胖师傅一句怒喝把我俩乐得死去活来。我俩都近视的比较利害，十米开外人畜不分，所以要是没戴眼镜去买菜，那样子就像是在“伸鼻子闻闻”。

饭菜买好，我又去拎了两瓶啤酒，乱七八糟的摆了一小桌，俩人好像突然都没了胃口也没了话，零星的夹了几口饭菜，就开始各自闷头的喝着自己的酒。食堂里熙熙攘攘来吃饭的学生们越来越多，都在东张西望的寻找熟人或是空位子，坐在我们对面吃饭的是几个土头土脸的民工，围着可怜的两盘菜肴狼吞虎咽的耙饭，其中有一个年龄很小，蓬头垢面的也就是十七八的样子，瘦瘦小小的个子不高，但一双手出奇的大，握着饭盆也好像胃口不佳的发呆，茫然无助的眼神仰望着身边的这些来来往往与他年龄相仿的男女学生。

我们的新校长又开始翻新我们的老学校了。

(72)

“喂，傻逼呀，是我，小楼！”

“怎么啦，你又撞头啦？”

“没有，我问你，你上次说要给我那跟电棍还在不在？”

“早让我给人了，你不是不要吗！”

“那你那儿还有什么家伙事儿啊？”

“干嘛呀你，打谁呀？”

“不打谁，我那傻逼同房要骑自行车回老家，他妈好几千公里哪！”

“我操！我是服了你们这群大学生了，个个都是好日子不过，一心想拙死！这样吧，你等着，我给你送把刀去，刚缴获的正宗新疆弯刀！”

“行！你快点吧！我发现关键时候，还得是我们人民警察！”

“去你大爷的！你给我滚远点！在校门口等我！”

“行！用不用带仪仗队和礼仪小姐啊？”

“不用了。还是我给你带个礼仪小姐吧！”

小警察瘦削精神了不少，一身警服英姿凛凛朝我走来，身边还挎着个身条婀娜的高跟鞋女郎。

“梆！贱姆斯梆！”小警察疵牙咧嘴的跟我装007，大家一顿开心大乐后他给我介绍了他的新女朋友，一个刚刚毕业的学舞蹈的女孩，“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我那个为爱情喋血上海滩的哥们！”。

“你现在怎么样啊？还跟杨红耗哪？”吃过饭，临走时他又摸着肚子满面春风的挤兑我：“不行就算了，别自己干耗了，中华儿女千千万，不行咱就换一换！年轻就是一切啊！小楼！”“对！年轻就是一切！”我笑着挥手，目送他们扬长而去。

(73) ...

(73)

早上天没亮我就已经醒来，静静的躺在床上听了一会儿茹梦的鼾声。

其实茹梦早上不爱起床也不能愿他，这是有原因的，他患有轻度的梦游症，这是大二那会儿大家通宵打麻将时才惊奇发现的，他睡觉时总是闭着眼睛不停的穿梭于厕所与寝室之间，有一次大家跟着他才发现他并不是去上厕所，而是去搓摆在水台下面水桶里的衣服，而且不管是谁的他都搓，后来损友们知道信儿后，丧尽天良的天天都把衣服用洗衣粉泡好摆在水台下等他搓，死大锯甚至都把床单都泡在了桶里，这就是为什么茹梦起床时经常感觉浑身乏力累得不行。到了大三的时候，他终于相信了我们的话，去医院看了看，没想到药到病除一下就好的干干净净，后悔不已的损友们也不得不哀怨连天的一起凑钱买了部洗衣机，并且良心未泯的免了茹梦的份儿钱。

起床后我大致的检查了一下他的行头，手电筒、头灯、地图、帐篷、雨衣、指南针手表、止血贴还有一些衣服食物和余纯顺的那本书，另一个袋子里装了修自行车的工具和那把弯刀，还有一个过生日时我们送给他的铁榔头闹钟。

我不知怎的，立刻就决定要骑车送茹梦出城，可他坚决不肯说太多儿女情长会动摇他的意志，最后我们各自妥协做出决定，一个还颇为浪漫的决定：我送他到第十个红绿灯！

“不行你就赶紧放弃啊！别TMD硬挺再出点什么事，听到没有？”出宿舍时我假装严肃的训他。

“我茹梦大侠死则死耳！岂能让天下英雄笑话？”他朝我做了一个英雄武侠造型，狼哭鬼叫的回答。

往校门走时我们都没上车，慢慢的推着车子看着早晨的校园，拎着暖壶去吃早餐的、坐在树林里背英语的、光着膀子跑步的还有几个东倒西歪喝醉的。

“咱们骑上车再走一圈吧？”到校门时茹梦跟我说

“小楼，你和杨红是不是……分手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又不是傻子。大锯老K和我早就看出来，只不过是一直没法问你。”

“怎么看出来的？”

“我靠！还用看吗！你看你现在跟前几年，哪儿还是一个人哪！”

“是吗？”

“不过没事！我们都感觉你俩分不了，还会走到一起的。你还是继续努力吧，遇到个能真心相处的不容易！”

“对！是挺不容易的！”

“真的，没事！小楼，振作点吧！对了！大锯还让我给你带句话哪！”

“什么话？”

“年轻人犯错，上帝都会原谅的！”

“对！说得好！”

我们一路上说了不少互相鼓励的话语和对各自对未来的设想，欢声笑语中我第一次发现萎靡不振了四年的茹梦竟然还是个如此野心勃勃的家伙，我也好像有了一种自己当了别人哥哥的感觉。

“到了！小楼！”茹梦在一个红灯前站住，笑着按住了我的车把。

“什么到了？”

“第十个红绿灯到了！”

“净扯淡！哪来十个了？”

“不管几个，都到此为止了！让哥们高高兴兴的上路，行吗？”

“行！再走最后一个灯！”

“不行！那样哥们受不了！别让哥们哭着上路，行吗？”

我最后的一个大学好友高扬，喜欢整日昏睡，沉默不语的高扬，也就是小茹梦，骑着自行车那瘦小孤单背影就这样一点点的消失在了茫茫人群。

(74) ...

(74)

我疲惫之极地回到宿舍，远远的就看见站在我门口的一个背影似曾相识，走上前去时，他

忽然朝我转过身来，我几乎被他吓的叫出了声。

他长的和“小不点”一模一样！不过，他是他的爸爸。

我们在学校饭堂里点了几个小炒，愉快的交谈了许久，他的性格和小不点迥然不同，十分的热情和风趣，跟我讲了不少他当老师的甜酸苦辣：“一年年的把别人的孩子送进大学，却没能把自己的孩子从大学接回来！”他苦笑着朝我摇头。

我告诉了他“小不点”跟我说过的不少事，他也并没有怎么过份的难过，看得出他早已超越了小不点离去的创伤，“这孩子从小就心重，能把闷在心里的话说出来就已经不错了！”最后晚上，我送他到校门口时，他拎着“小不点”上学时背的那个书包，临上车前告诉了我：他们夫妻现在又收养了一个孩子，名字叫的还跟小不点一样：李红生！

回到了宿舍，我又找到了一直都没敢再听一次的那首小王子与玻璃鞋的歌。

空空荡荡寝室里，灯也不知为何的坏了，黑漆漆的屋里除了歌声和回忆，好像什么都走了。

如果说一首歌是一段生命的话，我会相信那是真的，一种味道、一件衣裳也是一样，当你又闻到了，见到了或者听到了她们，那早已过去的一段时间就会悄悄的回来把你包围，把你抚慰，可当她们又一次轻轻消失于你的身边时，除了伤感，什么也不会剩下。

我和杨红的那段时间，不是一首歌，也不是一种味道，那是一辆自行车，一辆早已被我遗失了的自行车。

杨红的家跟学校只有三十米
我们也每次只花掉三十分钟
那是高中的最后一个年头
坐在车后面的她第一次用手紧紧的搂住了我

我们绕着学校的四周，躲着老师的打搅
楼的拐角，蜻蜓点水，的，一个吻
她就吓了一跳，脸红红的看着前方
我也是像她一样可爱吧
送给她一个装钥匙的小包
自己悄悄留了个大的

一声不响的她就躲进了我的怀里
自行车倒了
她是醉倒的吗？
就像合上了眼睛的我一样

我，越来越好，报了重点
她，越来越糟，学了画画
终于看见了那个我
她画的可比我好看多了

我画她可画不好
只能傻傻的等着她下课
带上她和她的画夹问一句：去哪儿？
去哪儿，都好！

她家的阳台没人
那就再来一次拥抱
不等我睁开双眼
就像只蝴蝶一样的跑掉

绕到楼的背面去看她房间
白色花边的窗帘前满是雪花

上了霜雾的窗，不一会儿
就会出现个手指画出的芯
和她抹去冰霜的笑脸

可我永远的也不会知道，是谁偷去了我的自行车和我们的那段雪花纷飞的时间。

(75) ...

(75)

“喂，有人在吗？”

“谁呀？”

“你好，我是方凌，请问城小楼在吗？”

“来了来了。你等会儿！”我打开宿舍的门，看见她像个小天使似的站在门口，一身雪白，暖暖的阳光投射在身后，肩上头发上都被划出一道金边。

“给你！这是这学期的‘政经’笔记，荧光笔划了的是老师说的考试重点。”

“什么时候考啊？”我接过她递来的笔记本，心里感动得想哭。

“下个月3号，你好好复习吧！听说还是那肥猪监考。”

“行！太谢谢你了。你最近还好吗？”

“挺好的！对了！你知道吗？今年咱们系篮球队拿冠军了！”

“对！我听说了。来了几个特招生，是吧？”

“没错！不过我觉得他们打球挺懒的，不如看你打球那时候过瘾”

“真的假的？我球多臭啊！”

“怎么臭哪？挺棒的！你是我们班不少女生的偶像哪！”

“天哪！真的假的，怎么没人跟我说过啊？”

“真的！你没发现你一去我们班上课，我们班女生都议论你吗？”

“天哪！真的啊！星期几还有课？这回我穿西服去！”

“没课了！刚才我们上的就是最后一节课，老师给画的重点！”

我满面笑容的把方凌送到了楼梯的拐角，她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下楼，而是上了楼，我也扭身进了水房洗脸，照镜子时才发现自己一脸干涸了的泪痕，是那样明显。

学校又开始了疯狂的施工，沙石土料和钢筋又被一车车的运了进来，各种重型机械和一队队的民工又开始在校园里安营扎寨，彻夜轰鸣。

刚刚送走一届毕业生的温馨校园，几天之内就被祸害的满目疮痍面目全非，无处不是一片施工的荒凉景象，我也决定回家！

中午，坐在树下本来想看看笔记，没想到却第一次认认真真的听了一遍校园里的广播，几个同学过生日，几个好朋友为他们点的歌，还有一些国家大事，最后宣布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时，校园里刹那间一下就安静的让人恐怖，就好像全校都被催了眠一样，我才发现这个小女生播音员的声音是这么动听，真希望她能再说两句。

几天来不停的有同学搬走，临走时前来依依告别，我一律笑脸相迎，早已学会了不去感伤，可今天中午没人来告别，自己却默默感伤起来，因为一层楼终于已经全部人去楼空，只剩下我一个，没有打闹，没有嘈杂，没有声音，只有堆在地上的一本本教科书和报纸期刊，楼层的电也已经断了，无法听歌，我终于也要开始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了。

抽屉里脏得要命，里面垫的白纸已经被墨水染的一片污浊，东西也没什么有意思的，都是些文具、磁带和书，倒是有一个的装钢笔的小盒颇为精美，打开一看，里面早已没有钢笔，装的是那条小红刚到上海时给我寄来的黄色手带，据她说是自己花了一个晚上的杰作，并告诉我天天都得带上不准弄丢，这条手带当时几乎把一屋子的人都感动的晕倒，纷纷立下血誓：一定要在大学谈次恋爱。

书桌上的垫的大白纸也被我取了下来，那上面很好玩，都是大家写的一些挖苦别人的话语，其中以攻击大锯的居多，还有些校园流行的俏皮诗和老大留在上面的谜语跟小智力题，猜谜语，这是我们屋老大除了看毛片之外的唯一爱好，多么古老的爱好！他经常抱几本谜语书看过后就在那里精选出几个抄在桌子上，大家吃饭时一看见，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的争论个不停，这时他就会悄悄的靠在床端，扮成假寐状然后美滋滋的竖起耳朵偷听，最为变态的是他从

来不肯告诉我们谜底，任由我们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猜谜活动也因此经常最后演变成人身攻击。

不过老大的谜语还是基本都被猜出来了，但有道智力题却一直没有答案，大家也为此争论了整整一个学期，题目大意是：龟兔赛跑时，如果兔子让龟先跑十米，那它就永远追不上乌龟，因为乌龟在它跑完这十米的时间里又可以向前跑一段，照此下去，兔子只能无限接近乌龟，却永远不能追上它！。那道题的四周写满了的大家的答案，我仔细的看了好久那些大家歪歪扭扭写下的小字，就好像又回到了那段大家你挣我抢的快乐日子，那段墨水笔尖划过的日子。

水房里洗照片的放大机被我送给了一个听说很爱好摄影并且来宿舍找过我几次都没找到的师弟，从那哆哆嗦嗦的样子能看得出他感激得够呛，我并没有告诉他这是我的，骗他说这是“小不点”留下来的，希望他毕业后也能把它传给别人。

我最后翻到了一本书，是一本颇厚的英文原著，这本书世界闻名，所以我对之印象极为深刻，它是我在入学那天买的，还曾幼稚的决心不管多困难也把她看完，她随后就被珍藏在了书桌里的死角，从未翻过，也根本不曾想起。看到她时我突然狠狠的打了一个冷战，好像是一种预感来袭，预感自己好像已经被书写进了这本忘记了翻阅的书，预感到她就是那个冥冥中的注定，让我一遍遍的感觉自己的此生，已经来过！

晚上我带着小铲子，来到那棵树下，好不容易挨到一对情侣走掉，可不知怎的，又好像不愿意再去开启它们。

对面大操场突然一阵人声鼎沸，我连忙也跑了过去，原来是在操场上放露天电影，一部很老的黑白影片，演员们脸上的神情都纯净的像一泉清水，操场上站的人并不多，几对情侣都是相拥着不倒翁一样的左右摇摆个不停，突然，男主角一个戏剧表情把大家都逗乐了，我身后的几个艺术系的女孩乐的最开心，银铃般清脆的笑声就像刀子一样一下刺进了我的心，我回过头像看了看她们，决定立刻回家！

(76) ...

(76)

刚把宿舍里的东西搬回家在房间里摆了一地，老妈就喊我让我出去接电话，“这一回家，电话就追屁股似的！”老妈愤愤的把电话递给我没想到竟然是大锯！一阵互相亲热笑骂后，大锯开始奔了正题，他想让我帮他回学校去系里问一问明年考研的情况，他准备下学期开始，回学校附近租个小房，带着小古筝师妹一起复习考研，我挖苦讽骂了他一番其实是以复习考研为借口，以过性生活为最终目的，他在电话一头始终嘿嘿的乐个不停，不予辩解。

“能考上吗，你？那考研英语可不是闹着玩了？”

“考上拉倒，考不上拉鸡巴倒，反正我就想回学校在呆半年，班儿我是一天也不想上了！”

“不是挺好的吗？好几千一个月。”

“好个屁！一天估计得他妈接一千个电话！我是受不了了。我也看透了，什么白领黑领，一上班都他妈是傻逼领！机器人！活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你想要什么感觉啊？”

“我不想要什么感觉，但起码得知道自己还活着！你放心，小楼，研究生我肯定是拿下了！真的，你别不服我老王。”

我们痛快淋漓的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大锯也跟我历数了上班的种种非人性弊端，又跟我倾诉了会儿交不到知心朋友的失落感触，最后回忆起学校里的那些荒唐事儿的时候，他开始吞吞吐吐起来。

“你别扯别的，你快说你到底怎么啦？”

大锯跟别人可以装一装，跟我他可不行，我知道他的事儿比谁都多。

“……”

“你是不是见到老大了？”

“差不多！”

“差不多，什么意思？怎么回事？”

“是在报纸上，上个礼拜的深圳特区报！”

“老大怎么还上报纸了，牛逼大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大，姓名年龄倒是一样，不过没照片。”
“那应该差不多，报的是什麼内容啊？”
“算了，咱别说这个了！”
“什麼内容？快点！”
“一个诈骗犯罪团伙。”
“那……我操，那应该不是老大吧。对，你有没有看那上面写籍贯了吗？”
“写了！”
“那……那跟老大他们那儿的是……”
“小楼，你别问了！是他！”

那天晚上的雷真大，吃了安眠药的我还是被惊醒，学校里搬回来的东西乱七八糟的摆了一地，还散发着宿舍里残留的味道。

雷声越来越大，倾盆大雨狂泻，闪电肆加狰狞的劈在窗前，劈打出窗外天空，一副世界末日的嘴脸，我无法再睡，记忆中的杨红最怕的就是打雷，不管有没人陪，她都会吓的钻进被窝里，坐在角落里攥着被角发呆，问什麼也不说，也不睡。

她，回来了吗？

(77) ...

(77)

我陆续的接到电话，去面试了几家亲戚朋友推荐的和学校招聘会上投了简历的公司，到哪儿都是翻来覆去的填一堆的表，所有公司里管招聘的都是一副自以为是的死人脸，好像谁上辈子欠她点什麼的，问了我无数个蠢的不能再蠢的问题，我振作起精神挤出笑脸加倍愚蠢的回答了他们，可他们还是不甚满意，摇头尾巴晃的竭尽全力向我展示炫耀他们身为那些鸟公司一员的骄傲和满足，真不知道他们日复一日的干那些一眼就能看明白的，狗训练训练都能干的破事儿有什麼好兴奋自豪的，更让人难过的是他们还都骄傲的宣称自己也是大学生，真不知道都是那个野鸡大学毕业的。

所有公司都因为我拿不出毕业证和学位证而没有再联系我。

去补考那天，方凌穿的漂漂亮亮的给我在她身后占了个座儿，我却因为考试前熬了个通宵而头昏眼花的几乎迟到，“你怎么没穿西服啊？”她笑呵呵的冲我打招呼，随即又神神秘秘的俯在耳边告诉我不会就踢她的凳子。30分钟后我第一个交了卷，没有作弊，我甚至看都没看那个肥猪监考一眼就出了教室。

临近中午时，太阳也开始灼人，校园里的小女生都换上了浅色的短裙，书本抱在胸前三三两两有说有笑的走过眼前，老槐树的四周被堆满了施工队的沙土石料，我心情不佳可还是借着老槐树的树荫看了份体坛周报，趁着校园里的广播还未响起赶紧回了家，那份报纸被我留在了椅子上。

三天后我知道了成绩后又不得不回到学校去找那个肥猪，没想到的是他对我异常的客气，看了眼成绩单非常痛快的就把毕业证发给了我，这大大的出乎了我的意料，甚至心里都有了一丝对他的感激，送我到门口时他大度的拉住我告诉说，既然大家都踏入社会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大家都是年轻人，都要向前看，以后还要多多联系互相帮忙，社会上那些乌七八糟的关系没那个能比咱们同学校友这些来得更纯洁可靠。

“其实你那时跟老丁头使使劲儿，花个几千块钱，学位也就拿下来了，看现在，多可惜啊！”临别时他一脸痛苦的为我惋惜。

看着他那一脸留油的肥肉，我很想跟他说说老大的事儿，可话到嘴边，却又觉得很是无聊。

生活总是这样滑稽的让人绝望，我什麼心情都没有，哭笑不得的出了办公楼就直接回了家。

在系里替大锯索取考研资料的时候，负责工作的老师给了我一句最痛快不过的答复：没有学士学位的学生绝不能考研，任何一所学校都不能！

(78)

晚上在饭桌上老爸告诉我给我在家不错的通讯公司托了熟人，应该可以给我安排进去，据说试用期就能一个月拿五千，年底还能有分红，但作为交换，老爸也不得不给了点那个熟人好处。

“不就是失个恋吗？没啥了不起的。”吃完晚饭我难得有了笑脸，老爸也眉开眼笑的来了劲头：“你爸年轻时也不是没失过，有啥呀？”

“哎呀！老城同志！跟谁呀？我咋没听说过哪？”老妈在厨房撂下手里的活儿，又开始里应外和的凑热闹，我这个年轻时当过文艺兵唱过样板戏跳过忠字舞的老妈耳朵尖的像只革命蝙蝠，每次躺在床上就能听出半夜里回家的是四处鬼混完毕的我，还是我那个在麻将桌上输干了被撵回来的老爸，老妈一撒开她的革命文艺腔，家里也霎时生趣盎然起来，我轻车熟路地笑着看了会儿他们俩的家庭肥皂秀，估计足以满足了老两口的表现欲后，便礼貌的退场的回到自己的房间。

听了会儿《混子》没听进去，心不在焉但感觉有些紧张，又听了会儿《恋曲2000》还是没走出心中的紧张：那个鬼公司应该不会要看学位证吧！

“你的学位证哪？”

“我……忘带了！”

“哦！忘带了！”那个管招聘的中年男子看了看我又扶了扶眼镜，继续翻我的简历，所有来应聘的满满的坐了一屋，都掉着头看我。

“忘带了，怎么连个复印件都没有啊？”

“……”

“诚实点！小伙子，不怕的……有没有学位？”

“没有！”

“什么原因？英语四级没过？”

“不是英语，是三科成绩考试不及格。”

“那恐怕不行了，小伙子！我们公司是正规公司，没学位是绝对不能招的！好吧？就这样！你可以先走了！”

“好，谢谢。”我接过他递过来的简历后正要转身出门，他又叫住了我：“小伙子，记住啊！以后要诚实，不要撒谎！没有学位的学生，我们其实就认为他是没有上过大学的！”

我走到那家公司的楼下，保安问我要登记卡的时候，我告诉他等一会儿，便又掉头回了楼上的大会议室。

“我操你妈的！你说谁没上过大学。你再说一句！”

“你说什么？”他回过头又开始朝我扶眼镜。

“我说我操你妈！听明白了吗？你个傻逼！你说谁没上过大学？”直到那两个保安冲进来把我架出去，我一直都是用手指着他的鼻子像个泼妇疯狗一样的狂骂不止，一屋子来面试的人都呆住了看我，全楼好像都能听到我的声音，他像个龟孙子似的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回，站都不敢站起来。

那个估计是老爸熟人的家伙替我跟保卫科里的众人“沟通”了一番，在派出所人还没到之前，给我签了出入证，让我赶紧离开。

我在那家公司门口的玻璃大楼前照了照水银面儿，发现自己除了脸红了点儿，身上的衬衫和领带看上去还是挺神气体面的。

“喂，你好，请问杨红回来了吗？”

“你是？”

“我是城小楼，你姐回来了吗？”

“我姐刚走。她上个月就回来了，前天刚走，跟她朋友回上海了！”

“哦！……那……那她什么时候回来？”

“可能就不会来了。她应该就直接在上海做毕业设计了！”

“那……那好吧，谢谢你了！”

“唉！你先别挂！你在哪儿？”

“在楼下。”

“那好，你等会儿，我姐有样东西让我交给你！”

“什么东西啊？”

“你的那盘磁带。”

“哦！行，你下来吧。唉！对了，你姐她听了吗？”

“听了。我也听了！”

“……”

“挺好听的！真的，我很喜欢，这几天总听。”

“那你就留着吧！给我也是搞丢！”

“还是给你吧。我姐跟我说必须还给你！”

“你知道我姐为什么对你这么死心吗？”她把装磁带的塑料袋递给了我后问我。

“是不是……因为……我找过两个……”

“不是因为这个，城小楼！我姐不会因为这个就对你那么死心的，这么多年的感情，其实她也很不想放下。”

“那……那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最后问她的那句话！城小楼，你是她的初恋啊，她把什么都给你了！你怎么连这个都敢怀疑她哪！你真是太残忍了！”

天黑的时候，我才走到学校，用手刨开了大槐树树根下的一块杂草和湿土，把磁带埋了进去。

(79) ...

(79)

“喂，你晚上在不在，我去你哪儿对付一晚。”我在电话里问小警察哥们。

“不行，今天不行！今晚我和那女孩，我们得用房间！”

“不是两间哪吗？”

“哎呀！……那很不爽的吗！人家不是常来的！”

“那行了！”

“你在哪儿那，傻逼？”

“别问了！我挂了！”

我在学校磨蹭了半晌，没碰上一个熟人，只发现我们的老宿舍灯已经亮了，师弟们好像有的已经搬了进去，里面有了些吵吵闹闹的声音，窗沿上也摆上了两双脏球鞋。

家里的灯还是亮的，刚进门，老爸就拉开弓子的迎上来，结结实实的一个大耳光把我打翻在地，我头嗡的一下看着妈妈从卧室里跑出，第一次听到她说那么多的不干不净的粗话，她愤怒的直接冲向了在我身后暴跳如雷的爸爸。

我真的一点都不怪我那个没有上过大学，却又对大学充满憧憬的爸爸，可我也决不会去告诉他我的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

妈妈安慰了我半天，才发现我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委屈和难过，于是又声嘶力竭的跟我声讨老爸，搞到最后反而是我安慰起了她，跟她回味了些老爸的出类拔萃和过人之处，最后，她终于忍住泪水痛快的答应了我的请求，拨给了我1000块钱，好让我跟个旅游团出去玩一圈。

买了两大盒安眠药后回到家，穿上了老K送的小立领衬衫，戴上了小红给我编的那条黄色手带又去修剪了一下头发，第二天，留了个纸条，我就把自己打扮得像朵花似的上了火车，火车上的几个假期回家兴高采烈的学生让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怎么忘了去那棵老槐树那儿看看哪！

夜里，好像前方有些事故，火车断断续续的停走，我也断断续续的做了个梦，梦见了学校里那个在食堂见过一眼的十七八岁的小民工在大槐树下挖我的信，我问他为什么挖这些信哪？他茫然的望着我告诉他们说要把这棵大树砍掉了，我又问他为什么要砍大树啊？他说要盖楼了，要在学校里盖很多的楼了。

(80) ...

(80)

天亮时，火车走的痛快起来，我也再睡不着，起身翻开书包里的那本英文名著，第一页龙飞凤舞的写着“城小楼购于大学第一天”几个大字，大学的下面还被红色圆珠笔加画了两个五

角星，不远处的那几个大学生又开始了喧嚣热闹的牌局，一阵阵的发狂大笑，有几个这么够手的朋友真不错，到哪儿都能开桌牌，都能笑起来。我看书上的那些英文字母虽然看的懵懵懂懂，但却也并不怎么羡慕他们，因为我也有过那么几个够手的朋友。

真奇怪！老大的问题我还没想通，为什么让那只老龟先跑十米，那只兔子就永远也追不上它了哪？

黑乎乎闷热的小巴车里人满为患，都是些带着大编织袋子或旅游包回家的人，穿着脏兮兮的衣裤和破破烂烂的旅游鞋，相互之间操着方言热情欣慰的搭讪交谈，脸上也于是露出了激动不已的笑容。

躁动不安的小巴崎岖动荡的颠簸了一个下午，车上人几乎都已下光的时候终于到了终点，是个仅有一个煤矿的小镇，小镇小的一眼就能看到头。而且什么东西看上去好像都只有一个，一个小旅店、一个小饭馆、一个小录像厅和一条运煤的街。

第二天早上，一个大胡子渣渣的运煤司机收下了我最后的一包烟，给我带到了前面的一个镇子，这个镇子稍微繁华些，一下车立刻就有很多的小三轮围过来问我去哪儿，我选了个残疾人小老板的车，告诉了他我的去处又象征性的还了还价便又再度出发。

小三轮晃晃悠悠的喝醉酒似的走过了好几个小村庄和树林，中午光景的时候在一个小山坡上停了下来，小老板操着难懂的方言跟我比划了半天，我才明白他的意思，小三轮只能开到这儿，要不一会儿下了坡就上不来了，他自己没法下去推车因为他没有腿。

从山坡上往下走的时候倒也颇为自在，好像自己不用使劲后面就已经有个人在一点点的推着你前进，步子迈的越来越大，迎面的风也开始凉爽怡人，我突然背着包高兴的跑了起来，就像那次跟小红玩的那样，她坐在山头喊，我往山下跑，看看是我跑的远，还是她喊得远。不过那次还是我输了，结果给她买了包话梅，我虽然跑了远远的，都已经看不见她了，可还是怎么也跑不到那个听不见她喊声的地方。

刚跑下了山坡，就已经把我累的够呛，路上的风景也开始糟糕起来，除了稀稀疏疏的有几块菜地，上面有些个我叫不出名的蔬菜秧子，其他到处都是一片都是荒黄的杂草和小水泡，路旁的小树也都被浸上了些下过雨后的泥点子和土巴，灼热的太阳烤的一些小动物发出各种吱吱呀呀的怪叫，我虽然没叫，但也累的直喘粗气。

不一会儿，一辆拖拉机也喘着粗气的从我身后开过来，黑壮黑壮的司机朝我挥了挥大手，示意我上去。小黑司机的普通话虽然方音也很重但还能听懂，我跟他说是从城里来看望一个远房亲戚，他也很高兴的跟我讲起了这附近几个村子的大致情况和他前两年在城里打工时的经历，没想到一脸老气横秋的他居然还比我还小一岁，而且已经结婚生子了。

我的心脏不知为何开始剧烈跳动，于是便小心翼翼的问了他这附近我们同龄年轻人的情况，他大笑的回答说：哪儿还有什么年轻人了，村里人家的地没有几家不是荒着的，年轻人早都跑到城去挣自己娶老婆的钱了！我又假装很好事的样子，小心谨慎的跟他打听了一下那家人家的事，没想到他笑的更加厉害起来，告诉说那家人家早已经搬走了，老母亲也当时就被哪个不争气的混蛋儿子给气死了。

“那小子小时候来我们村大河洗过澡，我见过他，不过长大了就怎么再见了，出了那事后他好像到现在也没回来过，他要是敢回来，肯定得被他们村的人给锤死！听说他上学的那几年都是村里大家伙给他凑的钱！”

“唉，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我也是听说的！”

在一个满是不少土堆的村口，小黑司机把拖拉机息了火告诉我到了，我下了拖拉机想塞给他几块钱，他坚决不肯收，并告诉我一定要去他们村找他玩去，他们村挨着的大河能洗澡，旁边还有个能喝酒吃饭的水上餐厅，他说他很久都没怎么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去哪儿玩过了。

那个村比我想象的要大不少，农舍一排排的遍布半山腰和山脚，吃饭的时间好像已经过了，只有零星的几家烟筒里还冒着炊烟，一柱柱的袅袅升起还煞是好看，村里头走了一圈，还真的见不到几个年轻人的身影，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有过年是粘贴的现已破碎不堪的春联和福子，里面断续的传出牲口的叫声和粪臭味儿，几条在附近自由活动溜达找食的黄花狗饿狠狠的跟我擦肩而过时真的把我吓得出了冷汗，跟他们对视了许久，发现它们并没有收拾我的意思后，又不免觉得它们这些城市里没有的风景很是可爱起来。

黑漆漆的小杂货店里摆的都是些我从未见过的牌子的香烟饮料和食物，我挑了瓶看上去还算纯净透明的矿泉水，又买了根火腿肠，来到一家人家门口前的树墩坐下歇息，不一会儿，那家人家的小孩发现了我，穿着件满是水洇大衣襟，站在门口手指头咬在嘴里奇奇怪怪的看我，我笑着朝她招手，并给她掰了块火腿肠，她走过来拿住火腿肠飞快的把手指头从嘴里抽了出来把火腿肠塞了进去，一边有滋有味的咀嚼一边还是奇奇怪怪的看我。无声无息的整整吃完了我大半个火腿肠，她好像突然一下吃饱了，转身高兴地跑回了家里。

随即，屋里就传出了大人的叫嚷声和小孩的痛哭，我起身往院里看，那家的大人也正拽着小孩朝我走来，她刚刚吃在嘴里的火腿肠好像全被抠了出来，湿腻腻的粘了一脸。一阵暴风雨一样的发问和盘诘后，确认了我不是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大人才瞪了我一眼，拽着哭涕不止的小孩悻悻的转身回家，我稍是镇定后，向旁边刚才的一个看热闹的老头打听了一下那家已经搬走的人家以前住在哪儿，他犹豫的看了看我，见我确实不像坏人才长吁短叹的回答说那家人家自从那年发大水就一直都没盖得起房子，全家原来都挤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土棚子里，后来搬走，土棚子也就被人家给拆了盖房了。

我又在村子附近走了一圈，到处都是贫困凋敝的凄凉景象，毫无诗意且一点也没有老大跟我说过的那种回味无穷的感觉。

下午我终于走进了那所小学校，四趟小平房口字形的围成了一个小操场，操场中间的旗杆子上面没有了红旗，光秃秃的插在那里，操场边有几个人在忙忙碌碌的搬东西。

一位老识字先生模样的校领导问明我的来意后像打量怪物似的审视了我一番，然后一脸严肃的告诉我说学校要拆迁了，东西都要搬进县里的学校去，学生也要转到邻近的几个村去上学，这里这一学期都基本没什么老师给上课，学生也基本都没怎么来上学而是在家务农，学校的房子和院子马上都要改做村里木材厂的仓库，这里根本不可能再需要什么老师了。

走出学校的门口，天好像就无端的灰暗起来。

我跑上那个山头上时，天空阴晦的更加厉害，整个村庄都被笼罩在一种灰蒙蒙的调子，收衣服的，叫小孩的、赶牲口的和从田里往家跑的人们都熙熙攘攘的都忙成了一片，大家好像都在准备好迎接着一场大雨的洗刷，村口的土堤坝看上去还很是有点不堪一击的脆弱可爱。坐在山头看了一会儿，尽管一家家农舍都以严阵以待，可大雨好像还没有立刻拜访的意思，我又朝山坡的另一腰走去，这边可能是山的阴面，花草树木都不多，几处庄稼更是青黄不接的可怜，四处放眼尽是一片更加的荒芜和满山遍野的绝望，我开始厌恶起这种败落景象和情绪，于是发了疯一样的拔足狂奔起来。

转过山腰，看见了一个绿油油的草坡，我的心情才稍有好转，上气不接下气的跑过去卧倒在了上面，伸手去摸包里的烟才想起烟早已抽完了，吃的也没剩下什么，我饥肠辘辘的闭着眼睛喘了会儿粗气，哼了会儿歌又喝了两口水，再睁开眼睛时才发现天不知什么时候又已经晴了，明晃晃的太阳照得这个草坡亮晶晶的刺眼可爱，不知哪来的一阵清风吹拂在身上的时候，我突然一阵头皮发麻，好像又突然的感觉到了点什么。

我仔细的看了四周，除了没有了那群小孩，眼前的一切都跟我梦见的那片草地一模一样。

这里我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每当小红回来或走的时候。可是不知道，这次，她是回来了？还是，又要走了。

对了！我还应该高兴的吃点什么。可我除了那两大盒安眠药，好像就没什么可吃的了。管它哪！没有选择更好！开心就行！那几次我来这儿可都是开开心心的，这次也别扫兴！

远远的那个身影，那是个稻草人吧？
戴着个大草帽，一动不动的，在那里傻等着
你，是为了驱赶云雀吗？
这儿哪里有云雀啊？
孤独的小稻草人，看你忧伤的样子
你也是个独生子吧
趁现在，我们的头上，还有几朵白云做伴
你想把所有的心事都摊开来，跟我说说？
还是，情愿就这样，跟我一起沉默

我好像有点困了，可我不能困啊！

我的那些好朋友，还有妈妈
如果我睡着，他们一定会悲伤吧
可他们知道
我这望眼欲穿的思念
还有我的玻璃鞋吗？

太阳真好！
可我为何头疼的厉害
我应该解开衣扣，好让暖暖的阳光照照
我这个，刺在了身上的
刺在了心上的……小小的……“红”字

等一会儿
哪儿，会是我的归宿哪？
是天边的那一端吗？
我的朋友们在那边吗？
他们现在，也在抬头看着天吗？
他们会看着我，飞向天际的那一端吗？

大槐树，我没忘了你，我怎么能忘了你
你这个唯一知道我所有秘密的家伙
他们没有把你挖走吧
来吧，大树！
告诉我，这样沉默的向她表达，是不是有点代价太傻
要不，为什么，我还是这么难过哪！
大槐树，我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告诉你
请你替我谢谢这个世界吧！
不管怎样，她终于就要结束了

那是彩虹吗？
怎么还没下雨，就来了彩虹了？
对！这不是真的，我一定又是在做梦！
这，又是一个，海市蜃楼，美丽骗人的梦

风啊，你就这样轻轻的吹吧
千万不要停下来
千万不要，吹醒这个，小楼和小红
还在一起的梦

唉！为什么，好端端的太阳
怎么变得透明起来？
怎么好像还在上面一晃一晃的颤抖
是我要睡了吗？
是你受委屈了吗？
是她那儿要下雨了吗？
还是，谁的眼眶，又湿了？

“小红，什么是好人哪？”
“对我好的就是好人！”
“那什么是坏人哪？”
“你就是坏人！”
“我对你不好吗？”
“好！”

“那我为什么是坏人哪？”

“因为.....因为我对你更好吧！”

(全文完)